

誰為兇手

偵探長篇小說



誰為兇手序

做偵探小說的最不容易去處，便是能在預料範圍之外，創造一些出人預料的環境來，使讀者得到一點求知約興趣，然而談何容易？世間的百事百物，無任你奇怪到什麼程度，可是終不能跳出人情世理的圈子，否則便要不成其為文章啦！

誰為兇手這一部小說，却如一個啞謎兒！從開宗第一章直到最後，完全是一個長而且久的啞謎，讀者在書中主角宋春燕小姐第一次在後園落水起直到第三次在臥室中遇險為止，只怕沒有一個人會料真正的凶手就是她父親，更不知道這位父親，也便是殺害宋小姐生父的真正兇手！

長篇偵探小說的不易作，其焦點在於長而能使人不覺得沉悶，其間應該要使他波瀾起伏，反覆無常，至少的限度，也得使讀者感到厭倦沉悶，尤其排目刊於報端的東西，祇要有兩三天沒有高潮就會使讀者失去了繼續閱讀的興趣了，我不敢誇張這部誰為兇手小說做得如何令人滿意，可是祇少也可以說供讀者諸君作茶餘酒後的消遣，或者不致如何的討厭吧！

一九四三，二十四，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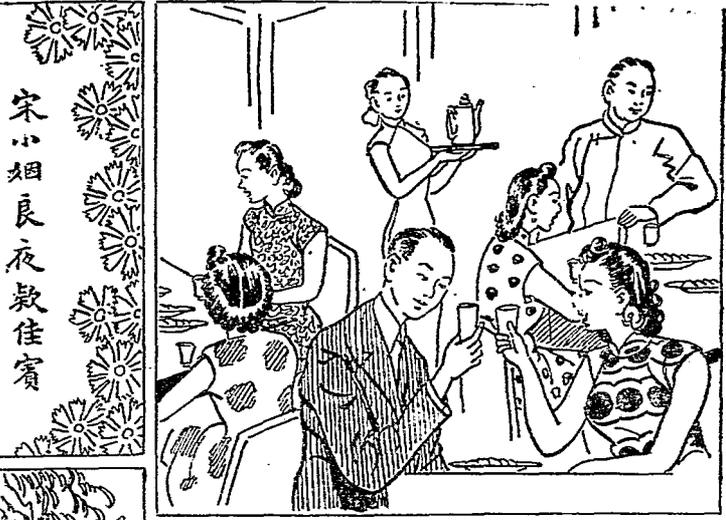


MG
I74656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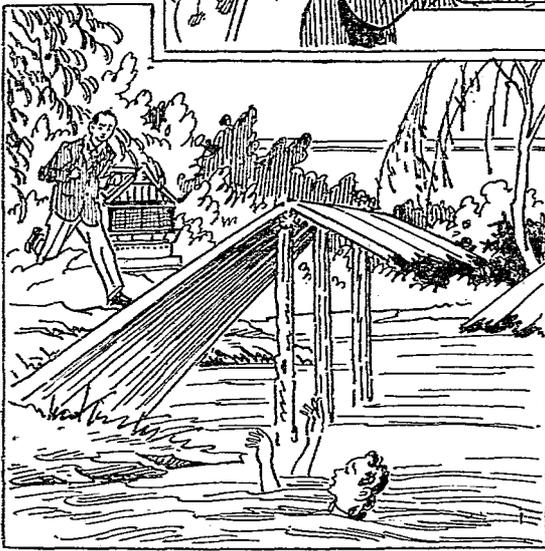
目次

第一章	宋小姐良夜款佳賓.....	一
第二章	鳳仙花險變拘魂票.....	一五
第三章	變生肋腋惡狗行兇.....	二九
第四章	膝下猶虛招收義子.....	四二
第五章	施恩拯援火中蓮.....	五三
第六章	禮佛朝山遭慘禍.....	六六
第七章	疑雲陣陣難捕凶徒.....	七六
第八章	燈光下惡魔難遁形.....	八六
第九章	趨奉店東別有懷抱.....	九六
第十章	春色滿園關不住.....	一〇五
第十一章	一枝紅杏出牆來.....	一一二
第十二章	水落石出全案大白.....	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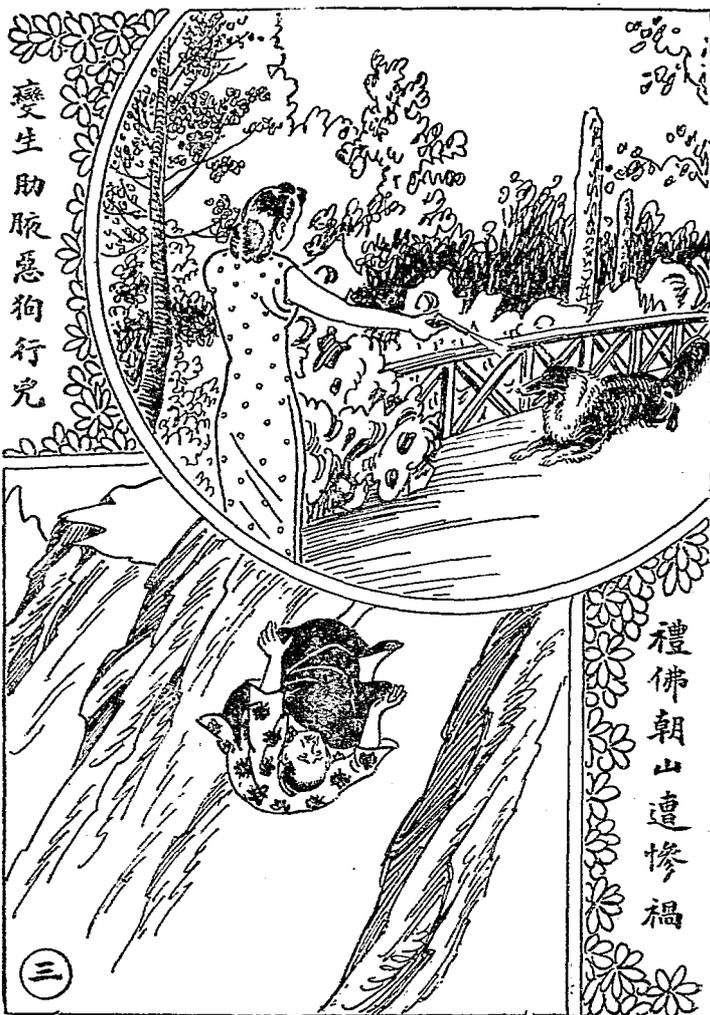




宋小姐良夜款佳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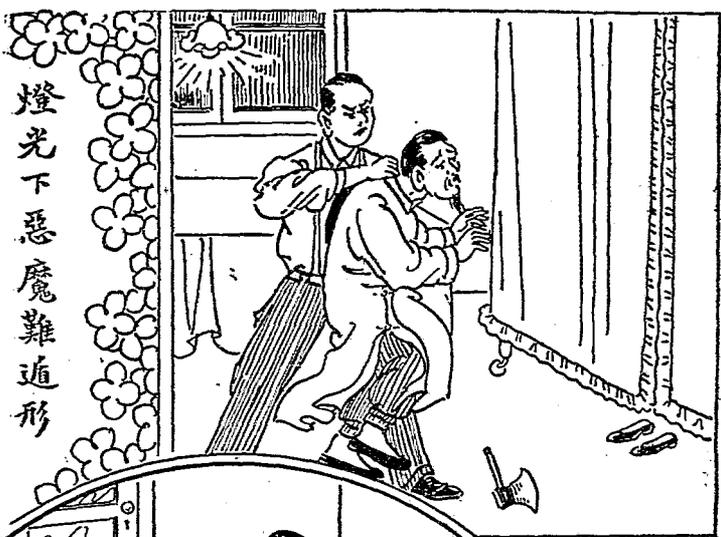
鳳仙花險變拘魂票



變生助脈惡狗行兇

禮佛朝山遭慘禍

三



燈光下惡魔難遁形



春色滿園關不住

四

偵探長 誰為兇手

第一章 宋小姐良夜款佳賓

且說李神鷹自從破了厲漢坤家一件著名的慘案，他的聲譽，又獨在新聞界警政界一鳴驚人，便是上海上中下三等社會人士，莫不景佩欽崇。他的女同事宋春燕小姐，本來生就一副高傲居尊的性情，對於任何男子能夠博到青睞的，以說百不得一，她對於神鷹，一向也是這樣，雙方的友誼也祇有止於同事的地位，尋常的接觸，並沒有進一步親近表示，但自從她自家冒險夜探厲公館幾乎失去了貞操與性命，幸得神鷹及時死力相救。這才能夠保全了清白之身與寶貴的性命，這一來，她將以往對於神鷹的錯誤估計心理一掃而空，轉而變成異常欽佩了，在已往他所以要輕視神鷹者，這是她的認識不足，現在呢，她覺得以往自家的估計是全盤錯誤了，他不獨不是她理想中的徒有虛聲的懦夫，而且是一個能說能行的英偉幹練少年，這叫她怎能不充分的崇拜傾倒呢？感情為物，非常奇妙，末生時其冷如冰，既生後，其熱如火。神鷹因為竭力營救垂死的一男二女，奮不顧身，結果除了左臂撞脫一塊皮肉外，左耳之下，又恰巧被牆壁的鉄釘括破了一寸多，雖已醫好了，但一條疤却永遠的留存在他的左頰上面了。春燕時常撫摩着那一條創痕說，神鷹，這疤痕雖然使你的相貌上發生一些兒美中不足之點，然而，要知道這疤痕是你的光榮紀念品，在我的目光中，簡直是不可磨滅的感激象徵啊！明天是七月初七，也就是我的十九歲誕辰，我們老人家爲了歡喜

我的緣故，每年此日都要舉行一次歡讌親友，你已成了我的患難朋友了，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便是想請你到我家去給我當一天總招待，不知能夠俯允我的小小請求麼？神鷹忻然道：啊也！我的記心真是壞透了，怎麼又會忘記了，還記得是去年的事，黃經理在府上喝得大醉，披了你白嗶嘰外褂，大唱其梅蘭芳的天女散花。幾乎笑倒了全體男女來賓。時光真快，不知不覺倒又是一年過去了。可不是麼？我們却用什麼……她立刻過來，伸出一隻又白又嫩的玉手，輕輕的將他的嘴一掩笑道：用什麼，一些也不要你用什麼來賀我，單就談上一次在大火中奮力不顧一切危險將我救出險地，我已是終身難忘的大恩大德了，到現在還沒有報答你一些兒呢，現在呢，我正想借這個機會，使你喝倒我家一盃水酒，也算稍盡一些薄敬罷！你如果要送長送短，那麼，你可不要怪我要拒絕你來吃酒了。神鷹大笑道：這可不成，叫我們兩肩一啄直到府上去盡情飽啖，這是說不過去的事情呀！春燕正色道：你倒不是送壽禮給我，你簡直是叫我過不去啊！神鷹點頭道：好好！你是決意要我省幾個錢，我自然歡迎，但有一點必須聲明，如果此間總經理與主筆有什麼餽送那……她立刻搶住對他說：不要說一概不收賀禮，便是收，你也比不得他們呀！神鷹只得強笑道：好好！你既一定不要我破鈔，我也不必來拂逆你的意思了。但有一點預先申明，這便是你要空手來領盛筵，我也沒有面孔來的，最好讓我隨意送一點兒東西與你，你怕我費掉錢，那我不費錢便得了。她聽得也不堅持了，只得笑道：好好！聽你罷。不過你要早一些來才好，不要叫我等得心焦。他忙點頭道：知道了，知道了！那還用你叮嚀麼？無論什麼要緊的事情，我也要暫且放下來，他說着在抽斗中取出了一搭原稿箋來，春燕笑吟吟的走開了，因爲他知道神鷹的性情，每天到了十一時以後本報的特稿寫好發排，他便動筆爲上海雜誌與其他兩家報紙

特約撰述些短篇偵探小說，尤其是在毒手魔王一案破了之後，各大雜誌的主編者不約而同的將目光一齊注射到他的身上來了，他對於幾位最交好的老友，情不可却的，只能苦了自己，拚命價的將腦汁往白紙上絞，終日價要去了三分之二時間的手不停揮，幸而他一枝筆，可以說是快到極點了，一小時可以寫成二千五百至三千的文字，因此索稿者雖多，他儘有力量可以應付裕如，並不感到窘急，他可以說是一位天才的著作家，落筆如飛。雖然同一事作，他能用紀實，批評以及素描等種種的寫法，各自具有特殊的點，能令讀者雖然同時讀他的三篇文字，不獨沒有雷同之感，並且有各具特點的優異妙處，他又是一個最重情感的思想家，愈是在夜深，愈是思泉湧，三小時草成萬言，毫不希奇的事件。他爲了明天要快樂一天，今夜便不能不多做一點工作，將明天的預先做好了，大約寫到二時半光景，兩天的文章均已草就了，拿起桌上的白蘭地酒瓶，拔去瓶塞，就喝了幾口，在盆子裏拿起一塊鷄翅膊，一面啃，一面仔細的想着厲公館血案全局經過，不由的在口角邊露出了一絲得意的微笑來。他以爲沒有厲家這四命奇冤，不但顯不出本人的潛在幹才，而且也不會引到春燕對他進一步的熱情好感，眼前雖還不能料定能否達到美滿成功的階段，這是一個尙未揭曉的謎，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見到的，乃是她對於自己的友誼那是無可否認的，已經陡然的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了。神應實在是太也戀慕春燕了，他目光中的安琪兒，顯然的爲了救命之恩互助的熱情而走入了情羅愛網了。尤其是一個弱女子，居然敢在午夜單身闖入虎穴去幹出那許多令人欽佩的事來，這真是了不得的奇女子，巾幗英雄，她如果能夠與我……叮嚀嚀一陣電話鈴聲將他的思潮打斷了，拿起聽筒，便聽得嬌滴滴的一聲問：是神應兄麼？他立刻回答道：是的。燕妹麼？你還未曾安息麼？時間不早了，你

可以……立即聽得一串銀鈴也似的笑聲道：「你知道我已坐在床上打給你的電話麼？我倒要問你，你的稿子寫好了沒有，酒可以不要喝了，多喝是要傷身的，好孩子……早點睡，明天還得請你忙碌一天呢。神鷹笑道：「好！這一副老阿姐的口吻聽得我太舒服了，燕，我需要你用這種口吻稱呼我，我最願意做你口中的好孩子。她笑了，嗆咳起來道：「那很好，好孩子，在五分鐘內，乖點睡罷，我明天早晨會帶巧格力朱古力給你吃！祝你晚安，明天會電話掛斷了，神鷹掛上了聽筒，果然依從了她的話打了一個呵欠，立起身來，又吸了一口白蘭地，跟着拖鞋，回到自家的臥室中去睡覺了。因為隔夜的精神使用得過份了，所以第二天直到了上午十時許，他依然高臥未醒呢。春燕已經自駕車子到報館裏來尋他了，上樓到他的臥室中，便見他面孔朝裏，好睡正濃，床前的香烟盤中，放着十多枚煙蒂，有好幾本英國名著研究心理學的書籍散置在枕頭旁邊，一雙襪子的後跟都已磨穿了銅元大小的窟洞，拋在床架上，兩件白府綢的襯衫鈕子落掉了好幾粒，一件毛巾衣，已經有好久沒有洗濯了。她瞧到這一種景象，不由的點頭歎息，心頭湧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惆悵與同情，她以為像他這樣一個天才的英俊少年，就應該有一位體貼入微的美麗夫人來作他的生活上實際安慰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的成就那一定不止眼前這一點點兒呢！他必能在事業方面有驚人偉大的成功呢，她想到這兒，不知怎的自家粉頰上會起了一陣熱烘烘的感覺，她不忍驚動他的好睡，輕輕的走到南窗下一張寫字檯邊悄悄的坐了下來，將抽斗拉開，發現一本神鷹日記，她便有意無意的翻閱了好幾頁，倒發生興趣起來，因為他的日記式是與衆不同的，裏面所記的大都是最近探搜厲家慘案的另星事蹟，文中時常夾着奇怪的符號，與衆不同的話句，還有着斷另的話句，初看似乎不通難解，等到再看就會引起探索

的興趣來了。這日記太特別了。春燕是這麼想。待她看到第十七頁的一段，忽然會叫她陡集全副精神來注視了。這一段日記是在厲家三太太在龍華塔上尸懸半空的慘劇那一晚記的，字跡潦草而快速，似乎是在憤怒時寫的，因為她深知他的情性在心平氣和的當兒是會一本正經的寫出端端正正的字跡來，反之他的情緒不佳時，寫出來必然非常潦草不正的。這一段明顯地是牽涉到春燕的話了，開頭便說：女人真是太神祕了，有時會自動的對我表示親熱而懇切，但有時却又冷酷得像一具木乃伊，不過從今晚到龍華去的她，種種態度方面推測下來，我已得着明白的啓示，她是無意與我締交的，在她的談話口吻中時常又可以尋出他譏諷和卑視我的心理出來的，是的！我承認她是一個不平凡的女子，然而她竟未曾認清我這個不平凡的男子，中間祇少隔了一層膜，這一層膜或許也就是我倆的幸福魔障，我常在虔誠的希祝上帝，或許能將我倆的中間一層不幸的膜挑去了，那麼他與我同時走上了快樂幸福的坦途，然而這恐怕終是一個幻想罷！她按不住一顆芳心跳動起來，再往下看又見到一段，是我不必瞞蔽阿誰，我實在太也愛她了，然而她也實在太使人可愛了，她無異一朵鮮豔而有刺的玫瑰花，又像一頭性情猾黠的野貓兒，她會無端來逗得你情不自禁，正待張臂恨命的吻她一下子，但她又像靈活無倫的小鳥兒一樣速而且駛的振翼飛去，恨不得三牙根發癢，但越是恨却越是愛，真不能自解是什麼頑兒？不過今天她太使我失望了，始則引誘我，而且強烈的挑逗我，繼而却又會故作正經人，板起了面孔，說了一篇大道理，像老娘教訓她孩子一般的嚴肅，我簡直變成她的玩物啦！我需求安慰，我更急切的需要確實的安慰，她不時以空心湯糲與糖衣的苦丸給我吃，真是個魔鬼，我決意不再和她談一句話了，我恨我為什麼拒絕了雪鴻的真愛，喝酒罷，我要找刺激！喝醉

了決意到屠門中尋求安慰，我以爲她並不比屠門中女人多一件器官，我爲什麼定要癡心去給她愚弄呢！今夜準和阿王同去，他是個中能手，他必能予我以相當的指導，我更不怕由此墮落，因爲現在太也使我，不滿意了，我是個不能受刺激的人，去！去！決定去她的面孔紅得更加厲害了，她深深的自悔以往不應該固執自家的偏見，給予神應種種的難堪，她急切的翻看下一頁的情形，只見上面寫着：「這是一幕悲劇麼，不！與其說是悲劇，倒不如還是喜劇來的確當一些兒呢！阿王不愧是我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他能夠以清晰的理和誠懇友誼來打動我，他勸止我狎邪之行，我終不聽，他強我不得，只有領我同去。春燕看到這兒幾乎要拋掉了書本，可是又有些兒不捨得這樣的做，依然咬緊了銀牙，瞧了下去。這是可紀念的日子，第一次領略到屠門中的實地風光，不知怎的，突然有若干的恐懼襲上我的心頭，花柳醫生的廣告，是那麽觸目驚心的駭人，我這個堂堂七尺的奇男子大丈夫，難道真個自願與藥水棉花梅毒藥劑爲伍麼？不能！決不能！叫來的一個姑娘，模樣兒有些像明星黎灼灼，肉感得很，阿王叫的是老相好，叫作綠牡丹，容貌和白楊有似姐妹，真的，怪不得小王時常說，莫小覷了屠門中人，照樣也有極漂亮的人兒，不過話又得反過來說，越是漂亮，毒素越大，這一句話會使我將眼前的莊花瞧成青面獠牙的赤髮夜叉，我決不願意犧牲在她們的手中，我又急切的覺得頭腦清醒了，我不願再作片刻逗留，獨自僱車歸來，躺到床上，才自幸我竟能保持我寶貴的童貞，以備將來供獻愛我之人！她胸前的一塊大石頭，這才落了下來，微微的對着窗外天空透出了一口氣。這時候神鷹已在床上翻身了，他深恐時間太晏，努力張開倦眼，朝四下裏一望，見了她的背影，靜靜的坐在窗前，忙一骨碌起身搓揉着睡眼笑道：「啊呀！今天又是我失信了，答應你在九時以前起來，不想一覺睡到十

點多了。燕妹是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一聲也不來叫我。她轉過面來對他瞧了一眼，微笑道：「你這人總而言之，是不肯聽別人的好意的勸告，要寫文章，還是清晨動筆來得精神充份，你總是不肯這麼做，半夜三更在燈光下深思慮慮，是多麼辛苦多麼容易斷喪身體啊！神鷹一面披衣下床，一面笑道：「習慣真是個魔鬼，你要正顏厲色的去拒絕牠，每每不能夠生出一點效力來，這真是沒有志氣的表现啊！不過我也知道夜工作是不利於人體的，然而我深切的愛護夜，崇拜夜，因為夜是甜蜜而靜肅的，牠能夠給予我思索剖解某一事件的良好環境，所以我凡屬稍見複雜的事件多數均在夜間得到答案的，爲了這樣，我才不願意忽然的拋棄牠於睡夢之中。他說着，一眼瞧到春燕手中，執着一本正是他所寫的日記，他忙走進來劈手奪搶過來，笑道：「這個你可不能看，我也不願意給你看，是要請你原諒的。」春燕笑道：「好得什麼我都看見了，神鷹面色一紅，相當的窘，倒是她對他說：「你不要怕難爲情，我以爲你還是好孩子，快快的梳洗一下子到我家去吃早麵罷，你時常說在上海吃不到真正的雞汁大麵，今天可要隨意的喫了。」他笑道：「吃了倒沒什麼關係，祇是我一些兒禮物也沒預備。」春燕笑道：「此人真是個娘娘腔，說說又說到了禮品的身上去了，他不再答話，忽然去開了皮箱，在裏面掏了半天，掏了一隻比大姆指稍大一些的玉雕的立鷹，兩翅微張，神采欲活，他遞給春燕，笑道：「這是一件不出分文的禮品，你可以接受的了。」春燕見了這一隻玉鷹，十分喜悅的接過去，仔細一看，忻然的向他說：「這一件盛禮我是準定接受了，不過我是有還禮的，且隨我回去，我的還禮拿出來，那定要使你驚奇不置的。」她說着，鄭重的將一隻玉鷹安放到她的手皮夾中，催促神鷹先後由五樓下來，又打了兩個電話給黃種強與王光旦，請他們今晚一定要撥暇到她的公館中參加園游會，這才與神鷹先後登車，直開到海格路。

西端一座高大的四層新洋房的門外停下了，一個守門的印捕來將鐵門放開，汽車進去，就是一個寬大的院落，葡萄架六角茅亭，正中的噴水圓池中蓄了不少的異種金魚，悠然自得在水中游泳着。池的南面是四方網球場地，細草如茵，池東一排垂楊柳夾着另一排洋槐樹，網球場盡頭處分栽着玫瑰薔薇石榴花等，爭妍吐豔，正自開着。主宅的西邊有十間耳房，都是僕人們住宿之所，連着汽車間馬棚等，都靠着西壁牆邊，在主宅的後面，又是一個空大的花園，利用着天然的一條小河引入假山之下，這一條河上共有三道橋，是竹木磚三種不同的料子建造成功的。這一住宅，在五年以前乃是一個猶太富翁的別墅，後來被春燕的母親主張以時值估價收買下來的，後園前院，佔地約在五十四畝之廣，花木扶疎，十丈軟紅的俗氣一些兒也不能侵染到這洞天福地的環境中來。神鷹雖然與春燕同事已久，可是到她這裏來，還祇是第二次呢。第一次是在去年的七月七日，和王光旦等同乘車來，也是給她賀壽的，不過那時他與她的情感不過止於同事的界限上面，所以並不深刻，可是今年就大不相同了，他是十分注意到她的家庭狀態了，神鷹有一種疑問，但是不好說出來，他以爲像她這樣一位千金小姐，正應該在家享受她的豪華幸福生活，爲什麼反而每天到社會快報去自動吃辛苦，盡義務呢！這簡直是一個不可理解的謎。也許她是一個有志上進不甘坐食的奇女子罷！可是有一點，神鷹是瞧料得到的，那便是她似乎受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刺激得太也厲害了，所以她想借着工作來消遣，藉以排除胸頭的苦悶與煩惱，當她喜孜孜的將神鷹領到了大客廳上，她的父親宋樂山太爺口邊啣着一枝雪茄，襯衫袖子捲到大曲池，搬動着又胖又矮的肥重身體。正是指揮着用人們，拖地板擦痰盂，忙碌異常。半禿的頭頂上，露出汗珠。春燕立定叫道：爸！今天我重行來給老人家介紹罷！

這位就是救了我性命的李神鷹先生。朱樂山抬頭一望，立即露出非常感激而又愉快的神情，伸出右手熱烈的和他緊握了一會，然後才笑道：「這種救命的大恩，真叫我不敢言謝了。神鷹連稱不敢當！不敢當！這算不得什麼，忝爲同事，應當如此。」老人家的精神真好，燕妹真幸福。宋樂山忙向春燕說：「燕兒，你且將李先生請到樓上去坐罷！上面已有好幾位女同學在等候你呢。」春燕唯唯答應，引着神鷹上了二樓，正待與他一同到會客室去，但她路一沉吟，便又將引上三樓自家的臥室中去坐下。這一間佈置得雅潔無倫的房間，是在右邊樓的第一間，後面還有兩間，是藏書室，一是會客室，都與她臥室通連的。臥室中除了一張白銅半架床而外，西一面，安放着一張穿衣鏡的大櫥，東窗下是梳裝檯與洗臉檯子，兩隻沙發，另有湘妃竹椅子四張，茶几兩張，都靠在南窗排列着。床是安置房間中間，對壁懸掛着一張半身放大的肖像，那便是她念念不忘的逝世母親，在照相上瞧，她母親是三十外拍攝的樣子，眉稍眼角與春燕一般無二，這使人一望而知是她的生母了。神鷹道：「照像想必是令堂大人了？」春燕道：「是的，正是家母。」神鷹皺眉道：「如果依照這照上的神情看來，簡直沒有人相信伯母會去世得這麼早啊！」春燕聽得這一句話，頓時她的面上就露出了一種極度傷感的神色來，他微微的歎了一口氣，並沒有答他的話，可是神鷹好像急切的悔悟到自己失言，不應該在這歡天喜地的當兒突然地說出這些話，大殺風景，叫他聽到了，十二分不高興，立即用別的話岔開了，不再提起了這事，她親自去開了一瓶可口可樂遞給神鷹道：「今天很熱，秋老虎比大伏天還要不好過呢，你請坐一會兒，讓我到樓下去招呼幾位同學上來，大家談天倒不寂寞，她下樓去，不到五分鐘，一陣細碎的高跟鞋聲音，五個年輕漂亮的摩登小姐，隨着她上樓來了。她逐一爲他們介紹，一個是李珮琳，是她的初中同學。王芙卿陸珠

明秦眉子三人却是高中昇大學的好友，另一位韓杏芬却是她的表妹，她們既是同學好友，交誼自比不得一般尋常的友人，這五個人中，當以秦眉子為人最風趣活潑。陸珠明的文學根底最深，王芙卿則長於交際，李珮琳與韓杏芬最愛時髦，秦眉子時常打趣她，倆是細磁花瓶，這夥姑娘們一同走到春燕的臥室中，瞧見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英俊青年斜倚在沙發上，不自翻閱着一本美國約翰生名著世界偵探事實集論大觀，見她們入房很恭謙的笑嘻嘻立起身來招呼，春燕一一為他紹介，待到秦眉子與神鷹握手的時候，這位小姐含笑對神鷹說：李先生與春燕妹不獨是一個報館中的同事，而且是思想行為皆可合而為一的同志，我謹以十二萬分熱忱期待着，期待在最近的某一個良辰吉日，我們這班好友要……韓杏芬笑問道：要什麼？眉子笑道：這還用多問麼，所謂無限深情事，盡在不言中。要什麼，難道你還猜不着麼？陸珠明笑道：爽快些說罷，頗有情人都成眷屬。秦眉子不禁嘆味一聲笑道：到底是女博士能夠出口成章，而且西廂記熟讀於胸，一開口就是西廂記，陸珠明瞅了她一眼，咬着下唇角說：這是不打自招，自家看西廂入了魔，還來嘲弄別人，豈不是笑話麼？眉子笑道：你怎知我也讀西廂。珠明道：你怎知道有情人都成眷屬？這一句是西廂上的！眉子粉面微紅，依然強辯道：不行！不行！你不能以莫須有來入人罪。陸珠明笑道：不但西廂記讀得熟，精忠岳傳也熟爛於胸了。眉子道：好了好了！不要瞎扯了，談正經罷。李珮琳拍手笑道：想不到鸚鵡也似一張利嘴，居然也有為人喫癩的一天。秦眉子笑道：她是一箇滿腹經綸的女學士，我怎麼能夠說的過她呢。不過我要問主人，方才我們大家一個共同的希望，便是等候喝你與李先生的喜酒，可否提前一點？春燕微笑，並不作答。陸珠明笑道：不要裝腔作勢了，要知這種事情，光明正大，終要實現的，你們二人又都是站在時代尖端的新青年，何

妨坦白一些告訴了我們這班老友呢？春燕笑道：好好我不妨大胆先答應你們喜酒奉請之期大概不遠了。陸珠明忙道：不是這麼說，有什麼大概不大概。秦眉子又向李神鷹笑問道：密司脫李以爲如何？神鷹也祇有學着春燕方才一種不着邊際的答復他道：喜酒當然要請日期或者不遠，陸珠明笑着對韓杏芬說：你瞧，你聽，真是一對天造地設的美滿因緣，婦唱夫隨，燕妹方才的回答你們拿來和李先生的答覆作一個對照罷！是不是半斤八兩，再也沒有什麼差池的了。春燕笑道：暫請不談此事，談些別的好不好？秦眉子笑道：你說談些什麼？春燕笑道：你們不是時常在說要與李先生談談心理研究麼？現在他在這兒正好與他談談了。陸珠明道：真的我們倒忘了，據說李先生有一種未卜先知的本領，可能表演一些給我們見識見識呢？神鷹笑道：那裏話來，我又不是諸葛亮轉世，怎麼懂得未卜先知呢！便是有時說得巧合，也不過藉着一己的觀察力所得罷了，並沒有什麼離奇驚人的技術在那兒。眉子道：李先生你爲我相相面，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李神鷹凝神朝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子，便笑道：秦小姐請原諒我說錯了，只好當是笑話，我才說呢。眉子忙道：不要緊，你儘可以說。神鷹道：我以爲府上一月以前，必有大喪，小姐曾經到安徽明光鎮去住一星期或十天，然後回滬，小姐是一位克盡孝道的人，尤其是對於你們老太太，所以我預料這一次的大喪，或者就是令堂太太仙逝了，也未可知。小姐是沒有哥哥的，到鄉間去當然是奉樞安厝的了，回到上海還沒有到兩個星期呢。眉子驚奇的朝春燕一望，然後說我不能相信她沒有在事前告訴他。春燕笑道：這真冤枉了，我與他向來不談女朋友的事情。眉子道：那他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呢？神鷹笑道：方才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這就是觀察力的表演，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困難事件，只消我將這個訣竅告訴你，那麼一點也不足奇了。譬如我聽得你的

說話時，任是上海白打得怎樣流利，有時總有一兩字夾着鄉音，或是土白。秦眉子點頭道：「這一點我承認對的，李珮琳與韓杏芬二人都笑道：「再說下去，陸珠明王美卿也湊趣說：「怪不得人家都稱你爲中國福爾摩斯，果然名不虛傳，當之無愧呢。」眉子道：「你們不要半路上橫岔上來，讓他說下去。」神鷹道：「只要從你的髮際那一小綹麻花推想開去，便知你在戴着等孤哀子的重孝，而且你又穿的至黑衣裳，面乳上被風吹日晒的遺跡還沒有完全退去，就聯想到你在鄉間料理喪事返滬，還不長久呢！我有種種理由可以聯想到你是一位獨生的小姐。如果有一個阿哥或阿弟，則孝戴得絕不致這樣的重，也不會要你扶柩返里的。再看你面上風日所欺的遺跡看來，你對於老母一定是很能夠克盡孝道的，這樣的一解說，大家都恍然了。眉子道：「神鷹先生的觀察力量我們自當十二分的佩服，可是我有一個趣有趣的問題要向你來討教了，她說着指着陸珠明笑道：「你瞧密絲陸的黑板凳是那省的人氏。陸珠明搶過來要擰她的小嘴道：「你的爛了舌頭毛丫頭，又來沒的開心了。」李珮琳阻止她道：「這又不是侮辱你，更未曾造你的謠言，你能承認你沒有丈夫麼？」陸珠明笑道：「好好你們這起了頭都聯通一氣的來尋着我啦！好好，密斯脫，你便爲我相一相。」李神鷹哈哈大笑道：「這又是新奇的玩意兒，可不是麼，什麼都好猜，獨有要猜你的丈夫是誰，倒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爲我就根本未曾見到他。」人，叫我如何猜法。他一面說，一面朝她的渾身上下打量了一下，立即撫掌笑道：「知道了，是陸某。」而且是一個品學兼優的文章之士。對啦！對啦！李先生神乎其技啊！拜服，拜服，秦眉子大聲正色的說着，又向神鷹說我又要向李先生請問了，這又是憑的什麼理由猜得這麼準確無誤呢？神鷹笑着，着她胸前的一枝鑲嵌紅豆的別針說：「這種明珠式的紅豆，祇有羊城天福首飾公司一家經售，而且是只在

門市可購別處買不到的。另一證據是她左手所御的一隻羊脂玉戒子上，刻着珠明女史四個隸字。下角還有綠蕉小穎識一望而知。她的丈夫親自刻好送與她的，由金石功深，字跡逾雋，又可以想見到她未婚夫是如何風雅的人物。凡此種種皆足證明她未婚夫絕不是一個僮夫俗子。你道我的逆料如何？秦韓諸女士一齊搶着贊佩他的相術，確是高明而獨到了。不一會，春燕已經在大廳上安排下午譙，到樓上來邀請他們下去。這時又有兩男一女趕來，都是春燕的同學好友。連春燕共是十人，先後入座，大家談談笑笑，隨意飲談，十分的歡洽。塵中當以王芙卿小姐最講究修飾衣着，所穿的新秋時裝都是鳳翥時裝公司包辦的。不做則已，一做就是不同式樣的十二件。他與韓杏芬李珮琳等也均是極愛漂亮時髦的份子，她們差不多每季的風頭，出個不已。所穿的皆是外邊不會見到過的最時髦的式樣。春燕對於服飾雖然沒有王小姐那樣過份的要漂亮，但亦不落伍。她歡喜在式樣上講求別緻而大方，倒不考究什麼上好的質料。可是對於衣料的顏色，却又十分的講求選擇得到家不可了。她在過生日之前兩星期，她的老爺特地為愛女定製了六件中西各半的時裝，作為送給愛女的禮物。是雲霞時裝公司特聘法國巴黎的名技師做成的。她歡喜穿西式的服裝，因為她歡喜西服簡捷而便當。這天的上午穿的是西式服裝，下午就改為中裝了。午譙之後，在樓上安排下兩檯麻雀一局圍棋，一局象棋，隨客人的意思入局。因為神鷹歡喜下象棋，春燕就請陸珠明陪他。陸小姐的棋藝，相當的高超，她與他對手，正是逢到敵手，深謀遠慮，思想週到。韓杏芬與李珮琳均在旁邊觀局。春燕爲了要籌備晚間的盛大譙會起見，當然是十分忙碌不能奉陪的了。秦眉子王芙卿在雀戰局中風頭很健，陸珠明因爲牌聲嘈雜，要求神鷹同意一同到春燕的臥室中去。韓杏芬李珮琳也贊成，他們四人，兩

個對局兩個在旁邊觀戰，待到神鷹與珠明各勝一局之後，天色已近黃昏，費時近三小時又半，若論他倆的戰法，神鷹善攻，珠明擅長於守，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半斤八兩相差無幾，在一勝一負時，春燕已進來告訴他們夜譁的時間將至了，可是神鷹爲了要分一個輸贏起見，又與她連着第三局了。韓杏芬笑道：這與足球籃球的三賽兩勝制差不多，這第三局才分得最後的輸贏哩！可是雙方都是爭強將勝的脾氣，誰也不肯甘作失敗的人物，所以陸珠明在開盤第一着以至正式開始接觸時沒有一着不是滲淡經營深謀遠慮的。至於神鷹的落手也較第一二局慢得多了，這樣一來出人意的表的着兒來得多了，韓杏芬李珮琳不住的贊美他倆的思想敏捷，與夫設局離奇，珠明到底是心思慎密，先前半局，努力遭受神鷹的猛烈攻擊，祇是全力防固本身的安全，絕不還擊，可是有一個時候，竟遭到兩次幾陷絕境的危險，可是她胸中自有成竹，害得李韓兩小姐在旁着急得什麼似的，她終能運用她的特有智慧，將神鷹壓迫力量逐一予以解除，到了後半段，她又能由守漸漸爭取到以攻爲守的有利地位，再看神鷹那一方面的形勢，已是一鼓不下，再鼓而衰，三鼓而竭之勢了，閒話宜簡，神鷹因不耐深思，而終於遭到二馬遶宮，一卒掛帥的局面，下面嚐着陸小姐辣手，勝利有了主顧時，春燕已經來催促了三四次了，外面的麻雀十三圍業已終局，眉子美卿決齊到這一邊來參觀他們最後一戰，到了結局時，眉子不禁拍手笑道：好啊！想不到珠明能有這樣的能耐，一鼓而殲大偵探兼名記者，端的爲我們婦女界爭得不少的光輝呢！可不是麼，棋壇聖手的大號，加到蜜絲陸頭上，有誰敢說不配呢。神鷹笑道：生平橫縱棋苑數百戰，絕非誇張自負，向未逢到一個二力悉敵的對手，想不到今日竟會敗在……他忽打着唱戲的調子說：竟敗在一個三綰梳頭兩截穿衣的黃毛小丫頭之手，這是如何可恨的事。

呀！大家不禁開笑起來。春燕跟着上來匆匆入房，頓足道：「少爺小姐們請原諒我一點罷。我家人手單薄，請快些下去不要再叫我奔第五次了，神鷹等這才完全下樓到了大廳上，早見男女來賓早已濟濟一堂，談笑風生了，宋樂山太爺忙得滿頭大汗，跑出跑進又要招待來賓，又要指揮僕役，大客廳之前的方大芳草圃上，已擺下了二十多席，松柏樹枝間繁星般地掛滿了五彩小電燈，又見春燕正自大噴水池的西邊指示一班著名的美國西樂隊。」

第二章 鳳仙花險變拘魂票

與上海國樂教授會分別奏演什麼歌曲，同時唱歌界明星如金嗓子小姐鋼喉嚨小姐以及著名的影星等，大都與春燕有深切的友誼，當然要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盛大園游會了。而影星中與她最要好的當是白楊，與陳波兒，白楊的情性容貌與這位宋春燕竟有虎賁中郎的神似，如果她倆一同走出去，那麼一定有人會疑心到她們是雙胞胎或是親姊妹呢！因此她倆的友誼是深厚得異乎尋常的，至於陳波兒呢，則以文學方面見長，與春燕有知音難遇之感，談到其他的影人如藍蘋王瑩等，也都與她交從過密，春燕對於另一起沒有文學根底的女明星則一概不予交往，她以爲一個女明星假使沒有相當的文字根底，那就不配享得盛名。所以在宋公館走動的女明星們，都是下筆成文的前進份子，白楊藍蘋到得很早，女作家丁玲、王瑩一起來的，盛公館朱公館黃公館等的小姐少奶奶打扮得花枝招展，各乘汽車來了。春燕子以週到的招待，在這一天晚間，不啻開了一個新秋時裝展覽會，所到的女客什九都是大家閨秀，春燕平時的交際非

常的廣闊，人既聰敏漂亮，應接的手腕又非常的高明，所以若千的上流社會婦女，大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之概。宋樂山則在大廳上忙於招待一班老朋友與新聞學界的名流聞人，酒席是豐盛講究到極點，特聘中西名廚司負責烹飪時鮮雋品，他老人家本人就歡喜研究飲食，又喜飲酒。所以他的朋友也是善飲健啖者居多，識會間，盛公館的四少奶奶與八小姐立起來向春燕要求紹介神鷹和她見。春燕當然是不好推辭的了，於是到大廳右邊的石榴樹下那席酒是清一色上海各報社的名記者，她笑向神鷹道：李同志，有不少女賓是來瞻仰閣下的丰彩，而且又都要來給她們介紹一下子，你倒不能不去敷衍一下子呢；可不是麼，一個人頂怕出名，一出名，便對不起免不得這些麻煩的了！王一鷗與吳靈狸齊聲笑道：但願老李有梅畹華那樣的豔福，那就是吾黨之光。神鷹起身向衆人笑道：禽獸之言總有些兒不上不下的，靈狸向曹草原笑道：你聽見罵得厲害也，不一鷗是禽我是獸，合起來便成禽獸之言了，不過我又要反過來問你，你可會跳出禽獸的圈子嗎？周文虎大笑道：這個反問得有勁，走下走十分同意，神鷹笑道：你當然同意啊，你與靈狸是一個圈子的同類啊！春燕一把將神鷹拖了就走道：不要多說了，如果這樣的考證起來，那麼，你仔細一想這裏兩席酒，除了草原百城赤子等三數人而外，誰也沒有跳出禽獸的圈子呀！我真不懂，尤其是我們新聞界中人物，每每歡喜託名到禽獸身上去，譬如獨鶴，瘦鷗，瘦鷗，謝豹，俠虎，靈犀，龍生，甚而至於連畜生都不如的昆蟲類就像秋蟲，蝶衣，寒蟹之類，真不知道是什麼頑兒，康熙字典中豈乏取名的兩字，定要與禽獸昆蟲爲伍，走罷！我也是飛禽的一員，說下去必然又要牽惹到我啦，神鷹起身隨着她到大噴水池的左邊來，那兒都是西式，桌几排成山字形，女賓們五光十色，打扮得爭奇鬥豔，尤以幾家公館中的小姐少奶奶們，裝束得

妖嬈觸目，她們大多數對於現代的化裝有着深切嫺熟的經驗，她們皆知道宋小姐的府上走不出一個不漂亮的人兒來。春燕開始將她的心上愛人逐一的對一班小姐少奶奶們作一個有禮貌的紹介，立刻就見許多嬰嬰宛宛之流的秋波媚眼一齊飛到神鷹一個人的身上來。張太小姐是一個出名的威門陸氏，胸無點墨，滿身堆着俗不可耐的綢衣，她偏生歡喜出口掉文，她以爲神鷹確是一位大英雄大豪傑，如今搭救了宋小姐的性命，當然是天緣湊巧郎才女貌。後花園不須私訂終身，前客廳大可公開結偶了。她嘖嘖稱羨不已，惹得陸珠明等一班女學士暗笑得捧着肚皮呼痛了。衆女賓要求神鷹加入她們的西席，並且希望他將破案的前後詳細說，一下子，神鷹敬辭道：各位小姐女士們無須開我的玩笑，估量着你們早就知道得很詳細了，報上不是早就排日登刊過了麼？李小姐吳少奶奶等都說不會看報。一定要他親口說一遍，比較有興趣，他給她們糾纏得沒了辦法，又因爲陸珠明秦眉子兩個捉狹鬼兒在旁唆擻不已，只得坐下來，將厲家四命慘案仔細的說了一遍，衆女賓一齊拍手叫絕稱贊不已！便在此刻宋樂山太爺忽然來了，秦眉子首先立起來大聲嚷道：伯伯幾時才有喜酒給我們吃呢？春燕妹年紀也大了，女大當嫁，快些擇一個佳期，將他倆撮到一起，不也了却一件心事麼？春燕却向她刷了一眼冷笑道：眉子姐姐專門歡喜給別人瞎起勁，你到什麼時候才給喜酒人家喝呢？陸珠明笑道：春燕妹妹不要這樣瞎七搭八來胡亂扯談，我們要立即聽到老伯，伯給一個確期與我們才好呢。春燕的父親展開十分忻悅的笑容對各位女賓說：各位太太小姐們，請稍待幾天，不會遠，決不會遠，喜帖自會送到府中的，諸位小姐是燕兒同學，到那時，我預備在三天之前邀請你們來賜助一臂之力呢。秦眉子首先拍子道：好極了，倒底還是伯伯爲人爽直一些兒，也不拖泥帶水，燕妹大喜。

我們忝在同學之誼，當然不須邀請，自家前來聽候調遣。費瑪荊唐四小姐等同聲道：「不要忘記了我，我們對於幫女同學出嫁的經驗，也可以說是十二分的豐富了。」宋樂山拈着八字微鬚連連應道：「當然當然！各位如肯撥冗相助，那是老朽不勝感謝的。」光看我們外表好看，其實只有我與燕兒父女倆負責籌應內外一切，如果燕兒的母親在日，那麼我們祇消照應外務也就行了，可惜……他老人家的聲音有些嘶啞了！春燕也受到相當感觸了，因為她與母親親熱得幾乎是相依爲命。這也難怪她的母親既沒有生三男四女，祇不過生了她一人，怎麼能不愛若掌珠呢！不幸她母親在五年前去世了，如果在世的話，瞧到自家女兒出落得天人美麗，又在驚動全滬的一件重大案件，被她與一同事破獲了之後，他倆的情愛進一步而成爲水到渠成了，有了這樣一位英偉勇敢的女婿，她不知道要如何的愉快歡忻呢。然而世界上的美滿的事，往往爲一兩件不幸的意外事件打銷了，真是不可彌補的大缺陷啊！當時眉子立即用話頭打斷了他這種殺風景的話，於是請老伯回到大廳上去多飲一杯，不希望他再在這兒多說了。宋樂山似乎也悔覺到方才的兩句是不應說的，反而使女兒傷心，他就道了一聲請各位多用一杯，怨老朽少陪，也自到大廳上去應酬一班老友紳士了。十一時開始音樂歌唱，十二時半舉行話劇，一時五十分平劇，一直熱鬧到深夜三時許將近四時這才紛紛告辭，送客登車，宋府門前一片價汽車喇叭的聲音，黑牌大轎車，一輛一輛首尾啣接在門前開過迎接他們的主人回到公館中去。神鷹爲樂山特殊的挽留著，還有樂山的外甥徐靈鶴是景慕神鷹最烈之一份子，他尤其向神鷹表示着十二分親近熱烈的友情，神鷹本來是一個嗜友若命的人，他對於這位少年英俊新朋友，倒也十二分表示歡迎他們在右邊側室中的窗前沙發交談良久，十分的投契，直到男女賓客一齊退

走，神鷹才起身向靈鶴說，隔一天徐兄請到敝報來談談好麼？靈鶴忻然答應，此刻樂山太爺因為忙了一天，夜間又為幾位老友勸進了幾杯酒，便疲倦得不能支持，只得向靈鶴知照好生招待神鷹，他先自登樓安息了，這時靈鶴見神鷹已有了九分酒意了，乃與表妹春燕商議，想叫他不必要返館，就在二樓西客室中安息，春燕却搖頭笑道：靈哥，你尚不知道他的脾氣呢，很是古怪的，無論親友那兒，他從不願意在人家留宿的，還是讓我駕車送他回館去罷！靈鶴點頭說：原來是這樣，那當然是不能過分的勉強人家的。他與春燕便一同送到門外，春燕登了她心愛的那一輛小奧司汀跑車，神鷹登車坐在她的左邊，探手出來與靈鶴緊緊的一握手道了一聲再會，車子已經風馳電掣的開走了，神鷹在車中與春燕倒沒話可談了，因為今晚男女來賓，表面上雖然是為她祝壽的，而實際上不啻是來給神鷹二人預賀訂婚，語言舉動各方面無異一致公認，她是她的未婚夫，他是他的未來內子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無論春燕怎樣的老練，却也有些兒羞怯之思了。就從這一天起，神鷹和春燕的戀慕，固然是加深一層，在形跡方面却也親近得多了。本來呢？神鷹平時早沒有到過宋公館，除了上年第一次秋季園游會之後，直到今年才是第二次。不過春燕在厲家慘案之後，對於神鷹的目光，却也變更了，他在園游會後，益覺得她的下嫁與神鷹已經是天與人願的趨勢了，他為了李的家人多而腐敗，神鷹平時難得回家去，所以在生活方面，無疑的受了相當的影響，報館裏照例吃的正興館包飯，沒有可口的菜着吃，因此又造成他見飯討厭的習慣了，神鷹身體本來是很健實的，近一年來却推板得多了，他是個用心研究任何問題的人，對於自身日常生活，便抱着馬虎態度了。春燕頗以為憂，特地和他商定，每天的午餐要他到她家去吃，因為她深知他的嗜好，每天將他愛吃的菜着隔晚就開給廚司照辦，一

星期調換一轉，這樣呢神鷹每天便有一頓飽食的機會了，因為徐靈鵠也在宋家代飯，午餐時總是三人同席，談談笑笑，倒不寂寞，談到靈鵠這個俊秀青年，在品貌上，學識上，均堪與神鷹相埒，祇不過身體孱弱，書生積習太深了。宋樂山太爺的初意是預備將女兒配與靈鵠，表兄妹天成佳耦，但是春燕對這一個問題既不表示歡迎，但亦不表示反對，直是默然而已！實在她的本意是這樣的，她對表兄的印象，既不惡但亦不十分的好，所以她預備在三年之內，如果能達到自家理想中的人兒，便下嫁與他，否則將來再與靈鵠論婚不遲。可是靈鵠呢！是一個天生的書獃子脾氣，對於異性的追求，視為無關重要，而且他的理想中却是一位近乎紅樓夢或是西廂記中的古典美人，却不是眼前的宋春燕姑娘，春燕的趨向新奇摩登的行動，他雖然說不出口，明加反對，而心底裏却有七八分不予贊同，他是一個性情孤僻的人，除了他認為可交之人才肯傾談盡歡而外，其餘他會連正眼也不朝人家望一下子的，他的非常欽佩神鷹，他與神鷹談起詩詞舊學來，往往會眉飛色舞，一反平時的靜默情調，他最佩服神鷹的七律七絕，他告訴春燕，神鷹是一個天材的詩家可惜他不肯將工夫用下去，否則他必然會做出驚神泣鬼的大作來呢。春燕是深知神鷹個性的，她却笑向他說：「神鷹這人，最喜作有益社會人羣的實際事業，吟風弄月那是雅人深致，他是不肯為而不屑為的，靈鵠不勝慨嘆道：他的才調是與南唐的李後主初無二致，在粗頭亂服中另具一種特殊的精神，這是我們應該予以大書一筆的。」春燕每笑而不答，這兩男一女之外，在宋公館中還有一位青年，這人姓裘叫做國藩，是宋夫人在日收養的義子，也在滬西教會大學中攻讀，論才華僅次於靈鵠，可是他非常歡喜運動足球籃球以及田徑各項運動無一不精，而且在市運會中得過百米二百米的錦標，生性粗魯而豪爽，身體較健壯時的

神鷹還結實得許多他雖然是宋夫人的義子可是宋夫人一向是將他當着親生兒女看待；他對宋夫人倒也能盡人子之道。宋夫人在日，他在晨夕必然按時到樓上來請安，夫人小有不適，那他必然要廢寢忘餐的在旁照應服事親自理治藥物，因此宋夫人就隱然有以女妻之的私念，可是宋太爺對他却不及待外甥好，他以爲小裘粗豪暴厲，遇事毫不經心，沒有小徐來得細膩週到，將來需要執掌這一筆偌大的產業當然以嫁徐爲好，不過夫人的見解又自不同，她反對女兒嫁給靈鵠，她的意思是小徐是一個沒有胆識的少年道學，不及小裘的氣魄大，便是談到應酬世故，小裘又比小徐來得高明多了，可是論到小姐的本身呢？對於他倆的目光是大同小異的，並不怎樣的歡迎，但也不怎樣討厭，她以爲母親的見識不差，父親的理解也未錯，祇是沒有了解到自家女兒的心緒罷了，小裘對於春燕呢，在不久之前，却會露出渴愛的表示，可是春燕却始終維持着主動的地位，若卽若離，在兩個少年之間應付裕如，既能叫他倆不起誤會，更能使他倆對自家始終拘着不可褻瀆的觀念，她如今是拿出真心真意來愛神鷹了，當然對於她倆的熱烈友誼至少也得減退到正常的友情狀態之外了，她與神鷹一同午餐時，總歡喜邀國藩與靈鵠一同來大家談談說說，吃吃喝喝，十二分的快樂，神鷹也了解春燕的爲人，更了解他的用心，所以他對她接近了裘徐兩個少年異性，並不含有一點情的素因，當然不會由懷疑而致誤會的，他對於裘徐二人的見解也有不同，他以爲徐是一個書生氣習的文士，小裘却是一個時伏尖端的活躍者，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他更明白，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倆總不能夠在他的手中將春燕奪劫過去的，不過小裘自從春燕明白表示愛上了李神鷹之後，他在表面上雖然沒有流露出什麼不滿的態度來，但內心的痛苦，失望與煩悶，是在多方面可以看得出來的，他

平時並不大歡喜喝酒，更不抽烟捲，近來每到夜飯時，都要喝上兩瓶黑啤，紙烟狂吸十餘枝至二三十枝不等，然後納頭才睡着，性情又比較以往更加暴戾了，動不動便要賭氣罵役人，春燕明知他的隱衷，却也裝聾作啞由他去發作，並不去勸慰他，小裘雖然如此，但對於神鷹還能維持友好的態度並不予以仇視，有一天神鷹春燕用罷了午餐，因爲裘徐二人都去參加全市學生代表大會了，覺得非常的冷靜，神鷹因爲晚間有好幾處約會應酬，還有兩件重要的新聞待他去採訪，他便在沙發上躺着閉起了眼睛假睡了一會兒，時間雖已入秋，可是秋老虎的威力並不稍讓於夏日，他們的膳室緊靠在北窗之下，有一道小門，只要放啓，便可逕入後園去散步了，他却爲新涼微風吹得睡熟了，不到十分鐘，在好夢迷茫中，忽然的聽得一聲慘呼從後園中發出來，他聽辨得清楚是春燕的聲音，他霍地縱身而起飛也似的搶到小門邊，伸手將門球一扭，衝了出去，眼光急切的在四下裏掃射，那裏瞧見她一些兒影子，他情急而且奇怪了，明明聽得她呼救的聲音，怎麼啦敢是聽得錯了麼？我想不會罷！絕對不會啊！明白地……噢……他放聲大喊了，燕妹！燕妹！你在那裏！且喊且奔繞着花叢小道，走過了第一道橋，他張目朝前不由的啊呀一聲，加緊了脚步，向第二道橋奔來，原來他瞥見第三道橋的當中一段木板，已經失落到溪中了，他這刹那間已斷定春燕失足落水了，他奔到了第三道橋頭，可不是麼，猛然望到溪心冒起一個人來，嘩的一聲，沒喊出聲，又自沉下去了。神鷹不顧一切的湧身跳下去，泳到溪心，一把抓住了落水的春燕，雙足往斜刺裏拚命一蹬，不轉眼已經達到了北岸邊。他來不及將春燕上半身舉起，好讓她透氣，可是急殺人，她已停止了呼吸，粉頸下垂，沒有一些的氣了，神鷹溼淋淋的顧不了許多，將春燕用力捧着走上北岸來，此時屋中的僕役們都已聞聲趕到了，神鷹連忙叫兩個年青

力壯的婢女來幫着施用手術，慢慢的將她胃中的水倒翻吐出來，再施用人工呼吸法，七手八腳的忙了半天，天也可憐總算將一口氣重行還了轉來，宋太爺正在午睡給一個小丫頭奔去叫得醒來，一聽到小姐落水，的消息，恍如晴天起了個霹靂也似的。他立刻便直奔到後園來，給石子兒一絆險一些兒慣了一交。他撐定了身子連連問道：小姐在那兒？丫頭引着從假山背後繞到溪北，他一眼瞧到了愛女星眸緊閉，任人擺佈一些也不動彈，他當是已經淹死了，立即叫道：怎樣了我兒……他的聲音嘶啞了，說不下去，神鷹趕緊答道：老人家儘放寬心，燕妹的生命是沒有妨礙了，他老人家瞧到神鷹身上的衣服，也是溼淋淋的一大片，便已料到愛女是他救上來的了，立即向他道謝不已！神鷹也沒有工夫和他去說這些客套話，立即將春燕捧着走回了大廳後面的一間小靜室中，叫一個貼身的婢女到她的臥室去取衣服下來，又叫茶役們搬了一張沙發來將她安置在上面，阿明阿慧兩個丫頭來不及的將室中人推趕出去，將房門關上了，先用乾毛巾給她週身揩擦一過，然後又用熱手巾揩抹面部易換了衣裳。春燕的神智好像已恢復了一半，她回頭向阿慧說：且將房門開了，請李先生和太爺進來。慧兒唯唯答應，忙去開門，神鷹與宋太爺一齊進來，太爺見女兒能夠說話了，當然是喜出望外，放下心頭上一塊大石。忙告訴她道：燕兒，李先生是第二次救你的性命了，前一次在火中，這一次在水裏，你看他的身上，已經淋溼得不成模樣了。春燕定睛向神鷹一望，忙道：慧兒，快到徐少爺的室中去取一件襯衫一條白嗶嘰袴以及拖鞋送到樓上的浴間中去，好讓李先生入浴易衣，她說着便向神鷹道：快些去換啊！溼衣在身，容易致病，我真抱歉極了。神鷹見她態度恢復了，不勝忻喜，他立即登樓去易衣了，太爺真有些兒古怪了，他便問起女兒落水坍塌的原因來。春燕搔頭道：這連我也不

知道是什麼緣故，上了橋中間的一段跳板忽然傾翻下去，我就跟着也落下水去了。老太爺沉吟了一會，也想不出一個理由來可以證明什麼緣故忽然坍倒的，他老人家見愛女神智已經復元了，當然是非常的忻喜，父知照女兒好生的調養身體，他回到他的休息室去處理俗務了，不多會神應由樓上下來，向她說，燕妹我是懷疑到十分了，你現在能夠陪我到斷了小橋邊視察一次麼？她從沙發中坐起來應道：有何不可，他倆便出了後門，神應道：你方才到小橋北岸去預備做什麼的，她道：橋北的竹林西邊有兩顆老槐樹，夏季那槐樹的下面是我自小就愛在那兒乘涼，樹下有一段地方是我親自種的鳳仙花，這幾天正開得五色繽紛，每當午飯後我都要到那兒閒坐一會，望望我種的鳳仙花，可是今天不知怎的忽然會斷了橋樑，真是奇怪極了，這一座小木橋還是家母在日建造的，只有四年多些歷史，絕對沒有損毀或蠹爛的理由，神應與她走到橋邊，只見滑下水去的中間一段橋板已經隨漂到水柵邊了，神應回頭將兩個修花匠叫來，令他們將斷橋板撈起來，乃是一塊二尺半寬八寸厚九尺長短的大跳板，是擱在兩頭的橫架子上，而且都有鐵索連繫在橋腿上，神應低頭仔細的察看南岸半截木架，忽然給他發現出可疑之點來，不由的點頭切齒道：這是一個可怕的陰謀啊！你來瞧罷，這掛在橋樑上的半斷鐵索兒不是已經被人用鋼錐銼斷了麼？還有接筍處的木架已經被人鋸斷了，只留一點可以承架這跳板的筍口沒有銼斷，所以如有人在上邊一行動，那僅留一點兒筍板不勝負重而折斷了，於是就演出落水的慘劇來了，真可怕，幸而我及時的趕得來，否則可要闖下大禍來了，他說到這裏，春燕忽然跳起來說：一些兒也不差的，這個惡徒明知這一座小木橋是沒有其他什麼人經過的，只有我一個人歡喜到橋北去閒坐，才有這一種陰謀的，然而天也知道，我沒有仇家啊！更沒有竟

要來使我致命的仇人啊！這真奇怪極了。是什麼一回頑兒！李神鷹且不答他的話，只是東張西望，低頭沉吟不已，過了一會子，他才與春燕重行回到室中來，神鷹向她望望，她也看看神鷹，彼此默然了半晌，心中已經發出共同的一種疑點來，現在神鷹所忖度的，乃是惡徒爲什麼要戕害她的生命，大凡要謀害別人而致於死亡，那非有切齒深仇不可，如今春燕再三思索，也想不出什麼有過不去的人來，神鷹在這時忽然正色的向她問道：「燕妹，請你不要瞞蔽我，你應該忠實的告訴我，在我們沒有訂交之前，你可曾愛過另一男子，或是被另一男子所愛，而發生過什麼糾紛不會，春燕沉思有頃，才說道：『真好笑，別人問我這種話，情有可原，但是你是不可以這樣的對我說了，我的生性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二的了。我是向一抱着個不爲任何人作奴隸的決心，這或許我的觀點與衆不同一些罷！我認爲上海這個社會萬惡之源，所有的異性青年個性如何，實在不易測度的，我以爲在這時候你還是在別處展開你的思維路線，或者另有所得。』神鷹道：『這是我所深信的，不過我總以爲總有人會來向你進攻，不是明裏就是暗裏，她正色的說：『這個我可以人格來担保，我更自信縱然有什麼不自分量的異性來向有所表示，我正眼也不會瞧他們一下子，結果他們皆是知難而退了！』神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來了，他向她問道：『你有沒有伯叔堂兄弟之流在你家寄生着？她搖頭說：『絕對沒有，只有個裘國藩，他是我母撫養成年的義兄，至於靈鶴呢，他又是我的表兄，更是風馬無關的神鷹又自低下頭去，口中嘖嘖稱奇不置，又停了半晌，抬起頭來對她說：『燕妹，你自己有什麼感想？沒有春燕搖頭道：『我一些也想不到是什麼原因呢。』神鷹皺眉說：『依我看來，想到要人性命，只有財與色兩種原素作怪，依你的所說，毫無牽掛，就令我難於測量了。』他說到這裏，又自抬頭朝北窗之外的景色，呆望了半晌，乃又回頭說道：『請

問你那第三道橋在平時可有其他的入走過？春燕搖頭說道：沒有沒有！便是難得有一兩個人來，從第三道橋上經過，也沒有一定的辰光呀！你仔細的想想看罷！神鷹懷然色變道：要依照這樣的說來，我以爲這一定是有人在背地裏計算你的生命了。你倒要十分留心的預防着他們一下子了！春燕也自變色不語，頭沉沉的。神鷹正待開口說話時，電話來了。神鷹接聽知是報館裏打來，催促他到報館裏去參加開會討論公會要案，他與春燕這才暫且擱置下來，二人同乘一輛車子齊向報館進發，在途中她忽然開口向神鷹說道：你瞧我的義兄小裘的爲人如何？神鷹正色說：正是這一點，我在躊躇着：小裘的平常爲人品性脾氣如何，他會否向你表示過求愛沒有？她粉臉一紅說道：這個可就令我難說的了，在過去他確曾下過不少工夫表示好感，祇因爲我對他並不怎樣的熱絡，後來他也就死心塌地不再妄想了。春燕一面把住了汽車的轉盤，星眸澄澄注視着前面。耳邊又傳來神鷹的問話道：燕妹，你得仔細的想想罷！斷橋這一幕的背後，必然隱藏着一種驚人的陰謀呢。我不敢繼續想下去。唉……你總要時時留神處處注意才好。我的隱意識上好像已覺到你立在萬丈深潭的邊緣了，稍一失足，對不起。那還想得下去麼？春燕也自變色點頭道：是的，我也有這種感覺，不過有一個疑點，然而又不能夠完全成立，只得當他假想罷了。我的義兄裘國藩自從我在他的面前表明了我的心跡絕不愛他之後，他在表面上雖然沒有異樣，然而有若干的地方我總覺得他是十二分的不滿意我了，尤其在厲家四案破獲之後，我倆的接近已成公開的事實而後，瞧樣子他更其是難過我了，有時在談笑中嵌了幾句令人不快的諷刺，然而我不但不恨他反而可憐他是一個情場失敗者，應有這種無聊自嘲的舉動啊，你以爲他能夠……李神鷹忽然將大腮面一拍道：對啦，這人的行跡太也可疑了，來來來，我且

問你，國藩有沒有外號或小名，春燕一面將車子在報館門口煞停了，一面與他先後下車了。祇聽她回答道：有是一個，那是我母親叫出來的。因為生肖是屬龍的，所以我母親在日總是叫他做龍兒呢。神鷹立刻將她的玉腕緊握着匆匆的上了電梯昇到五樓宿舍間，啓了自家的房門，走進去，返身又將門掩上了，一聲不響的從背心小錶袋中掏出一隻東西來，遞與她笑道：你瞧這個小東西是不是他的，她接到手中一望，十分奇怪的問道，怎麼啦，這是國藩平日所用的領帶上別針啊！可不是麼，這一隻黃金的，還有白金的呢，你在那兒覓得的，神鷹正色說：如果的確是他的東西，那我立刻便有法兒使他俯首入獄了。燕妹你還在夢中呢，這一枝別針可巧是落在三道木橋的南堍草坪上，我以為這一定是在破壞木橋中段跳板時，用力太猛以致靈落於地還不知道呢，當時我就有幾分疑心是他的，他平時歡喜佩帶這些頑兒，不料竟未出我所料，春燕的顏色慘白，氣憤得流下淚來，低聲喃喃的說，咳！該死的東西，他居然會下這樣的辣手來待我，禽獸不如。鷹哥，你還不知道呢，這個無情薄義的畜生，自幼就流浪在外邊與小乞兒爲伍，吾母可憐他就收養下來，對外人說，則稱爲親眷家的孩子，化費我母親無限的金錢與心血，這才將眼巴巴的望到了大學去攻讀，如今他竟懷這種惡意來謀害我的生命，我母泉下有知，亦不能瞑目的了。說到這兒，他又自流淚了，神鷹也恨得牙齒咬得吱吱作聲道：可惡的強盜人面獸心，不過我以為他既然生了這種毒意，你倒不能不提防了，好者你會使用手槍，無妨將手槍帶隨身畔以待事變之來臨。如果真夠給我倆猜得對了，那麼他一次不能夠奏功，必然又要第二次來害你的，你應該放出些胆量來，不要怕他才對。春燕點頭道：這還用得說麼，他們互商了片晌，然後才趕到會場上去參加開會，這一對風頭十足的男女記者一到場，在座的會員委員等一齊起身表

示熱烈的拍手歡迎，並且要求神鷹演講外勤記者服務技術，復請春燕講新聞記者之文學與修養，他倆的詞鋒一向是會中著名的尖銳，這一個會議席上，不消說又是他倆顯本領的好機會了，直到下午七時許，大家才宣告散會，神鷹應了春燕的邀請，復又乘車回到春燕的公館中來晚餐了。神鷹在晚餐時發問道：那麼，小裘近來對你有什么特殊的表示沒有，春燕皺起了眉頭半天不響。李神鷹用箸輕敲着一隻酒盃兒低聲說：一隻盃子搖幌得不響，兩隻盃子相擊便會作聲，這一個原理你大概是知道罷！春燕依然沒有回答，約摸十分鐘後，小裘與靈鵲一路嘻嘻哈哈說笑進來。只聽得國藩說：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一個委員身份的人居然在會議上扮演起小花臉白鼻子來了，豈非奇事麼！靈鵲笑道：也佩服一輩子委員老爺們的胃口太好的緣故罷！總而言之，彼此心照不宣，這一個勞什子的會，不到三個月，難逃解散的一條路了。說罷，先後入室。靈鵲笑道：好啊！你倆倒喝得自在，怎麼連等也不等一會兒。國藩笑道：這又是一向情願的話了，別人吃飯，爲什麼一定要等候你呢？你又不是別人的尊長。呵呵！來一個了頭，快添盃箸來。立即有個婢女從外邊進來，安排好盃箸，讓他倆坐了下來。神鷹問道：今天倒底開的是什麼會呢？國藩笑道：還說他做甚，學生會從來沒有好好的開過一次，不是吵嘴便是打架，烏煙瘴氣一場糊塗好了！下一次誰再去謙便是孫子亡八蛋。靈鵲笑道：今天會場秩序不佳，當然應由暨大學生完全負責，他們是故意搗蛋的，存心要將委員們闕下台，這是他們最大的目的。春燕親自給他倆斟滿了一盃，然後將日間遭到的慘禍，幾成滅頂的把戲，對他說了一遍。靈鵲直詫異得跳起來道：這是那裏的話，我簡直不能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啊！那座橋我會用爲水彩與油畫的對象兩三次了，所以牠建築的堅固絕不會在十年以內毀圮的，這真令人疑團莫釋了。神鷹在春燕訴

話，慘劇原由時，餘眼注視着國藩面部的神色，只見他並無任何表情，一直冷板着面孔，直到靈鶴說了許多的話，他依然不開口，有時朝春燕的面上望望，目光與神鷹接觸到了，乃復低了下去。神鷹道：這件事在國藩兄看來，有沒有確切的論解呢？國藩却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有一些理解，也想不出來，不過我祇覺得這件事不足重視，我祇有一種假想，或者是小偷幹的，他預備軟入硬出，由東牆下故意迂迴奔逃到的小溪尾繞了向西。園內的人因爲熟悉路徑，當然要抄近路上去捕捉了，抄近路當然從這第三道小橋過溪，於是就上了他的惡當了。除此之外，我再想不出一個更講得對的理由來了。神鷹道：我也有一個假想，今有一個惡徒不獨垂涎燕妹的姿色，而且眼紅她的家產，這惡徒以前在燕妹的面前曾經獻了無數次的諂媚，用了若干次的欺騙手段，終不能博得她的歡心，於是這惡徒結怨在心。最近他在旁邊冷眼瞧到燕妹已經與我李神鷹走上了互愛互助的大道了，他就憤妬交攻，決定設法圖謀報復，而又想借刀殺人，免去了本身的犯罪行爲，乃有這麼一套做出來，使她在無意中，自己撞上了羅網，他算定了她每天午後必然過橋去視察她心愛的鳳仙花一次，他才抓着這個弱點動手的，惡徒的存心不可不謂刁猾而過到，祇可惜燕妹命不該絕，倒使他白用了一次心機了。神鷹一面說一面察視他的臉色，國藩始則面孔通紅，繼又恢復原狀，可是坐在一邊的靈鶴，是一個多情善感的少年，他對春燕徒然的遭逢到這一種奇特的謀害，不禁感喟不已，良久說不出話，神鷹忽然立起身來將國藩的肩頭一拍說：你和我到外邊一間中去說話，國藩很不自然的從椅子裏立起來，吶吶的說：這又是什麼意思，有什麼祕密的事情，定要瞞住了春燕與靈鶴呢。

第三章 變生肋腋惡狗行兇

他隨他走了出去，神鷹引他壁燈之下，從衣袋中摸出一枝別針來，給他瞧着道：「這件小玩意是不是你平日所佩戴的？他連連的點頭說：『是的！真怪，怎麼會給你拿去。他說時又顯露十二的不安的神氣來，繼又開口道：『這東西我已失去了兩天啦！我在房中尋了好久，依然不見踪跡，你是由那裏得來的。』神鷹冷笑一聲道：『朋友，我認爲你的話有些兒不大忠實，滿含着欺騙的性質，真是鬼話連篇，明明這一根針是今天早晨失落的，你却偏說是在兩天以前，是什麼作用呀？』國藩的臉色愈加漲紅難看了，他的雙目中閃閃的放射出怒燄兇光，咬緊了牙齒低聲道：『姓李的，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敢是……神鷹道：『敢是什麼，你只要自家有數目就得了，還須要多費唇舌麼？』國藩氣吁吁的走進一步，正待……不料春燕已經趕出來了，一眼望見他行將以武力用事了，立刻高聲喝止道：『國藩哥，切勿亂動。有什麼話不好說，這兒是揮拳的地方嗎？你與鷹兄又是揮拳的人麼，真胡鬧。』靈鶴先倒不解是什麼一回事，後來他也恍然明白了，趕緊出來一把拖着了國藩，將他拉到裏面來，揪在椅中笑道：『怎麼啦，你又發癡性了，是不是，在任何人的面前皆可以發癡性，獨於神鷹兄的面前你不能，你應該知道，他是一個少林拳三級全功的好手，西洋拳擊他更拿手，你決討不到什麼便宜的，你更該了解。他的猜測多數是應驗的，然而有時也有不準的地方，你不要性急，你如果對於此事真的沒有什麼關係的話，那麼你儘可以放心，不要三天五日的短時間，他會調查得明明白白的。』神鷹笑道：『我以爲國藩兄的肝火比較尋常人來得旺盛一點罷！所以方才始有躍躍欲試的表演出來，我如果也像你一樣的火燎毛急性兒，那豈不是大糟其糕麼？說也可笑，我不過順口問你一聲，這東西是不是你的，你承認了，我又問你失落的時間，你竟說是兩天以前，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呀！』國藩鉄青了面孔朝他望了一眼然後

說：我失去了東西，你怎麼會知道是今早而不是二天前呢？你說一個真實的緣，因給我聽罷！你總不能憑你的幻想說話啊！神鷹笑道：好罷，就算我冤了你，可是你說一定在兩天以前失去的，那你也得提出一個證明來才對。他凝思了一下子，立刻向房外高聲叫道：阿巧！阿巧！不旋踵一個裝束輕俏面龐姣美的女婢走進來。他立刻向他說：阿巧！我吩咐你給我尋找胸前用的那一枝失去的別針，是在什麼時候，那女子略一沉吟，朝春燕面上望望，又朝神鷹靈鵠二人望望，這丫頭是個精靈鬼兒，她見他突然的叫她進來，氣沖沖的問她此事，她不敢貿然回答。急得國藩大聲向阿巧罵道：蠢貨！什麼時候也忘了麼？飯桶，快些說啊！靈鵠却又向他說道：小裘你總是這般火燎毛的性子，一個小丫頭被你這一嚇便是一肚子話也會嚇得完全忘掉了。他說着回頭又對阿巧道：好孩子不要怕，到底是什麼時候，知照你尋找的呢？你應老老實實的說，不必隱瞞，這事與你是毫無關係的。阿巧這才放胆說：少爺是前天清晨八時許向我說，一枝別針不見了，叫我留心爲他找尋，我什麼地方不尋遍，只苦沒有看見啊！阿巧說倒這兒，裘國藩憤憤的向神鷹睨了一眼，也不說話，這也是一種無言的抗議。神鷹只裝着不見，反而向他道歉說：國藩兄真太對不起你了，好在彼此都是要好的朋友，你能夠原諒我的魯莽罷！你更是一個明白人，必能了解我所以要如此疑怪，李者無非是爲了令妹的以後安全起見啊！他也不答話，只釘着靈鵠望，片晌沉默，春燕才開口說：但願不是你，我也逆料得到的，好罷！拋開此話不說了，終怪我不好，如果不過橋去看鳳仙花，那就不會有這許多的閒帳了。靈鵠也附和着說了一陣大笑話，空氣才見得和緩起來，然而神鷹却始終對於小裘抱着極度懷疑的態度，酒後他與春燕同到報館工作，直到深夜一時許，他才送春燕到門口，再三叮囑她道：燕妹，你必須得十二分的留心才好，要知道這

惡徒既然要想謀害你的生命，則不能不當心留神格外提防了。他一次鬼計不成，必有二次三次繼續來的，所以我以爲在可能範圍中，你最好暫且離開你的家庭才好。不過我得爽快的對你說，惡徒對於你我互愛是十二分的妬嫉而憤恨，他務將使用一種殘忍的破壞，不得你的生命是不會終止的；你知道麼？你不是有一把心愛的左輪手鎗麼，此刻可以常常佩帶在身邊，說不定一時一刻都有死神伺候在你的周圍咧！她聽得不禁悚然自警起來，伸手緊握着他的右手說：「鷹哥，我以為我倆必須在最近期間趕緊訂婚，因爲在沒有訂婚以前，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若干的不便，一則你不能够進一步住到我家去防護着我，再則，我一個人便是離開了家，又到那兒去呢？有了你，我們隨地可以租一宅房屋居住的，你不能拒絕我這迫切而且正當的要求啊！神鷹點頭說：好的，我們就在中秋節這一天正式訂婚罷！好者只有一個星期的時日了。她又道：在這幾天內，我更希望你每天上午十時前便到我家去，也好使我壯壯胆子，我現在已意識到，確有一種殺身的危險伺候在我的身邊，一得機會，便就毫不客氣的臨到我頭上了。這或者是爲了我的人，或者是要謀這份偌大的財產，因爲我父母沒有多少男女，只生我一個人，而且連伯叔堂兄弟等也沒有，只要害了我這唯一承繼人，他便可以逐步實現他的罪惡理想了。說不定，我那可憐的祖父也要遭到危險，這是意料中的事情啊！神鷹道：可不是麼，你回去就要警告令尊一番，好者他有兩個雄健的保鏢，命他倆慎勿離開他老人家至要。她唯唯稱是！上了汽車，鳴的一聲，開了動身了。神鷹這才慢慢的回到樓上寢室中去，春燕的車子開回公館，已是清晨二時將罄了，她悄悄的回到了自家的臥樓上去，悶悶不快的將房門關了起來，躺到床上來，胡思亂想的一時不能夠入睡，停了好久，她腦海中忽然想小裘在過去曾經向她拚命價地的追求了好

多時候她對他既不表示拒絕亦未表示特殊的好感，乃陷人不進不出的狀態之下了。她自己非常的懊悔，以往太也沒定力了，既然無意於他，就應該早一些兒回絕他，不應該叫他處在魚兒掛鼻貓兒叫瘦的環境，如今自家忽然的與李神鷹坦白的戀愛了，怎麼能夠怪他不發起無名醋火呢？雖然現在還沒有明白調查出來是不是他，些是依照公館中進進出出的上下人等一個個推想起來，休道沒有人與自己有殺身的仇恨，便是對她影響不好的，也沒有第二個人呢。想來想去，也只有小裘是最可疑的人，她如此顛來倒去的深，深思索了好一會兒，依然沒有一些兒緒頭可得，於是昏然睡去。不知經過了幾小時，她一覺醒來，只見日光已從南窗直透入房，壁上的時鐘，噹噹噹敲了十一記了，她懶洋洋的起身，先將房門放開，阿連阿巧兩個進房來給她梳洗，酒掃收拾床鋪，她喝了一盃咖啡牛奶之後，起身披上了一件毛巾睡衣，由樓梯上下來，本來她每天早晨起身時，最歡喜徐步於後園假山西邊，到一個六角亭中小坐，靜靜的嗅着紅白蓮花開放的芬香氣味，曉風輕拂，萬慮俱消；可是今天起身雖遲，依然要例行一次，跛着繡花拖鞋，孃孃婷婷的由後門出來，在花架下徐行至西牆轉灣向北時，忽聽得嗚嗚一陣狂吠，靠在馬棚北邊的狗屋中，忽然穿出來一條狼種的大獵犬，眼如銅鈴，張大了嘴露出一嘴的利牙，竟劈面向春燕直撲過來。她大吃一驚，正待提衣反奔時，驀地覺得匯衣袋中堅硬有物，恍然想到昨夜臨睡時會將一柄心愛的手槍從衣櫥中取出了放在衣袋中，她胆壯了許多，霍的掏出槍對準了那畜生，砰！砰！一連開了三鎗，那畜生頭部與腹部中了兩彈，吼叫一聲，跳躍起七八尺來，摔倒在石卵石甬道上，血如泉湧，渾身抖戰，立刻去了一條狗命啦！在這時樓上樓下已經有若干用人們一齊聞聲趕到，因為是星期日，國藩靈鶴正在東客室中擊彈，聞聲也即趕到了，他們都奇訝得

不知所云了，就在這時神鷹也從報館中來了，他排開衆人奔到春燕的身邊去問道：「燕妹，你可受傷麼？」這又是奇怪的事情呀！一頭縛着頸索的獵犬怎麼會奔出籠子來呢？春燕雖未受傷，但已驚得面色慘白，神鷹對她說話，一句也沒有聽得她儘是疑定了星眸，直釘着已死的那頭畜生，半晌才驚奇的向神鷹說：「鷹哥，你瞧這畜生頭頸間繫的鐵鏈兒，怎麼忽然的斷了。」神鷹不答，蹲身下去，提起了狗耳仔細的對斷了鐵圈一望，不禁失聲道：「這又是一個可怕的陰謀啊！你自己瞧罷，這畜生頸上鐵圈兒的上面已被惡徒用小鏢刀鏗斷了，或者僅留十分之一二沒有斷，只消畜生發怒一崩便會斷了，可怕啊！惡徒可殺！他說着又和春燕一同走到了狗屋旁邊去瞧着究竟，原來宋家共豢養了十幾頭大小不同的狗，其中有兩頭是她父想由香港購來的獵犬，一頭是英格蘭場訓練成功的警犬，另一頭就是方才死在春燕槍下的那個畜生，一頭活的叫做却利，死的叫做喬奇，本來是由一個用人叫阿勇的管理，可是在買來不久，這頭已死的喬奇便發了野性，將一個小婢的右腿咬斷了，因為牠是狼種，貪殘的野性沒有根除，春燕父女非常的痛恨，打了一頓就關在另外一間小木屋中，除晚間由阿勇來放牠出來遛便之外，終日關鎖屋內，不放出來，這兩頭畜生恨得嗆嗆狂吠不已，聲大而刺耳，春燕是十二分的厭惡，早就主張將牠倆贈與工部局去作訓練的警犬了，可是宋太爺却又有些捨不得，以致闖下了這樣的變故來。如不是昨夜神鷹預先知道她一聲攜帶手槍在身邊，那麼，今天她還不是犧牲在這畜生的爪牙之下麼！神鷹在木屋子的門前俯身睇視了好半天，只見這一間小屋子里只有五尺來高四尺寬，橫頭開了一扇門，鎖狗的鐵索兒還有一段掛在右邊的板壁上，再將鐵索盡頭的一端仔細察看，一點也不錯，一個鐵圈的搭頭處已被鏢刀鏗開了五分之四，僅有一些兒連着，只消畜生躍起來

向外一躍，這鐵圈被鏗的去處當然是被撞斷了，更令人生疑的便是一扇木柵門平時一向緊緊地的關閉着，只有放食放溲便兩次開啓，這當兒既未放食又未放溲便，木柵門無故的開了，當然又是一種令人毛髮森立的險謀奸計啊！可不是麼，顯而易見的他非要置春燕於死地而後已。靈鷲好生不解的向神鷹問道：這惡徒便沒有想一想，將這狗的頭頸索鏗斷了，又放開木柵門，萬一別人從這兒經過，難保這畜生不來咬他呀！這是十分不妥當的圈套啊，這於斷橋的玩兒。那是因為只有她準時從橋上經過沒有他人過橋，這可以說是對的，今天的狗……我以為……：李神鷹好像是承認他的理論也似的，不錯，由後門到花園去的一條甬道，一早晨祇少有不少的傭僕人等走過了，這畜生皆未發作野性兒，為什麼獨自她來就要噬呢，他起首注視着索子，然後又用顯紋粉在門框的小窗口掃塗了一遍，靠在鐵索邊的板壁與鐵索盡頭的一段，皆用新發明的顯紋粉掃塗了一遍，大約五分鐘後鐵索子上與小窗口都有手指紋顯出來，而很容易辨別的不是一個人的指紋，却是粗細不同大小各異的兩組指紋，他又設法將兩組的指紋影射到臘紙上，一方面關照保鏢的且將管狗的王阿勇扣押到門房，不準行動，他又在木屋左右仔細打量，精細的搜尋忽然瞧見鵝卵石的夾縫中有兩片碎玻璃片，每二尺以內的草中有一片大拇指大小的玻璃瓶底，他真像一頭獵犬發現了一頭肥獾也似的，很快的將牠捨了起來，很寶貴的用雪白的手帕包了起來。之後，他便不再逗留，在狗屋附近了，却又回轉身來在已死畜生旁邊蹲下來一手提起牠耳朵一手却去撥開牠的垂下眼皮。又自端詳牠的眼球，足有三分鐘之久，重又將牠右眼球細細的審查了一會子。然後點點頭冷笑了一聲。立起來向春燕說：燕妹，你又是死裏逃生一次了。好罷，時候不早，我們該用午餐了，說話間，瞥見宋太爺從外面蹣跚奔

入，一頭大汗，到了愛女的身邊一把拉住了她的雙手，先自上下端詳了一會子才透了口氣道。我的孩子，我希望沒有什麼啊。我真老得糊塗透頂了。不聽你的話，遂致有今天的亂子，孩子你這兩天的運氣怎地這麼的壞，我以爲你還是在家中安穩些看書寫字罷，怪不得星相大家鈞金龜先生在正月裏就切實關照過我了，他說女公子今年流年遭了大殺惡厄，在五月至八月這一個時期須得步步留心。可不是麼，前一次不是李先生拚了性命將你在厲家救了出來。那麼你可就糟了，這兩天在家中，又接連的受了兩次絕大的驚嚇，好孩子，你都得相信一些才對。雖說你們是新派新腦筋，但對於星宿命理似乎不應該完全抹煞才對呢。我會問他到什麼時候才能平安，他說至早須到明年的九月重陽才交運脫運哩。……他老人家說到這兒又朝躺着的那頭兇猛的畜生點頭嘆氣道：這畜生真是該死，居然咬起小主人來了，真是……唉真正希奇，今天早晨我還到狗屋中來檢視過呢，一點也不兇狠，而且這麼粗的鐵索兒怎的會被牠掙得斷了的，這真是萬分詭異的事呀。李先生必須要煩神爲我們調查一下子才好。神鷹忙躬身應道：老伯台儘請放心，小姪方才已經仔細的檢查過一番了，不過還沒有正式的證據尋到，可是燕妹過橋落水，還使人疑到別一件岔事上去，但是這件縱狗害人的陰謀，已經料定是對令愛發作的毒辣的手段了，不過現在我已檢查到今天早晨到過狗屋中的只有兩個人，老伯台既然去過了，那準是這個管狗的小東西玩的花樣了。現已加以監視了，我在飯後再來慢慢的拷問他的究竟，爲什麼要加害女主人？他談到這兒，春燕道：時候不早，且到裏面吃飯罷，好者這事總可以尋出根底來的，他們一同到了膳間，丫頭們早已安排下四副杯筷，老太爺一向是個人在樓上用飯的，今天他却要與愛女們一同進午餐了。在飲酒的時候，神鷹兀自注意着小裘的舉止言語，

有沒有異樣，說也奇怪，他竟談笑自若，毫無什麼可疑之處，他忽然向神鷹問道：「鷹兄，我要請教，方才你在地
上檢起兩片碎玻璃，與一個小瓶底，幹何用途呢？」神鷹猛然又想到小裘近來對於化學極有研究的興趣，他
便向他笑道：「這一個小玩兒，在飯後正要請你幫助我呢，我曾經聽得朋友說：這朋友並是一位德國醫學博
士，他告訴我說現在西藥的某某兩種原料合起，給動物吞下去，立刻會像一個粗野虎狼一樣地要咆哮噬
人，而且所噬的必然是身穿淡白色衣衫的人，如果這人的身上着了一種任何香氣，那更會引起畜生的暴
怒，非將這人咬死不可……小裘忽然將大腿一拍豎起了大拇指道：「真不愧為萬能博士，你真是位無所不
知的天才，你所說的一些也不差錯的，的確確是有這麼一回事的，用在貓犬羊牛的身上都可以害人的。神
鷹飲了一杯酒又向春燕笑道：「你這一件淡碧色的綢衣和頭髮裏發出來的香味，却皆成了殺身的物事，豈
不可怕。」春燕切齒說：「我自己也不想不明白，和誰結下了深仇大恨，竟會接二連三的謀害我，瞧樣子，是非要我
將一條性命交託他不可的了。」宋太爺却搖頭道：「快不要這樣的想，你和誰有什麼難過呢？我實在想不出是
誰要害你，他又爲什麼要害你呢？」神鷹道：「老人家倒不能夠這樣的想，要知道世界上時常會有一些想不到的
怪事發生呢，何況你老人家有這麼一份偌大的財產，更何況祇有生令愛一個人呢。」宋太爺勃然道：「惡徒如
果真個是如此的居心，那麼，我甯可將全部家產交給慈善機關中去賑濟貧民，也不願意讓惡徒們分得餘
瀝的。」神鷹道：「話雖不差，然而依小姪的意見，燕妹在最近的一個時期中，最好須到外間親友家去住上一會
兒才好。」春燕也自點頭說：「對啦！鷹哥的意見與我相合的，她立起來將宋太爺拉到南邊的一間會客室中，低
聲對他的父親說：「你老人家對於我下嫁與神鷹的意見如何，現在沒有第三個人在這兒，不妨請你老人家

明白的表示一下子才好。宋太爺道：你的婚事，老子不是那一些不識時務的父親會來橫加阻止的，只是有一點你得仔細的研究一下子，不是別的問題，却便是你倆的結婚固然宜在三五年後，以免早婚之害，再則訂婚的日子，目下也正不必急急從事，我爲你兩次遭到危險來襲擊，絕不是爲了財產問題，要知道，財產在我的手中，除他來將我父女一齊打死了，但仍然不得順利到手的，除非上海成爲沒有法律的地方才可以讓惡徒們橫行無忌呢。你如果急於辦了訂婚的手續，那可就不對了。不獨要引起惡徒加倍的憤恨，而且要進一步來殘害你了，神鷹雖然是一個能幹的少年英雄，他絕對不能夠來成日成夜的看着你的，春燕頗不以老父之言爲然，坦笑道：那怕的什麼，我爲如果不即日訂婚，一則是向惡徒示弱，再則我們終有結婚之時，何必伸縮縮，畏懼的什麼呢，爽性大張旗鼓的訂下婚來，各報遍登廣告，請海上的親友來吃我倆的喜酒，這樣我以為反能使惡徒死了念頭不再夜長夢多，你老人家的主張怨女兒暫不接受，祇有這一件事讓女兒作主，其他的事情我向不顧問，我也知道你老人家的意思也是爲了我才這麼深思遠謀的，可是現在社會上的人情世態今不從古，竊道爲先，無論何人以強爲上，無論何事，亦以強爲先，我想免了麻煩，對人表示讓步，則結果麻煩必多，對方面還當我們在畏懼他呢。宋太爺道：依你的主張在何日訂婚？她道：那倒是事不宜遲了，不妨就訂於八月一日，我馬上打電話到報館去請印刷部給我倆印一千五百份邀請親友觀禮的喜帖兒，明天上午就可印就，下午派人分發出去，至於酒席排場等等我家式式俱備，是不必費心的，要做立刻就做，我在訂婚之後，決定隨鷹兄到非列濱轉道考察新大陸的警政設備，如果是相宜我倆生活的話，那麼我們便準備到紐約去住上三四年再回來，爲商業也好貢獻些兒力量與義務。宋太爺立刻反對

道我不希望你遠離我。我是上年紀的人了，我不能久久不看見你。春燕笑道：這是一種未定的計劃罷了，我還得臨時考慮呢。說不定，此行不在紐約長住，不久回來了，你老人家儘放寬心罷！宋太爺默然不答，她便回到餐室來，胡亂的吃了一點飯，即與神鷹一同上樓來將方才的一番話告訴與他，神鷹點頭道：我另有作用，正要令你對令尊這麼要求呢，我們且到前廳去將那個喂狗的阿勇叫來問他一番。春燕道好，他倆到了大廳上，神鷹叫管門的將阿勇押了來，立在他的面前，神鷹仔細的朝這小子一打量，生得粗健挺壯，是一個年青的工人模樣，面色微黑，方型，上唇微縮，下唇露出，兩眼白灼灼的，驚視着他，倆不敢說一句話。神鷹道：你叫阿勇麼？他躬身應道：是的，我叫阿勇。神鷹道：你在這兒做了幾年了？你今年幾歲了？那個阿勇戰戰兢兢的說：我在宋府做了二年多了，今年十九歲。神鷹道：每月拿多少工資？他道：正工資是二十五塊錢，但是太爺小姐的朋友多，每天樓廳上又麻雀的頭錢，還有各家少爺太太小姐們零碎賞賜所得，也有三十多元，共起來是五六十塊錢。神鷹道：這一筆錢你夠化用的麼？瞧你身上穿得這麼難看，一定是好賭罷！他忙搖頭說：不敢瞞李先生說半句謊話，好的衣服我也有幾套，只是在做工的時候不捨得穿，一則我們這種貧苦人家不容易穿新衣，再則我母親千針萬線給我做好一套，我也不忍濫自穿掉，談到賭，那是一樣也不會門房內的爺叔們都能爲我證實的！談到公館裏所拿的錢，不論是多是少，我總是完全交與我的母親拿回去安家，因爲我們還有三個兄弟，二個妹妹，一個老祖母呢。他們的老老的小，除了我母親給人家洗衣服換得一些兒工資，其他便談不到賺錢了，所以我除了留下兩三塊錢作剃頭洗澡的必要用度之外，向不多費去分文，憑良心說，在公館內還不是天堂麼？每天在吃肥魚大肉，我們還要過什麼最好日子呢？神鷹向管家張阿大叫來

將方才阿勇所說的話用鉛筆記下來，又叫張阿大說：果然張阿大所說的大致和他相同，沒有什麼特殊之處，神鷹便叫門上警衛將他腕上的鐐子除下來，重又向他問道：你們小姐對待你好不好？要說老實話，她趕緊用手向上一指說：天在頭上，我阿勇如果說昧滅天良的話，那便叫我不得好死，談到我們小姐真是一位觀音菩薩。去年我母親生了大病，給她老人家知道了，立刻便在私地裏送二百塊錢給我，並且關照我多在家中住幾天，服侍母親，待她大好再來，不會扣你工資的，你老人家想想看，像這樣阿彌陀佛的小姐，到那兒去找？我和我母親常在暗地裏爲他老人家念佛，但願小姐福壽雙全，永遠過着神仙般的安樂日子。神鷹聽到這裏，回頭朝春燕嘆喙一笑，也不言語，春燕却開口道：不要數貧嘴，我來問你，你在這幾天中，也會爲阿誰買過什麼東西，更有誰給東西那頭已死的畜生吃給你看到，他搖頭道：沒有，買東西有阿順阿利，一向就用不着我，那頭死狗，除了我每天給兩頓食吃，別人是不会給他的。從前畜生吃牛肉，自從牠變了脾氣，咬人以後，我便恨得不給牛肉牠吃，給牛肺牠吃了。神鷹問到這兒也不再多問，便對他說：你且放心去工作罷，方才是誤會，你沒有罪，並不怪你，以後要分外小心，犬屋附近，最好不准他人走近，記着麼，去罷！阿勇這才抹去了額上的汗珠，向神鷹再三的道謝，然後退下去。神鷹道：我們且同到報館去一次，我有緊要的話要來告訴你呢。她應聲道：好的，我們就去罷。他倆出了大門一齊上了她的小跑車，風馳電掣的一直開到了報館的門前停下，先後上樓了，在三層梯口劈面遇到總經理王光旦，他立即向她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據老王告訴我，說你家公館居然出了偵探材料了麼？春燕笑道：多蒙關心，不兩日或者要水落石出了。光旦又安慰他幾句話，然後逕自去了，春燕隨老李到了臥室中，將房門隨手掩上了，便對她笑道：你知道我教你離開上海和

立刻籌備訂婚的理由嗎？春燕笑道：「這一個圈套用得很好，不過仍然有些緩不救急呢。神鷹搖頭道：「你依舊沒有澈底明瞭我的用意，我以為這樣的一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便可以將害你的兇手拿住了，你得知道，要害你的人，不是爲了你的錢，現在呢？他一聽到你宣佈在最近幾日裏便將與我訂婚，他必然嫉嫉怒憤到頂點，分拆開來說罷，他如果是想你的人，那麼，你已正式投入我的懷抱，他是處在絕望的地位了，怎能不趁着你我未曾訂婚時下毒手呢。假使上面一層料差了，那再也逃不過是謀產的一層了，他知道你與我訂婚之後，在無形中，我已經成了你的保護人了，他對於財產還有染指的希望麼？所以在你沒有與我訂婚之前，勢必要不顧一切的加害於你了，談到我教你對令尊大人說出往新大陸去旅行考察的話，那也是一種預定的計劃，令尊當然要將此事提出來與小裘靈鵠等談論了，不到兩小時就會闔府皆知了，兇徒聞得你將遠行，而且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才等得你回國，他更是着急萬分，爲了這些種種的原因，對不起，在今晚或是明夜他必然會來加害於你了，就在此刻我們便要正式將他逮捕了。春燕至是才恍然大悟，連聲贊美道：「是極是極，虧你想得出，不過我們又用什麼方法實行來捕捉他呢！如果完全靠我一個人，那是靠不住的事情啊！你瞧我平時雖然比尋常女子來得有些勇氣與胆量，但是到了預先料定必與兇徒對面可就不行了。神鷹笑道：「你儘放心，絕對不會使你發生什麼危險的。本來呢，我是預備留在你家爲助，可是這麼一來，又將招搖惹事打草驚蛇，反而僥事，你儘管放大了胆，到了最危急的當兒，你不是也有一柄美國製的新式手槍麼？只消扳動了槍機，還愁兇徒不跌倒床前麼？春燕恍然道：「我真個神經反常了，怎麼連這一點也忘了。真是糊塗到極點了，好罷，就是這麼辦，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候，好者靈鵠的房間就在東廂二樓，

可以向他呼應，更況保鏢住的房間，皆在樓梯的切近，只要我叫喊一聲，還愁他們不來相助麼。他倆說到這兒，忽然打斷了話頭，各自低首陷入沈思的狀態，這是顯然的在思索誰是兇徒了，如果依照過去的種種情形臨起來，那個小裘委實是一個嫌疑最重的人呢。

第四章 膝下猶虛招收義子

春燕的腦海紛亂，簡直不能想像誰是兇手，因爲她的意識圈中不肯承認公館中有人會害她的性命，就拿小裘來說，她的預料推測中祇站在可能的地位，却不是必然的事實，所以她始終不能肯定誰是兇手，她終於向神鷹微笑探詢道：「鷹哥，你是在預料阿誰可以幹出以上的兩次毒計呢？他搖搖頭說：『現在連我也不能確定，不過我所預料的却絕對與你不同，你以爲一定不是某人，但我却一定認爲可能的。要知道人心包在肚皮裏，虎心隔在毛衣裏，誰能一定料到是誰，總要等到明夜或是在今晚被你用手槍抵住了的人，他才是真兇手呢。』春燕笑道：『這一件事簡直迷離惝怳，無法可以加以推測呢。』他倆閒談了一會子，從此回到二樓的編輯部來瀏覽一會子書報，天色向晚，春燕便向神鷹說：『你今天索性到我家去吃晚飯去！』神鷹點頭。二人一同回來，她特地將廚丁呼來吩咐燒四色最可口的小菜兒拿來，以備下酒，又請小裘與靈鶴二人同桌用餐，她故意將日間對父親說的一番話對小裘又說了一遍。小裘好像露出很惆悵的樣子來，但一會子却又露出勉強的笑容來問道：『那麼燕妹預備何時動身，你準要在新大陸住上數月嗎？』她點頭道：『是的！不過現在我與鷹哥已經決定，後天乘坐華盛頓總統號出口，正午十二時在船上舉行訂婚的手續了，時間太也

急迫，因為美輪雖有十多隻在遠東的航線上來去。可是船上設備最周到的當然仍以華盛號來得最舒適的了，所以我倆決定提前動身了。靈鶴黯然說道：此去雖是一個短時間的別離，可是我們每天是談笑慣了的人，怎麼能夠一天分開，我但願你倆此行快樂，能提早前往也能提早回來，這是我十二分熱切希望的一位神鷹老兄方與我們交結得熟了，忽而與你一同前往真是令人十二分失意咧！國藩却道：不有分難，就見不到重逢的快樂哩，神鷹點頭道：這話一些兒也不差，他說着轉身將西窗推開，晚風涼爽入懷，俯視樓下的那一排垂柳透的木屋子，阿勇正在喂飼小花西洋犬，蹲下身子，口中噉哩咕嚕的不知說什麼，大概一定是日間受了一場驚嚇的怨氣，還在腹中沒有出盡呢。他一手執盆，一手匙着牛肺湯和米飯送到了另一條大獵犬的木屋中說：畜生，你可不要再像你的同伴發獸性了，自家的女主人都不敢咬了，真是膽大妄為已極了。神鷹暗自道了一聲慚愧私度道：如果不是我放得精細一點兒，怕不冤煞這小子麼，正自遐想的當兒，便見宋太爺從樓下上來，到了房中，春燕便起身道：爸爸就在這兒一同用了晚飯罷，也見得熱鬧一些兒呢，而且我還有要事和你商議呢。宋太爺爲了女兒不久便要與未婚夫作國外的旅行了，這一件事情，他老人家實在不大歡迎的，這也怪不得他老人家膝下既無三男四女，祇不過是春燕一人，再因爲他的老伴又在二年前棄他逝世了，祇賸下他父女二人了，家中用奴僕役雖多，可是到底還是外人，談不到心知肉痛，平時春燕雖然喜歡活動不常在家，可是午晚二餐，則多數是在家陪着他的父親同吃的，而且春燕是一個天性純孝的人，每晚在他老人家上榻睡覺之後，她都要悄悄地來視探一次，冷了給他加蓋被毯，從不假手婢奴，有時風雨之宵，老父大概想起已死的夫人來了，輒悶悶不樂，她都是想盡方法來逗引老父開顏，可是如今她

一出國，丟下這個孤老頭子怎麼能叫他不戚然於心呢。他抬頭朝桌上一望，先自回頭對一個傭役說，阿隆你且到廚房去叫王大把我的菜肴送到這兒來，荷葉清蒸肉圓如果煮好了，也送了來。阿隆唯唯而去，春燕親自搬了一張安樂椅，在正中放穩請父親入座，她却移到了神廳這一面來，一會子廚丁將老太爺的着菜捧上來，是一盆雞湯煨排麵，一隻醋溜桂魚，一隻荷葉清蒸肉圓，一盆炬鴨腎，他老人舉箸向衆人說：來罷，大家一齊來，你們也來嘗嘗我親自發明的荷葉清蒸肉圓的味道。大家謙遜了一聲，一齊動箸了，神廳吃了一隻贊不絕口的說。好極了！宋太爺笑道：如果你歡喜牠，那不妨知照廚上每天給你預備一隻下酒下飯均好，國藩笑道：阿爺的偏心使人顯而易見，女婿愛吃你老人家立即關心了，我們做小輩的就從未受到這種優待過呢！春燕盯了他一眼笑道：爺子嘴！李對你錯嗎？偏你說得這麼難聽真討打，宋太爺哈哈笑道：你和靈鶴我都歡喜而且都當着兒子看待，老實說：女婿是嬌客，你倆是常客，我不和女婿客氣一點，難道還和你倆客氣麼。靈鶴笑道：還是老人家偏心在以前，吃什麼好東西，都是先叫我與小裘吃，現在却將我們冷落在一旁了，這真是親熱不過婿丈了，宋太爺笑道：我可說不過你們這班油嘴，你們應該想想，我不獨待你倆好，便是無論何人，我都一視同仁的。春燕笑道：虧得老人家有這些精神與他們胡攪，隨他們說什麼，你老人家儘自不要理采就得啦！國藩笑着向靈鶴做了一個鬼臉說：你瞧，簡直用不到應兄再來與我們多說了。春燕立刻拿起瓶來在他倆面前倒滿了一大盃兒，點頭微笑道：喝下去，罰你油嘴滑舌。小裘端起盃兒又笑道：本來燕妹是相信民主主義的，了不得，不知怎的，現在忽然的改變了主張，崇拜納粹主義了。好罷！我承認是納粹統治下的一員，自甘拜服，說着一仰脖子將一盃酒完全喝下去了。春燕便又向老太爺申說道：現在呢我已經

與應哥決定了主張啦。在後天中午十二時到三馬路禮拜堂去訂婚了。他並且已經將中西籍牧師各一名也請好了。本來呢我們早預備赴美的海輪上宣佈訂婚的，可是後來一想，倒底有一些兒不大妥當呢，所以現在才改了先訂婚，後下船，我的主張是在慕爾堂訂婚，可以使若干至親好友皆得參與我倆畢生一次盛興，便是你老人家也得端正的接受來賓們道賀了。宋太爺勉強開顏道：「孩子，訂婚是一件大事，我始終以為應該從容不迫的籌備一下子，做出一個樣兒給人家瞧瞧，須知我們倒底不能與一般平常人家相比。如果太草率了。那麼，我將要受到親友們的責備了。」春燕笑道：「這個我又要怪老人家思想不開通了。你老人家應該要想到今日的世界的潮流，已非昔日可比了。最近的社會上最風行的，是簡淨大方，不尚繁文縟瑣的，老人家在平日無論有何命令，女兒無不低首服從你老人家，可是這一些，老人家要格外的原諒女兒了！因為除了此事以外，什麼事我也不敢與你老人家爭論的，這是女兒的終身大事，應該將行動的主權，讓女兒掌管了。」宋太爺皺眉說：「我不反對別的，就是在訂婚後何處不可旅行呢，又何必要萬里迢迢的趕到新大陸去呢？」應該仔細想一想，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雖然是老古話，然而你的老子今年已經是近六十的人了，光着外表胖胖，可是身體內部却十分的空虛了。據醫藥顧問朱紅康博士警告我，不能飲烈性酒，不能受過大的刺激，更不能狂喜大怒，犯了以上的種種，對不起，立即有失去生命的危險呢。孩子你更得明白，你父母祇生你個人啊！你與賢婿雙雙遠渡重洋，將我一個孤老兒拋在家中……他的聲音有些兒暗啞了。又自繼續說：「國內如蘇杭二州，再不然最遠何妨南至香島北至春明，儘有不少山明水秀可以鑑賞，遊期至遠不能超過一個月，否則又要累得我掛肚牽腸十分難受的了。」春燕也聽得黯然了，她終於說：「父親要知道孩兒所

以立即要出國去的並不是爲了遊歷。其實是我已覺得有很大的陰謀危險，埋伏在四週，如果不思趨避，隔離的方面來應付眼前的尷尬環境，那說不定要出意外的悲慘結果呢，到那時不更使老人家痛斷肝腸麼？好罷！我現關於老人家方才所說的並不出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港或平返滬後，我決住到報館的宿舍中去，每天午餐時回來，或者晚餐時也在家中陪着你老人家一同用些才好，不過你老人家是一個十二分明白人，與其瞧着女兒爲危險所壓迫包圍，倒不若由女兒自家想法趨吉避兇來得妥當啊！宋太爺雖然不說什麼，可以心中總不免有點依依不捨啊！他浩然長嘆道：這真使我百思不得一個解案了，可不是麼，要談到我們父女平時待人接物，向來就沒有待虧了阿誰，由親戚起首到朋友，以迄我家使用的一班男女僕役們，不獨你老父未曾待錯過他們，就想到你那苦命的母親，在日更其是慈懷寬抱，對於任何一個使用人，一向是以恩結的，我不能相信會有人來謀害我女兒的生命啊！神鷹正色說：伯伯，這可就不能夠這麼說啦！誰能夠料到誰的心腸肝胆呢！只有父子家人可以說，對於外人正合着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的兩句俗諺了，我以一個人處在這個世風澆薄道德淪亡的現在，絕對不能夠不抱着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兩句俗諺才對呢。燕妹的事，燕姪已從好幾種線索上面得到了結論，無論如何皆是謀害的陰謀，簡直不能偏疑到別一種上去的，還是由她作主來得好呢。宋太爺點頭道：當然哪，我所以遲遲不能應允者，我的膝下沒有三男四女，所靠者，也不過是燕兒一人，聊以承歡膝下耳！一旦與我分居，這况味簡直不是我能想像得到的。天啊！命運之神對於我們何其如此的慘酷啊！靈鶴忙勸道：你老人家也不必如此的消極，好者既有妹丈神鷹兄悉心出來探求這案的根源，不愁不在最短時間得到真切的情由。他們談談說說不覺已到

十二時了，報館已有電話來催，因為浦東出了一件親母殺子的慘案，已請神鷹的助手吳怒雷在午後二時到實地去調查，採訪了好多時候，這才回來。須要等候他回來才能發稿呢！他與春燕用能了一點飯，同時出去，由春燕駕車送他回到了報館中來。神鷹再三叮囑她今夜不要合眼，將電燈關熄了，準備着不到天明不能入睡的。她唯唯稱是，又回問他道：「那麼你到什麼時候才到我家呢？」神鷹笑道：「你不要問我，到了應來的時候我自會來的，今晚不須你進館作稿了，早些回去罷！」春燕也不明白他的葫蘆中在賣的是什麼藥，只好獨自快快的駕車回去，這時她照例先到三樓他父親的房間中來請晚安，只見他老人家已經上床睡了，面孔朝裏頭上露出花白的頭髮，她起了一種人生朝露的悲哀，慈母捨她去了，老父年已半百開外，來日無多，又將永別，再想到她自家的危險四伏，越加十二分悲哀不快，也不願去驚動了老父的睡覺，只得悄悄的退了出來，隨手將一隻三百支光的大電燈關熄了，開了床頭的一盞二十五支光的小燈泡，這才快快的回到二樓來，到了自家的房中坐定了，要想拿起筆來寫點東西，可是心亂如麻，真不知從什麼地方下筆。呆呆的對着鋪在桌上的雪浪箋，想了好久，竟想不出一個字來。只得將筆擱起，抱着右膝對着窗外的月光，呆呆出神的望了半晌，突然的想起了五年前的秋天良夜，那時候月色如洗，清光四流，她與她的母親曾在西子湖頭同駕一葉扁舟，遍覽波光山影，她那時偎倚在母親的懷抱中，是多麼甜靜親熱，偉大的母親，至今使他回想起來沒一次不是潸然流涕的！今天的月色，何嘗與五年前的月色稍有差異，她更加觸景懷人，而十二分的悲感了。深深的吁了一口出氣，又想到母親死後頭破血流的慘狀，愈加心如刀絞，原來她的母親生前信佛，平時春秋佳日，總歡喜到名山古寺去拜佛拈香，想不到，竟會在蘇北雲台山的百丈巖山腰中跌了下來，當

然是粉骨碎身的了。這一次她與父親陪同母親一同去的。現在想到當時景象，真個是心胆粉碎痛不欲生了。她埋怨上帝，不應該這樣的昏聩不平，竟使這一位賢良的母親，會受到如此的悲慘結局，讀者諸君，謹請記着是七月十七日的深夜一時許的時候，也便是她與神鷹行將訂婚的前兩夕，下走爲了要使諸君充份明瞭着窗前魅影的源原本本起見，殊有回寫到春燕母親慘死的那一幕，然後再回復到本案來，才見得水到渠成，不致丟前落後，至於倒底有沒有人來謀害春燕，爲什麼要害她，害她的兇徒又是誰，現在只能暫且擱下這個問題，且請先閱宋府以往的歷史，到後來自能恍然大悟。是五年前的一個日麗風和花香鳥語的春天罷！海格路西端有一宅高大的洋樓，鋼骨水泥建築成功的共爲四層平頂，房屋的前後花木扶疎，池亭風雅，前面有綠草如錦的網球場，宅後有偌大一座花園與假山，垂柳碧桃，景色宜人，本來是一位英國駐華大使的住宅，後來這位大使奉到了本國聖旨，與駐法大使對調，遂將房子退租，屋主姓陳，爲了年來經營出口事業，虧蝕太大，又加上沒有生好孩子，於是這一所房子乃不得不轉售他人了。這一所的房子受主乃是安徽巨紳宋樂山太爺，這位宋太爺本來是在北平做過了十多年的官宦，囊中私蓄，不下千萬。以八十五萬直接將這一所洋房購買下來作爲住宅，以備終其天年，不過天下事常有美中不足的，乃是有了錢往往會沒有承繼的子嗣，這却是一般富翁認爲終身遺憾的。宋太爺未能例外，膝下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女兒她便是本書中的主角宋春燕女士了。宋太太是一位慈祥仁德的好人，雖已近四十歲的人，可是她却沒有一些舊禮教觀念，待遇若干用人僕役，平日向無疾言厲色，她與宋太爺年齡要差到十二歲之多，所以便有人疑心他是宋太爺的姬妾扶正，或是娶的填房了，倒底對不對，是阿誰也不能知道的。但是宋太爺對於一班

老友的面前，却正顏色的說：她是十七歲下嫁給他的，爲恐怕夫人見怪，連先收進房的兩個妾姬各給一筆贍養費打發回去另嫁別人了。當夫人三十六歲時，春燕已是十五歲了，爲了天資聰穎，已考入了高中求學了。宋太爺深恐夫人時常起無子之悲感，曾在暗中拜託了好多的友人們，留心着預備把一個義子回來扶養着，慰情却也勝無了。另一方面他又將外甥徐靈鶴領到上海來，與春燕同在滬西著名的教會大學附中攻讀了。靈鶴的面貌生得相當的英俊，他頗知禮節，晨夕都來向夫人請安問好，夫人對於他却也像自家兒女一樣的看待，不過呢，夫人的心靈深處終有一種不可對人言的苦悶，她照實際上着想，最好的理想乃是招贅了一個英明諳練的勤奮少年來扶助着他的女兒，來保全這份偌大的財產，由此她對於靈鶴便不得不在暗地注意他的行動與性格了。結果，頗使夫人非常的失望，原來他是一個只知讀書的斯文之士，獨善其身罷了，談不到經緯萬端撐家立戶的，因此夫人決定另行物色其他的替代之人了。是三月三日搬進，海格路的新公館中，爲了離開中心區域太遠之故，遂命靜安寺路的送報的小販，每日配齊了大小各報多份，一同送到他家來，起始是一個年已五十外的江北老兒，到了一個月之後，有一天太太正坐在柳陰下呼吸早晨的新鮮空氣，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報童輕輕的將配好的一搭報紙，安置到睡椅旁邊的茶几上。輕輕的說：太太請看今天剛剛送到的大小報紙，太太聽得一個陌生報童聲音，舒張了倦眼，向這孩子望了一眼，便見孩子生得唇紅齒白，非常的討人歡喜，她不由的心中一動，坐了起來，對她上下仔細一打量，也是這孩子與夫人有緣，愈瞧愈合意，然後向他問道：你這孩子，今年幾歲了，叫什麼名字？那孩子忙躬身答道：太太，我叫裘國藩。今年十四歲了，夫人又向他問道：你的父母也是送報爲活麼？那個老頭兒每天來的不是甯波

人叫作阿王麼，他是你的什麼人？這孩子聽得夫人如此的一問，不禁黯然的木立在一邊，半嚮不說話。低下頭去好像是要哭泣的樣子，夫人心裏却非常的奇怪了，就正色向他詢問道：孩子，方才我問你的話，怎麼不回答我呀！那孩子這才哽咽着說：不敢瞞太太，他不是我的父母，他不過是收留我的人，我的父母是安慶人，我父叫裴佩卿，今年二月間，給公安局抓去，說他是共產黨槍決了，我母半夜領我下了輪船逃到上海來，不料沒有到達上海，我母親想起我父死得冤遭不白，便投江死了，我流浪在上海的街頭，已經一個多月，因為常在老王門首討飯，便他問我，我將以上的話告訴與他，他不禁深深浩嘆，就和姆姆商定，收我爲螟蛉。叫我每天跟他出來相幫送報，我已是初中年級學生了，最歡喜看報，在他家總算吃飽了肚皮，午後無事，便儘性看報學字，王阿爸對我很好。太太心中惻然，又見這孩子生得眉清目秀，舉止大方，絕不像一個送報的童子，她爲了要試試他的話是否可靠，便將報上登載一篇社會新聞指給他讀，他立即琅琅上口，背誦如流，這條新聞乃是一個中學校長爲仇家所誣爲共產而下獄，幸而延請一位著名法學家姓呂的律師，提出了若干的反證來，終於經法官宣告判決無罪了。這孩子讀了這一則新聞之後，不禁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了。夫人又很奇怪的說：孩子，你什麼意思要哭？他拭了眼淚說：如果我的父親在，當日能夠有這麼一位救命的恩人，爲我父辯護，那不是一樣也可以出獄不致冤死了麼？他老人家果能不死，連帶着我的苦命娘也不會死了。這孩子一面說，一面流着眼淚，夫人對他深表同情的，又和他說了一些閒話，向他問道：現在你還想讀書麼？國藩嘆氣道：太太！便是要想讀書，也沒有錢啊！夫人沈吟了一下子，便向他說：孩子！你且回去叫你的寄父到我這兒來，我有話要對他說哩。國藩欣然答應的走了，到了晚間那個雷波阿王來了，門上人領到了會客室。

中叫他坐着等候不一會兒，夫人由樓上下來了，向他問道：王老頭兒，我要問你，爲什麼收留那個送報的孩子的，可以老實的告訴我。阿王只是出了什麼岔子呢，立刻躬身回答道：我收留他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是完全瞧到是一個孤苦無靠的孩子，才收他撫養的。夫人和顏悅色的向他問道：老王你自家有沒有兒女？他點頭答道：有的！三個小兒還有一個女孩子。夫人道：你的心腸很好，居然肯作此善舉，現在我得問你，假使我要收留這個孩子撫養着，不知道你可願意嗎？老王立刻堆下笑臉來說：如果你老人家能夠將這孩子收留下來給他吃一口飯，給他讀書，那是最好的了。在我這兒我是沒有錢給他讀書的。夫人笑道：在你家裏兩個多月的飯食錢，我要來另外送給你的。阿王忙道：這可不能夠收你老人家的錢呢，你老人家能夠收他來撫養已經我巴望不得的了。還能再收你老人家的飯食麼？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將他送來呢？夫人道：你叫他明天就來罷！他說着在身邊取出一張中國銀行的卽期支票來說：你且收下，這是一張五百元的支票，到明天上午去取罷！阿王那裏敢收呢，竟推辭道：這可不敢要，你老人家不要客氣了。夫人道：你也不必客氣，可以拿去作一點資本做做小本經紀也好。阿王千恩萬謝收下了。阿王回去免不得又教說國藩一陣子，然後才將他在第二天領了來，拜見了夫人和宋樂山太爺，夫人頗爲喜悅，忙叫張媽給他去沐浴易換新衣，第二天便爲他到鄰近的一家市立中學去報名插班上學，不過宋太爺對於這個孩子却並不如何的歡喜，並且對夫人說：不犯着多這些閒事，孩子已經這麼大了，而且自家父母的歷史也一清二白。將來長成之後，他絕不會甘心爲宋家的子孫。但夫人的意思倒不是這麼想。他對太爺笑道：你不必來誤會我的意思，我以爲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你我雖然沒有子嗣，但也有我的燕兒在膝下承歡，以後去這孩子能夠步步上進，那不

妨給一些錢與他，叫他自家去經營謀生，如果是一個敗子，那我立刻有權驅逐他出去的！宋太爺這才放棄了反對的念頭，可是國藩這孩子到學校中去報名的當兒，一開口就說自家姓宋，不再提到裴字了，伴他去的侍役回來悄悄的告訴與夫人，夫人當然是更加歡喜的了，她以爲祇要待他寬厚仁慈，不怕他不將往事淡忘了。不數日，夫人晨起叫他將校中做的功課拿了來看，第一件可喜的事便是大小字簿作文簿等面上端端正正的寫着宋國藩三個字，而且這孩子的大小字均寫得挺秀可觀，作文亦見得非常的通順，着實已有高中一的資格了。夫人此後每晨起身，然後叫他和自家掌珠都將昨天看的功課一齊拿來，考閱一番，談到天資，國藩已經是很好的了，但還不及春燕來得聰慧多多，春燕比小裘小一歲，如在天真活潑的時代，小裘有的一張騙人喜悅的嘴兒，見了夫人和老太爺，便親熱地叫起姆媽爸爸來了。每至晨昏又必到夫人房中去問安，當夫人有了不快之色的當兒，他必然千方百計的設法逗得夫人開顏微笑才罷，因此夫人越加歡喜他了，宋太爺到後來也會漸漸的不討厭他了，光陰易逝，轉眼間三年過去了，是國藩進宋府的第三年，他已經是十七歲了，因爲發育快速，已成了堂堂一表的偉丈夫了。他的學業還算不錯，不過忒喜歡運動了，球場上幾乎成了他第二家庭了，他不獨歡喜踢足球，且酷而愛打籃球，性情亦漸漸的染上浮燥而莽裂了。夫人不時誠訓他，有時家中的僕役們幹了什麼下着事情，類如揩油，偷零碎東西賣錢，或則與丫頭們說笑打綑，不幸給他瞧見了，對不起這頓生活要打得他們半死半活，爲了這又使太爺與夫人增加了不少的煩惱，他對於宋太爺倒不甚麼畏懼，却祇怕宋太太一個人，在以往宋太太事爭子寬厚優容，隱然有女妻之的意思，可是他昇到高中讀書之後，彷彿是橋驢准而爲枳了，不獨在學業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並且在氣習

方面愈見其粗野了。夫人於此使不再像以前那樣的事事優容了，只要他稍有過失，立即呼來當面呼叱，不假辭色的。在夫人責斥他的當兒，雖然是一肚皮不服，可是表面上還能努力自鎮着，不使憤懣見於形色的。這一天夫人，聞得蘇北雲台山南麓，土人掘地發現一尊九尺六寸高的古銅觀音像，已由雲台古寺方丈迎供於觀音殿內，入夜像頂放射奇光，這一傳說便驚動了蘇魯皖三省的善男信女，他們都相信大士目覩中國戰禍，民間苦極了，於是前往參拜者，不計其數。夫人也決心預備和丈夫一同去朝拜一次。

第五章 施恩拯援火中蓮

給春燕與國藩知道了，他倆爲了好奇心所驅使，同來要求夫人。而夫人生恐誤了他們的學業，起始是不准，後來國藩說明了可巧在明天要放春假了，橫豎有兩個禮拜時日，還怕不夠麼？夫人這才准許了。於是，一家四口買了滬青航輪的船票，預備在連雲港登岸，再轉到雲台山去，水路行程是須要一天一夜的，所以春燕在沒有上船的當兒，便到冠生園去買了很多的旅行的食品，她深知母親的習慣，無論到那兒去，旅程漫漫無以消遣，她歡喜磕蘇州采芝齋的玫瑰瓜子，以及美女牌的優等葡萄乾兒，這兩種消閒品她買得最多，用一只小網籃將所有的罐頭食物一齊納到了網籃中去，叫茶役送到了輪上去，是日下午四時出口，他們四人共買了二張房艙票子，緊靠在外舷，是房艙二十四與二十五號，夫人與愛女同住二十四號，太爺與國藩則住在二十五號，開夜飯時，他與宋太爺一同到二十四號，大家聚坐一桌，宋太爺雖然是一個並不反對燒香拜佛的人，然而他也不肯茹素吃齋的，在舟中好者已預先買好了驢頭牛肉，及熏雞野味一類下酒

的東西，又向船上廚房裏叫了幾色葷素小菜，春燕陪着母親吃素小菜，國藩只與父親喝着黑啤，吃葷的晚膳以後，大家談談說說，一家四口非常的快樂，宋太太對太爺說：這一次到雲台山去拜謁觀音菩薩之後，回到上海來便要籌備到普陀山去了。太爺往年是往莫干山去避暑的，不曾與夫人同往的，這一次他接受了夫人的要求，預備在六月初和夫人同往普陀進香。夫人又和國藩春燕談了半天閒話，便覺疲倦上來了，他便自先安睡了。宋太爺因爲怕暈船不敢早睡，叫國藩在箱子裏取出了象棋來，父子對弈起來，論他的程度，却不及他的義子遠甚，國藩便是讓他一車一馬，還是勝不了國藩的，不過國藩這孩子，頗爲識相，他知道爲博取義父的歡心。在要緊的關頭，他總是故意讓他父親一馬，結果三盤着下來，故意讓這位並不高明的義父得勝兩盤，這當然是得親順親方可爲人爲子咧！所以宋太爺因爲這一件事。對於國藩的形象是非常之好呢。大約是第二天的下午五時左右，巨輪上，汽笛狂叫了一聲，船在連雲港口停靠下來了，宋太爺統率了一家四口從輪上登岸，夫人的意思就近尋了一家旅舍住，然後乘車前往雲台，可是宋太爺的主張却要一逕到山下去找一間旅舍住下來，以便隨時登山，免得再坐汽車了。夫人答應了，當下就雇了一輛老舊的汽車，一直開到了山下的雲台鎮，在一家最大的旅舍叫着交通大飯店的，是三上三下的兩進房子，可是遇到這一種新奇的盛會，各方來參觀的人也一定是很多很多的了，交通旅舍共七十二隻大小房間都已住滿了。可是這個店老板的娘子巨眼識人，知道宋太爺是一位上海的有錢富翁，甯可苦了自家，便將自己的一個闊大乾淨的房間讓出來給宋家四人住下，他與丈夫却臨時在明間中擱疊木板爲臨時床鋪。好者天氣已漸暖熱，不生問題，宋太太好生過意不去，再三叫他家另尋一間，不要叫他們自家讓了居室。可是老板

娘却不以爲然直接的對他說太太是難得到咱們北面來玩就是攀結你老人家做一位相識的朋友也是求之不得啊！何況此間是一個小市鎮，又沒第二家的旅館可投，房間太小了，太太與太爺也住不慣的啊。請勿放在心上，到明天咱們的前樓房與東廂房皆有空房間出來了，咱們自有住處，斷不須你老人家多煩神。宋太太見店主人娘子如此的客氣，倒是十分的歡喜。自覺此行不虛，到了下午五時半的當兒，店主娘子進來輕輕的向春燕問道：大小姐，咱們不曉得太爺太太歡喜吃些什麼葷的還是素的？春燕便含笑告訴她道：多謝老板娘娘，給我們辦一半葷的一半素的就行了。可是蔥蒜等物請勿上盤子，這是我們南方人所吃不慣的。店主娘子連連點首道：理會得！理會得！這一個月來，咱們一家住過的南方客人已經有一百了，真奇怪，百個之中，難得有三兩位嗜食混辣東西的，晚上咱們備有大米飯拉麵小米粥三種，任憑大小姐點春燕還沒有開口，國藩首先說妙啊！我早就想吃北方的拉麵。只苦沒有買處，宋太爺朝太太望了一眼道：你吃什麼？夫人蹙額道：一日夜的海面生活，頭眩目花，最好讓我吃些小米粥罷！店主娘子笑道：那好極了，咱們家準備着十錦全素的辣糊醬兒，任憑夫人點罷！有豆瓜的，有菜心生仁的，有腐干絲竹筍的，下粥都配胃兒。夫人道：隨便罷！揀頂可口的拿些兒來就行了。店主娘子唯唯稱是。宋太爺道：這樣罷，給我們送兩客小米粥兩客拉麵來罷，另加半斤高粱，黃河鯉這兒有處買麼？老板娘子立即笑道：有有有，而且都是鄭州送到的活鯉魚，最小一尾也有二斤多哩！太爺道好極了！給我燒一尾小的，另來一盤辣子雞丁，別的不要，喝酒吃麵都有了。店主人娘子喜孜孜的走了，不一會兒所要的小菜酒粥一齊都先後送來了。太太與他的愛女在另外一張桌上用了晚粥，太爺與國藩却在外邊一間中飲酒共嘗真正黃河鯉的滋味，果然是太也好了，因爲黃河鯉是

與他處的鯉魚不同的身披金光輝燦的鱗甲。雪白肚皮，肉味鮮美異常，最大的一頭不滿三斤，小的也有一斤多點，正好燒成一盤或一盤。捧到桌上來，先聞到一股特有的香味了。太太與春燕除了拿出由上海攜來的烤麩而外並且又由這家旅舍的女主人特地炒一盤鮮金針菜夾乾絲，捧上來，像菜花那樣的嫩黃好看。上海人無論如何是有錢難買這種時鮮的鄉村佳肴的，這金針菜一樣東西，葉子細長叢生像蘭花而粗長兩倍，到了春暮便生薑出來。薑的上半截，生出大小不一連串大約五十或四十餘個淡綠色的花蕊。最大的在最上層。而先開。以下便挨次逐漸按日開放了，不過爲了保持鮮味起來，絕對不讓牠將花開放。一到了花朵兒即將開放的時候，及時採下來用開水一燙，然後曬乾，日積月累不到多時就大有可觀了。如果是鮮花朵兒採下來便炒，無論是肉絲雞片蛋塊兒固然是可口得極，素的則滲入了香乾絲兒，同樣鮮美可口。這花是日出與日落兩個時候開放的，所以在早晨紅日未昇的當兒便有若干的田家兒女攜着菜筐實行她採摘將放而未展瓣兒的花朵兒放到了筐中。便可以入開水泡製了，如果遲了一小時日光一照到花上，露水吸入花中，便立刻會開放得一片價黃光燦耀眼眩，這已開的花，除了採了自家炒了吃之外，不能夠泡製賣錢了……夫人與春燕一面吃一面深深的贊美不已，老板娘笑着告訴她倆，她說他家後園子裏共有十幾叢金針菜，每逢開花之前，都得知照一個婢女專司採摘花朵下來，直到季末除去鮮食之外，尚可餘儲五七斤作秋季冬日的輔助菜肴。夫人笑向春燕道：不知道這種金針菜有無種子……店老板娘子立刻笑道：有根，沒有種子的，太太如果歡喜種的話那倒不妨到臨去當兒。我設法掘些兒菜根鬚給你帶回去種了要子罷。春燕很高興的向她道謝了，她倆用了夜飯之後，便向老板娘詰詢登山的規則門徑，店主娘子告

訴他，登山的交通器具是小車子與山轎兒；也有人騎牲口上去，因為這雲台山的登山道路平坦而坡闊，不似泰山勞山的曲折深狹而難行的。她又告訴她，山上共有五處名勝古蹟，凡屬登山的人們，都得遊玩了一番方才不負此行哩。至與五大名勝是些什麼呢？第一處滄海浴日，是在山頂的羅漢峯東面，每日清晨五時登山，到了頂際太陽還沒有出海，但已透出萬道霞光了。第二處是危崖飛瀑，第三處石屋聽雨，第四處是梵宇鐘聲，第五處松濤雲海。還有不少不出名的雄奇景色，只要在登山之後，留心四顧，便不難逐一觀賞到了。春燕點頭稱是。且慢道他們在內房閒談，國藩在外邊聽到海天浴日，危崖飛瀑與松濤雲海這些古景的名稱，便已拍手叫絕了。他忤然對義父說：我在學校中屢次聽到地理教師告訴我們各地的名勝風景，恨不得立即生了翅膀飛了去，不道今天的好景馬上就得真個爲我們所瞧到了，真是人間的快樂事情啊！宋太爺的酒量不很好，飲了幾杯道地的牛莊高粱，四肢發軟，先自睡去了。春燕與母親只顧同店主夫人在閒談北地的風俗民情，孜孜不倦，她們談到了十二點鐘敲過了，店東進來立在房門外邊說：你且問問宋太太夜間的點心吃什麼？山藥煨冰糖已經好了，這是吃素人最好的點心啊。店東娘子笑嘻嘻的對宋夫人說：太太！我們這兒有一種土貨點心，乃是黃沙泥中長成的大枝山藥，刮皮用冰糖炙煮成的頗不粗劣，老人家和小姐嘗一點先試味兒；如果好再盛來好麼？宋太太好生不安的說：要老板如此的周到招待，真使我們感到極度不安了。他連連說不妨事，不妨事！這又不是買來的，乃是我家土窖子裏的存貨啊，她忙自到廚房中盛了兩茶碗冰糖煨山藥來，清香撲鼻，山藥的滋味實較一切的芋類發沙食物來得爽口而好吃，這樣一來夫人吃完了，一茶碗似乎還要添一些。店東娘子早瞧出夫人吃得挺有滋味的，立即又去盛了一湯碗來，給她母女

倆添入碗中。結果又自吃下去了。春燕連連稱贊道：冠生園的山藥糕和八寶山藥飯真沒這兒的山藥好吃了；怪不得爸爸常說：食物一到上海便會失去了真味了，可不是麼，真太好了。夫人在店東娘子回到廚房去捧面湯時，忽然想來國藩來了，她老人家朝明間中臨時閣好的榻上一望，祇見宋太爺一個人呼呼的熟睡了，却不見他的義子，就在此刻猛聽得一陣絲絃嘈雜夾着一團男女謔浪淫笑的聲音，不消說得，這準是當地的賣唱妓女在客棧裏勾搭客人了。夫人深恐義子到前廳去參加這種無恥的勾當，立即叫春燕前往尋覓。春燕悄悄的走到前廳的門後面立定了，第一句入她耳鼓的便是一個賣唱的女子，嗲聲嗲氣的說：好罷！小少爺幫幫咱們的忙，老太爺納福安息了，太太差不多也和小姐睡了，怕什麼，咱們是清白身體，不亂接客的，除非像少爺這樣的聲價，咱們絕不是見錢眼開的窰姐兒。又一個中年男子的老槍喉嚨說：好極了，東廂樓還有一個小而清雅的房間，我可保險不叫太爺太太知道，大家做了相好之後，少爺儘管回到後面去與太爺同榻睡。春燕一聽不是話，不由的粉面發燒，立即回來將那上項事情告訴夫人，這一來可將夫人氣壞了。忙起身隨着女兒一同走到前廳來一看，早瞥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穿了這件粉紅花緞的旗袍，頭髮剪了，長圓臉蛋兒，一雙活潑美秀的眼睛，襯着桃花色的粉腮，雖不能說是如何的十分美麗，但至少也可以說是一個可人意兒的清秀少女，斜倚在國藩的懷中，正自軟語如珠說法勾引他上鈎的當兒，只見國藩現着愉快而又有些不安的神情，雙手却緊握着那女子的粉腕，演出當然是相當的熱烈。夫人瞧到，這還了得。一聲斷喝道：畜生！好不要臉的畜生。這一聲將一個國藩與賣唱的紅雲姐兒豁地分開，小裘怪不好意思的立起來。夫人可氣得極了，咬緊牙齒朝小裘望了一眼然後說：你這個下流坯子，天生的叫化子骨頭，三天飽

飯一吃，便忘記了沿街賣報的日子了；人到沒有三尺高，居然也會大膽厚臉學起嫖堂子來了；隨便你罷，我也知道，你是享福享得過頭了，你仍然要回返你的討飯路子上去了，好不要臉的東西！小裘雖然不敢表示反抗，可是他爲了衆人衆目之下，宋夫人竟來搗去他的痛瘡疤兒，自然是恨不得一頭鑽到地底下去了，可是他憤懣之色，從眉宇間流露出來。春燕也痛恨他幹這種下流勾當，忙道：還站着不到後面去麼？母親是有胃病的，人經不起你給他這樣的氣惱啊！小裘依然一聲不響的大踏步很快的一溜烟到後邊去了，夫人見那個賣唱的花姐兒生得還不怎樣的令人討厭，剎那間倒又起了一種可憐她的念頭了。回頭望望春燕，她老人家不由的暗自嘆息道：同樣一個年青的女子，她不是父母生的麼？她爲什麼這樣的不幸呢。想到這兒，又聽見那紅雲滿面羞得通紅，躲在一個老婦人的肩後，不敢抬頭，夫人益加同情她了，反而走到她的身邊來，紅雲只道夫人過去要打她呢。嚇得連忙倒退數步，連連的說：太太請息怒罷，我沒有勾搭小少爺啊。方才我們不過說說玩玩的。夫人連忙對她柔聲安慰道：你不要怕，我並不是來責怪你的，你且走過來，我要與你談談。紅雲還自疑遲的，不敢走過來。春燕道：不要害怕，我母親不是對你說過了麼，不會責怪你的。紅雲只得走近來，恭而且敬的對夫人施了一鞠躬，低聲道：請太太晚安。宋太太愈覺得這個女孩子怪可憐的，她就着一隻椅子坐下，向紅雲問道：你今年幾歲了？叫什麼名字，父母還在麼？爲什麼要做這一種下賤的勾當呢？紅雲忒楞楞的半响，突然嗚咽，飲泣起來，那個同來的老婆子，別起了三角稜的毛眼怪聲喝道：賤骨頭哭的什麼，太太問話，不好端端的回答，是冤屈了你啦！你儘說。紅雲拭拭淚痕，又朝這老太婆怯懼的望了一眼，似乎有什麼障礙而不敢出口，宋太太是何等明白的人，她已料瞧到九分了，立刻向這老婆子問道：你是她

的什麼人？那老婆勉強笑道：「我嗎！我是她的媽。」至此店主人與娘子先後聞聲出來了。老板娘子還當夫人的餘怒未息，在責罵紅雲呢，忙上來正待開口，聽得春燕方才的兩句話，這才知道夫人的來意，此際她便插口向夫人說：「她是紅雲的養母，來，張大媽，你且到前面去坐一會，你在這兒紅雲是不肯多說的。你放心罷，夫人問問她，與你是有益無損的。那個老搗式的婆子不敢多說，只好退到前面去了。紅雲這才停止了飲泣慢慢的將自家墮入火坑的一番話對夫人開始說了，她道：「我姓譚，我父親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只因爲他爲人忠厚迂腐，除了課教蒙童，長年在窮愁潦倒之中度日，毫無騰達發財的希念，他老人家沒有生兒子，祇就生我一人，可是他老人家平時對我真夠愛護得無微不至，七歲讀書到去年十六歲不幸在了，半年他老人家得了一個癆病，可憐虛弱而棄吾母女倆西去了。平時家無斗糧，那裏來葬父之資呢？就在這時，方才走出去的張媽就來與我母互商，她願意拿出一百兩銀子來，五十葬父，五十安家，叫我到他家習學唱曲，待到正式出來做生意，便將每日所得的項下再分二成，給我母度活。當時我母撫棺痛哭，怎肯答應，可是譚家一貧如洗，平日向親友告貸，升斗之糧尙遭白眼，何況……紅雲悲從中來，又自嗚咽起來，說不下去了。於是夫人重又安慰她一番，才又說：「不瞞太太說，這是出乎自家的主張，我瞧到了老父死在靈床上不能下葬，我就不願母親的勸告，接受了張媽的主張，拿了他的一百元，先將父親設法安葬入土，然後再實踐賣唱的諾言。不過當時我也曾向張媽訂過口頭的條約，賣唱是基本應盡的義務，可是除了這個以外，無論什麼事，是她不能強迫我去幹的。張媽也答應了，我到他家學了一個多月，多些的時日，唱是學會了，他家共有三個賣唱的姑娘，一個叫做紅花，另一個叫紅芙，我叫紅雲，出來做這一行賣唱的勾當，已經有好幾個月了。也許是我的命

苦罷！前一個月我的老母又因為時常悲生憶死就糟壞了身體已經是病倒了診醫服藥已經借了六十多塊錢的債下來了，可是借的債都是短期的，真要急死人談到我的生意罷，就說好一點兒罷，能夠弄到三五元錢，除去了張媽的大份頭，我只有落到一塊多錢了，請教我怎麼可以過去？又恐母親着急，是欠他們錢的債主兒，一概請到張媽的家中拿月利，這兩個月越弄越窘，挖肉去醫瘡，真是苦不勝言每天度着非人生活。張媽雖然不敢強迫我賣唱之外，兼作無恥賣淫的生活，可是借主兒日日來逼得我無法可想，我就橫一橫心，爲了父親已經淪爲歌女，爲了母親，索性進一步賣身罷！這主意雖然打定了，可是我還得好好的擇選一下子，這也是我最低的自由自主了，可是所遇到的客人，不是粗魯野蠻，便俗陋不可逼視，所以直到今晚上見到了太太的令郎，才深合我的心意，張媽每一次都得看我的顏色，如果在唱後起身就走，他也不敢向人家兜搭的，都要瞧我先有意思，然後才向客人介紹呢，唉！一個人走到了這一步了，還有什麼話，再回想到我的父親在日，一生忠厚，從來就未嘗與任何人發生過一次糾紛或是訴訟，然而我竟會身受到這一種悲慘的報應，如果說是天有眼睛，其誰能信呢！他哽哽咽咽一直訴說了這一大段淒涼的身世，不禁淚如雨下。夫人回首向店主娘子說：老板奶奶，我得請教你一聲，她方才所說的是真是假，你一定可以明白的了，你可以證明一聲。店主娘子立刻就說：太太，燈光菩薩照着我的嗓子，我不敢對太太說一個字虛浮話的，紅雲姑娘方才所說的完全是實情實事，爲了他母親病了一個胃隔症，我也曾給她買過好幾帖古驗靈方呢！夫人聽得，立即命紅雲將張媽叫了進來向他問道：你在紅雲的身上總共用過多少錢，現在須多少錢，你就可以給她自由了。張媽見宋太太這樣的大人大馬派頭，先已怯縮了一半啦，那裏還敢多討錢呢，立刻向夫人

說：太太！我敢發誓，我瞧她父親挺在牀上沒有錢下葬，才給他這個變通的辦法，一些也沒有逼良為娼的壞念頭。除了紅雲最初的借款一百元外，餘下零零碎碎又借了我二十多塊錢，只要她還了我一百五十塊錢，我馬上就將那一張借據還給他。夫人見張媽並未有什麼苛索留難的意思，便對她說：那麼你就回去將一張借據拿來。張媽雖然是一個鄉鎮上的老鴛鴦，可是他比較一般老吃老做的真正妓院中的老虔婆好得多了，她見宋太太願意出來替她贖身還債，當然不敢故意留難的了。立刻回家去將一張百元的借據拿來交給了宋太太，笑道：太太！你老人家真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了，如果太太再遲幾天來，說不定這孩子將要被債主勒逼得破了身子，那可就不容易嫁着好人家了，縱然她的運氣好，嫁了出去將來也難免他的丈夫啓疑而弄出不幸的結局來呢，阿彌陀佛，她怎樣來現在還是怎樣的去，我總算交代良心得過去啦！可不是麼，太太既然給她還了押身債，但必然也將爲他此後的日子打算了。店東娘子向她笑道：好了，這個還用得着你來多擔心事麼？儘請不要愁，太太不救則已，既打算伸手拯救這丫頭，還不是救人救到底麼！宋太太回頭對春燕望了一眼正要說話，可是聰明的宋小姐已經了解她母親要說什麼話了，她一溜煙跑到後邊去，一會兒出來，先將兩疊兩百塊錢鈔票放到了張媽的面前說：請你點一點數目罷！這是兩百塊錢。張媽來不及接過去，只往袋中塞，一面又笑道：好了好了！老太太還會有假票子，或短少分文麼，絕對不會的，宋太太止面向店東娘子說：老板奶奶是中證，今天我們錢據兩清絕對不能再生什麼枝節，不要等到我們走後，你再與紅雲有反悔的舉動，她連連發誓道：那除非我姓張的失心瘋了，才會這麼做呢！我是實在存心想幫幫這苦命的姑娘，祇苦我自家也常鬧窮啊，難得太太做大天的好事，我……店東娘子微笑插口說：不須

你多撇清老實說便是太太回府你敢有什麼花頭出來，就憑我們老板就不怕不會服事，你到直手直腳休想還價，張媽忙搖手笑道：除非我不想吃飯，那就與你們老板碰釘子了。不然我自知絕對不敢的，好了！我還得到西邊高昇客棧去瞧瞧紅花呢，好太太，祝你老人家修子修孫多福多壽。這婆子懷着二百塊錢，忻喜無量的回去了。宋太太笑容可掬的叫紅雲在她的旁邊坐了下來，向她笑道：你不要怕難爲情，你除了這婆子地方二百元負債還有誰，你不妨細細報給我，我會給你完全付償給人家，然後除了給你母親相當的醫藥費用，我還得爲你推荐一個職業，好讓你自食其力，去贍養你那可憐的老母，紅雲感激得祇有流涕無言，停了片晌才慢慢的說：零碎債並不多，因爲人家皆知我窮，不肯多借的，祇有華昌雜貨店大塊頭老板，會一次借過三十元給我，不過他借錢給我的用意並不純正，說得難聽一點，他竟想借這區區的三十塊錢來破壞我的童貞，幾次曾以無恥的謔語穢言，向我調戲，都被我正顏厲色的拒絕了。那知這個卑鄙無恥的市儈，見我不肯接受他的要求，他竟會立刻扳轉面孔來向我討債了，我沒法子想，只得向他情商十天內，給他三元利息，這才暫停討索，此外呢，三元五元的雞零狗碎不到二十元就夠了，全部大約有五十塊錢就行了。夫人點頭道：我又要向你問了，你的文學根底如何？假使說叫你去担任一個家庭的教師，不知道你能否勝任麼？紅雲點頭說是的！如果學生是高小初中兩級程度的話，那麼我是能夠勝任的，夫人非常的忻喜道：既然如此，那便好辦了，我有一個表妹嫁與海州城中魯縣長爲室，已有兩子一女，都在幼稚的學年，可是這三個孩子之中，到有兩個是頑皮到十二分的，送到普通的小學校中去，兀自沒有什麼相當良好的成績出來，所以急切需要一個能耐着性子的女教師聘到家中，慢慢的教導他們，使上正軌，你如能了解我的意思前往

用心教導，則我的表妹，天性敦厚，她絕不會辜負你的，姑娘，我現在想瞧瞧你的文學如何，老板你且給我拿一份筆墨紙硯到我的臥房中去，她說着又向她說：姑娘且隨我來。紅雲就起身隨着她母子回到後面後臥室來，在明間中瞧見國藩坐在他父親的足邊，雙手捧着沉悶無語。宋太太朝他注了一眼也不再責斥他了。可是紅雲倒十分侷促不安起來，幸喜作文的地點是在房內，聰明的春燕小姐很快的就將門掩上了，夫人出了一個題目是「論中國積弱的原因」。紅雲不稍遲疑拿起筆來，很快寫出一篇近千字的文章來，不獨理論十分透澈，而且字跡娟秀挺拔，竟較春燕寫出來的東西還要漂亮而切實際，縷論中國積弱之歷史，從有清中葉末季咸同年間起始直到民國現在，文中洋洋灑灑痛詆清庭之昏庸懦怯，更論及民國以後之內爭不已，大喪國本，同時來以去弱爲強之高瞻遠矚，使夫人讀罷贊不絕口，立即以另一副目光來看她了。春燕坐在桌邊向她笑道：紅雲姐姐的文章做得這麼好，你的詩詞一定也很好了。她搖頭說：多謝小姐謬獎，那裏還談得到好，祇是當家君在日，耳提面命的教會了一些兒皮毛罷了。她說罷，又抄了兩首春日偶成與夫初夏卽事，一首絕詩有年來一事經營甚，句不驚人不肯吟之句。律詩中又有午夢最宜初夏雨，丁簾正捲落花風。對仗不獨工穩，着意尤見新奇。夫人本是一位大家閨秀出身，未嫁時有不櫛進士之目，見了紅雲的文與詩，不禁笑向她的愛女說：燕兒你瞧，在斯文掃地的今天，那有這樣詩文，休道那一班大學高中的女生們夢想不及，便是一班英名的所謂大學教授，甚至自吹自擂的小說家文學家，能夠拿出這樣漂亮東西來，只怕也未見得能有幾人呢？可不是麼，我殊爲你姨娘慶幸，她的孩子得到這樣一位名副其實的家庭教師，不怕她的孩子不走上成功之路了。在上兩個月，我曾連接他五六信，都催我給她尋一個適當的女教席，

我真爲難極了。不給她尋。當然說不過去。給她尋又要好又要備具種種的條件。這確太難了。上海那樣罪惡的都市，滿眼都是衣裳架子吞飯蒲包，又到那兒去找得到這樣一個合格的人呢？夫人又向紅雲問道：姑娘！你母親病倒了沒有？紅雲欠身說：前半個月格於環境的窮困，她老人家後來就沒有舒心展顏的一刹那，於是胃病與肝氣互相發難呻吟牀第，可是近半個月因爲我哀告討債者不要到我家中，有話到張媽那兒去說，我母耳根清淨多了。於是病象好似輕了一點，好的當兒還能勉強自家執炊掃地，因爲常見我要到午夜前後才回去，所以她老人家總是不忍再令我日間不眠，總刮說句罷，與其說她老人家是胃肝病，倒不若說是窮愁病爲佳，假使我跳出這個陷人的圈子得到一個正當的職業，則我母之疾祇少是不會惡化的。紅雲說到這兒，夫人又道：那就好極了！現在呢？我先給你三百元去安排一切，如果不敷的話，好者我還沒有動身。你明天到這兒來，將一切的事情了清還短少幾何，自然由我來完全給你。紅雲連連說：有了！有了！就此三百元已經有得三分之一可以餘下來了，夫人的大恩使我粉骨碎身不足以圖報於萬一了。夫人笑道：不必再說這樣客氣的話。紅雲收了三百元起身向夫人說：時候太晏了，我不願再耽擱夫人的安憩時間了。夫人道：燕兒，這樣罷，你還是爽快一點給我將一封信寫好了，直接交與紅雲姑娘去見你的姑母，省得她明天再多往返了。春燕忻然拿起筆來不到三分鐘，已經寫成功一封婉轉詳盡的荐信了，交與母親過目看了一遍，然後又遞與她笑道：姑娘，你瞧這一封信寫得怎麼樣，還須改改麼？紅雲開口稱贊道：太太真太過謙了，叫我從什麼地方改正呢？她說着便拿了信起身告辭。夫人便叫春燕送她到門外，她千恩萬謝的向春燕說：此恩此德我雖到九泉之下，也不會忘記太太的洪恩大德的，但願吉人天相，福壽康甯，小姐我們到明天再見罷！她

說了，起身回去了，春燕回到後面來，將房門掩上，與母親同榻睡了一覺，待到醒來，已經是紅日滿窗了，她忙張目起身，則宋太太已經起身了一小時了，她爲了愛女隔夜入睡太遲，不願去叫他即刻醒來，迨到她自家醒來，太太才催她快些兒起身梳洗好，預備登山拜佛。不十分鐘春燕已經摒擋得整齊，隨着母親出來。只見宋太爺穿了一件古銅色鐵機緞夾衫，圍龍對花的烏緞馬褂，戴一頂瑪瑙頂子的瓜皮宮紗小帽，正自向國藩訓斥昨宵的事情，太太來了，忙向他說好了！昨夜一頓排頭，也可以說是夠他受用的了，事情已經過去。

第六章 禮佛朝山遭慘禍

不必瑣碎不休了。但願他以後去自尊自重，不要再犯這種類似的無恥行爲，否則可不要怪我們對他不客氣了。今天我們闔家要去誠心禮佛，應該心地光明十分忻悅的前去才對，不必多說了。她說罷又朝小裘說：還不將衣服穿好，難道要我來動手給你穿麼？小裘只得一聲不響的將衣服穿了起來，店老板因爲他的女人隔夜就知照他決定不派店夥前往，他自家領導途程，由西山脚下的孝子谷口入山，一路拾級上去，一望無既，一級一級的大約有三百多級，便到了二層坡上。經過望雲坡一段羊腸險徑，大約有二百數十武的距離，是在玉柱峯腰硬用人工鑿成功的，路面寬僅二尺餘，一邊是直上青冥的高峯，一邊却是一望無底的百尺深谷。走這一段大家都得將身體靠玉柱峯慢慢向前往，走約摸五分鐘，便轉到了吉祥寺的大平坡，朝東折北，更由羊角轉到了第三層的海雲古剎了。此刻爲時在八時半左右，上山拜佛的香客早就到齊的有十分之三，已經在寺中隨喜完畢，用了和尚的素齋，含笑忻然下山了。不到一會，店老板在大寺前一家專

賣香燭店前立定，回頭向宋太爺問道：太爺不是要配上一副全堂的雪燭呢？太太首先應道：當然是全堂，而且大天堂。大士像前須給我另購一副素油的琉璃宮燈，和紫檀香一盆。原來大寺前共有香燭店六七家之多，中有兩家是早年開設的，生意興旺，貨色認真。其他另有五家是因發現了大士聖像之後，臨時由海州徐州分設而來的。店老板因為時常伴着大施主大檀越登山，所以各香店老板帳房皆認得他的，只要聽到他的蹤跡，立即來向他招呼了。結果是由大祥德香燭號接下這一筆生意經，他鄭重知照茶役說：你們可要十分的細心給這位宋太爺配一全堂的雪燭之外，另加大士之前再配上一副紫檀香，與橄欖或烏麻油的五彩琉璃宮燈。香店老板見這樣大的主顧上門，當然是親自出來招待了。倒茶奉煙不到十分鐘配得齊了，由兩個十五六歲的未婚童男用紅木香盒盛着，先自扛了入寺。這兒結算帳目，共有五百二十餘元，由客棧老板簽了收帳的單子，然後又陪着太爺太太等四人入寺了。這一座古寺，據說已經有二千或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已經屢易寺名，香火一向是鼎盛不衰，堪與勞山的上清觀五台的靈寶庵堪稱三分天下，春秋二季的朝山進香者，絡繹在途，疊疊不斷，又況是大士像突然發現，就連兩廣三湘都有大批香客趕來朝拜的。寺共七進，第一進為護法韋陀殿，第二進則為阿彌陀佛皆大歡喜殿。第三進為四大天王殿。第四進，即慈悲大士的聖像所在了。他吩咐兩個小童，每到一殿趕快點齊了各種神佛面前的香燭，好讓宋太爺太太等跪拜施禮，一直到了第四進，便有該寺的知客僧迎上來招待了。店老板立即告訴他們宋太爺地位財富與夫人宋太太的樂善好施，知客聽得當然是歡迎之不暇了，立即像捧鳳凰也似的不離左右了。太太瞻仰大士聖像，果然是金碧莊嚴，慈悲苦惱神態如生，使她感到玉柱峯的高入雲霄，實堪與大士像相媲美。太爺與

太太們都肅然下拜了，接着又由那一個知客僧引到四大王殿大雄寶殿，兩羅漢諸菩薩的像前跪拜了一番。一個小沙彌走過來向知客行禮說：香積廚大司知照過，方才師父簽下去的第九桌素席，已經在東廂方丈外室擺好了，直等師父陪了施王過去，馬上便開席了。知客點頭重向宋太爺和太太滿面陪笑道：荒山古剎沒有什麼珍肴美釀可以款待千里之外的大施主，祇備些黃齏糙飯，聊盡貧僧等致謝的微忱，請宋太爺與太太公子小姐，以及老板一同光臨罷。太爺謙遜了一會，然後與衆人一同隨着他走到了東廂方丈外室中，早見一席素筵，安排停當了，知客僧相陪斟酒，一盃碧玉顏色的美酒，雙手奉到了太爺的面前，笑道：請太爺先嘗嘗小庵中杜製的玉葡萄素酒，這一種酒不獨會吃酒的人喜吃，便是不大飲酒的人，喝上三五盃，也不討厭。太爺拿起了孟子呷了一口，果然芳香甘美，較江南著名的惠泉山名酒還要甘美得多。宋太太與春燕在平時用餐時，都歡喜吃一盃鬱金香或是紅玫瑰一類含有甜汁的酒，可是她們母女倆一喝到這一種特製的葡萄美酒，都極口稱贊，味色香三者俱佳。關於素肴，雖然只有八簋，但隻隻鮮美甘嫩，迥異於上海，無謂什麼林什麼齋的菜肴了。也可以說他們的素肴是上海野人頭的館中無法可以拿出來的，所以春燕小姐一面吃一面却嘻嘻的笑道：好了好了！這樣的佳美肴饌，如果能夠在上海開一家雲台山素食處，那麼我敢保險在半年數月之後，生意得擠破了大門咧！太太笑道：大和尚們都是淡泊名利的出家人，怎麼會這樣的去牟利呢？太爺笑道：你倒不須這麼說，便是派了幾位名廚司到上海去，正式開設一月館子，請俗家或居士們經營其事，不必過份圖利，每年的營餘若干，用着佛像加金，或者施衣施粥，施材諸善舉，不一樣的，是有益人羣的善舉麼？知客笑道：此事未嘗不可以進行，只是上海方面我們沒有多少夠得交誼的同道，與施主

們似乎就不便得多了。宋太爺笑道：「你們只消與我家太太一商量，那便沒有不成的道理。一則她與大地主哈同夫人羅迦陵是非常要好的至友，房子無論在大馬路一直到六馬路皆有辦法可以賃租，談到資本，這一層更是不必煩心，只要我們太太給你們出面去勸說一個圈子下來，一萬而八千又是不成問題的。這一席話竟將一個知客說得眉飛色舞合掌當胸道：「阿彌陀佛，只要太太肯施大功德，小僧必然特選小寺中第一等的廚師前去。宋太太倒也不予拒絕，僅說：「要來開一引小規模的素食館，那倒不是什麼辦不到的事情，不過有一點要請大和尚注意，我是十分希望這一引素食館不開則已，如果大和尚真個願意爲上海吃素者造一些兒口福的話，我主張寶刹的香火鼎盛，十方檀樾，皆大施捨，固不須外來的捐款維持寺內的事了。這一引素食館按月所餘的錢，最好是另辦一個施粥廠與施診給藥的機關，當年不斷，在我的計算下來，這一引店，每日如果做到一千五百元的生意，那麼素菜的利息重厚，就拿四分來說罷，也得有六百元一日的收入，除去開支一切，至少得淨賺四百元一個月，就是四千八百元的純利。以之來維持兩個輕而易舉的慈善機關，那是綽乎有餘的。大和尚如能見義勇爲，則這一場功德實較念佛持齋要高出千百倍咧。知客僧唯唯稱是。祇要太太肯這樣的幫忙，小僧雖操勞忙碌一切犧牲也在所不計了。至太太吩咐的盈餘所得，就地辦理義舉，也是一件極好的事情。做好事作善舉，本來不擇地方的，只要能夠叫貧苦的人們得其實惠，那就功非淺鮮了。但這也是爲太太闔府修福延壽，作善降祥了。又加上了店老板等一班人從旁勸說，宋太太就一口答應下來了。直到素齋用罷，太太叫知客僧拿隨緣樂助的簿子來，助了一千五百元，指定修理大士殿和全堂裝金。又到後面放生園中去參觀一番，裏面除了牛羊驢馬豬之外，還有幾百頭雞鴨和一個絕大的

養魚池。知客僧告訴太爺：這一座放生園以前向來沒有統管的方法，一向是由畜生們自生自滅不加以馴練，現在自從一個外國的僧人名叫梵音和尚的，他獻議於老方丈，叫老方丈下令，在廚房下雞班中提出四個年輕誠實的僧人來分頭訓練各種畜生，實行廢物利用，四百隻母雞做好的雞糞讓他們生蛋，三百五十頭母鴨也設法令牠們排日生蛋，二十五頭牛也取收不少的牛乳，八十頭羊去了取乳之外並且剪下很多的羊毛來，這一筆收入，則每月有人將總數送到了海州苦兒院中去。太太點頭道：是的，這些畜生養畜在園中，也不殺他們，既然使牠無事可做，也應得爲寺中盡一些最低限度的義務，利人不損己。同時至少也得爲畜生輕了不少，只吃不做的罪過呢。說着又在園內轉逛了一些時，日已斜西了，他與太爺們離開了古寺，隨着老板循了原路下山，到了店中已是下午五時將盡了，太太逛了一天，實在是疲倦得不堪了，躺在一張竹籐睡椅上打盹，停了一會子開晚飯了，春燕一面用晚飯一面向母親說道：聽得店老板說，海天浴日是雲台山八景中最壯麗最好看的一種景緻，明天你老人家如果是高興的話，何妨起一個早去看看這種不大瞧到的上好景緻呢？太太忤然點頭道：要遊玩儘明天一日罷，後天我們就得收拾好返滬了。她說着又向在外邊一間中飲酒的宋太爺徵求意見，宋太爺却笑道：這又何須問呢？不過臨時還得瞧我的興緻如何，春燕笑道：媽！何必要拉爸爸同去呢，好者上山的一段路徑已經摸得熟了，就是我們母女倆前去罷了。一夜無話，到了第二天一大好早，太太與春燕很快的下床，略一梳洗便一同出來，那知宋太爺與國藩兩個人在半小時以前先後動身了，他們生恐去得遲了瞧不到這偉麗的天然奇景呢，春燕便與太太各自雇了一輛人力車，拉到了西山谷口停下，春燕付了車資隨着太太向二層坡進發了。可是此時已有很重霧氣圍繞着山腰了，

她由二層坡向三層上走的時候，霧氣更濃，幾乎在三尺之外，就瞧不見一切了。太太一面走，一面關照她的愛女，脚下留心，到了天柱峯的一段危崖狹徑時，還沒有走到十餘步遠，就猛聽得太太突然慘叫一聲，春燕正扶着石壁朝前慢行的時候，聞聲急視，便見一個黑影子一閃，直跌到了百尺危崖之下去了。她幾乎將真魂嚇得出竅了，她大聲呼救，可是在這一種環境中，固然是沒有什麼人行走，便是有人行走，也不見得有人會趕來的。再退一步說，便是趕了來，人已墮跌到百尺的危崖之下去了，又有什麼方法，可以能起死回生的，救活這位可憐的宋夫人呢？春燕哭得聲震山谷，力竭聲嘶，可是又有什麼用處呢？她只有回到客棧中來，將這個慘痛不幸的消息，告訴給老板夫妻，他們都驚得呆了，連聲唸佛道：「天爺爺真是沒有眼睛了，這樣一位活菩薩太太，竟會遭到這樣的結果慘報，此後還有什麼人再敢行善呢？待到店東夫妻二次領着春燕趕到山的南面玉柱峯下的低谷口，早見夫人倒在血泊中，頭已撞得四分五裂，死狀慘極。春燕痛徹心肺，顧不得崎嶇不平的亂石絆足，直奔過去，撲在已死的慈母身上，一聲也沒哭出來，竟自痛得暈厥過去了。店東夫妻趕緊上來將她盤坐起來，擡髮拉臂，烏亂了半天，才聽得她哭出一聲苦命的親娘啊！她霍地立起來對準了石壁一頭奔過去，就預備……幸而店東的手腳快，一把死力的拉住不放，她號啕大哭，哀聲震動山谷，隨來觀看的老幼男女，莫不陪着流淚。都可憐這麼一位慈祥仁愛的宋太太，竟遭到了如此的下場，不怪阿誰也得要說天無眼了，此刻已經霧散日出，宋太爺正從山上觀日下來，得到這個消息，真是老淚橫流，捶胸頓足，在夫人的尸體旁邊滾成一團，將一身綢緞的袍褂，只滾得像泥牛一樣，再一會又是一個少年大哭奔到，伏在夫人的遺體上力竭聲嘶，痛哭不已。聞人越聚越多，不一會山上的寺庵中住持僧與知客僧等也自得了

消息，先後趕了來慰問，春燕已哭得眼腫如桃，聲音暗啞，卡不出來了。只是抹着前胸，哽咽抽噎，老太爺也是僅有乾喘的份兒，國藩吼哭了大半天，店東家不住價分頭的勸說他們，不能讓尸身暴露太久，這一句話提醒了宋春燕與宋太爺了，她忙拭淚向父親說：爸爸快些與店東伯伯商量，先到城中去購買棺木衣衾來收殮母親要緊，宋太爺強忍着悲啼，起身與店東先自走了，她又向國藩說：哥哥快去將母親的夾大衣與旗袍先拿兩件來，將他老人家的身體掩蓋起來啊！國藩揩着熱淚動身去了。店東娘子一面着人到家拿椅凳和毛巾，一面又令去取洋傘茶壺等應用物件，不一會已由店中的茶役們抬了一張獨人床來將夫人的身體移放到床上來，由春燕用大衣長袍，先自蓋好了，然後才由店東娘子勸她進些茶水，可憐她的嬌喉已經完全毀傷了，不能朝已死的慈母望一眼，因爲望了一眼，便增加她內心的刺痛啊！她伏在店東娘子的臂上不住的流淚飲泣，直到了下午四時許，宋太爺已經與店老板在城中的壽器店揀選了一口楠木大材，又配上正一品夫人的前朝殉葬的禮服，爲了天時將晚，不得不由店東夫人與隔壁茶館老板媳婦子兩個動手，將夫人葬服穿好了，匆匆入殮，然後且將棺柩轉抬到飯店左邊一間空屋中暫厝下來，依太爺的主張，次日便雇一艘民船沿運河南下，可是春燕不肯，哀求父親展期一星期，預備請下古寺的名僧來給老母做七天佛事，然後再運柩南下。宋太爺強她不得，只得依了。到了第二天她親自上山去請知客，聘請寺中幾位有道的名僧，就借了飯店大天井中，搭起天棚來預備做七天水陸經懺大會。當春燕在晨光曦明中，拾級登山時，不期而然的又想到昨天早晨那一幕，終身不能夠忘記的慘劇，她的慈母是在二層坡轉向三層的玉柱峯下的微崖上失足落下去的，真正地點，就在轉灣向上的三四十步，那個可怕的地方，她猛然在思想中鑽出一

種特殊的疑慮來她在回來下山的時候一個人又滯留在她母親失足落下去的地點不肯即去她仔細的視察這一段斜坡向上的樞仄危崖的石道上，因為這一條彎曲的仄道是暗灰色石頭上鑿成的，所以深恐人家在朝暮視瞧不大清楚的，特地在緊靠危崖邊緣上安置着雪白如玉長約一尺許橫每七寸高六七尺的白板石塊，六隔三尺，即有一塊，有了這一種白白色石頭作界限，即使在大霧中或夜晚時走這一段路程時，一目了然，不會跨到這白石塊界限外邊去而墮崖殞命的。爲了這一點，却又使她想到昨天早晨走這一段路時的情況了，她是記得當時清清楚楚，比着這一條白石子界限的裏面向前行走，當時聽得母親慘呼於三尺至五尺以外時，她便嚇得僵住了，她本來便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她不知怎的忽然想到……是一個突然的啓示，她堅定的相信她母親的送掉生命，是無可疑義的被人謀害了！可是她是沒有辦法可以使她這一種設想能夠證明的，她呆呆的立在危崖峭壁上，默然沉思了老大時候，依然想不出一個理由，來證實的判斷。而宋太爺與國藩先後已尋到山上來了，見她立在出事的玉柱峯腰，不時以手帕拭淚，見了父親與義兄來了，又是一陣酸心，不禁痛哭嚷道：爸爸！我相信我的苦命母親定是被人設法謀害斃命的，這一條路雖然說是狹仄險隘，可是到底還有二尺至三尺的寬闊，而且有極明顯的白石塊兒作爲限界，怎麼會失足跌墮到危崖之下呢？啊！真冤啊！我是不能相信我母是失足自殺的，我母爲人平素是多麼精細，而且又不是七老八十，眼花耳聾，視線不清的了。宋太爺連連搖頭勸她道：孩子！不要這麼胡亂思想了，你應該仔細的，四下裏打量一下子，如果有人真要來謀害你母親的性命的話，那麼，除了由後面用力推她到崖下去，只有在前面抓住她拉了下去，除了這兩種而外，兇手難道會貼在削直的石壁上或是倒掛在危崖口邊麼？那是

武俠小說中的飛簷走壁、俠盜之流，倒底不是事實，乃是空洞的理想啊！下去罷，還要打點一些精神來，還要準備佛事的排場，國藩也插口說：「妹妹！你不要出奇的亂想，你想罷，母親何會有什麼仇人，而且有謀害她老人家生命的大仇人呢？」我以爲她老人家昨天入睡的時候太遲了，而今天又起身太早了一點啦，而又不常登高，這一定她老人家必然是一時頭暈而發生這一種慘劇了。宋太爺也以爲國藩的理論有根據，而且切合事實的，不過春燕却依然不肯接受這一種理論，她暫且快快的離開了這一個慘痛不忘的地方。返店之後，她依然是念念不忘方才的情況，雖然忙着幫助父兄照應僧人等，可是他是無時無刻不在深思，想的準備將老母失足墜崖的慘劇，思索出一個相當理由來證明她的理想不差。這樣一直到夜深人靜，她依然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直到午夜一時許，涼月入窗，晨風習習的當兒，她忽然在床上縱身坐了起來，放聲大哭道：「我娘死得冤枉啊，我必須要捕到這個惡徒爲我母報仇……她的哭聲竟將間壁的老父與義兄驚得醒來，忙高聲安慰他道：『癡孩子，母親已經失足了，你還兀自癡想的什麼，我簡直不能信有人害她，尤其這山腰裏，誰是她的仇人呢？好孩子，安靜點睡罷！你每一次哭都使你老子萬箭攢心，不能容忍，須臾啊！唉！人死不能復生，你要苦壞了身子，那叫我這個孤老頭兒倚託伊誰呢？好孩子千萬不要過分悲傷了。國藩也自想出些話來，婉勸義妹不要分外的悲苦了，可是却聽得她在裏面抗聲辯道：『你倆均在夢中呢，我現在已經料定這是一幕陰險狠毒的謀殺慘案，到明天早晨讓我再去再檢查一下子，如果合了我的理想，那麼，我才來宣佈與你們聽，到了那時管叫你們就不說我亂想了。唉！惡徒的手段多麼毒辣啊！他不獨要害了我母親，並且也想連我一起斷送了性命呢。宋太爺那裏肯信她的話，喃喃的說：『天下事，無論如何總不能拋開』

了根據講空想啊。好好的安眠罷，一早起來還要招待和尙們。還要化焚衣服寶庫給你母親。屠事儘多，好孩子，你得依從你的父親罷。春燕生恐累得父兄也失了眠，只得默然躺在床上，愈想愈像，愈想却愈可怕，如果自家聞得母親慘叫時，帶緊了脚步趕上前去，那可就了不得，準是隨着母親一同到陰間去了。她恨不得馬上天便亮，好使她趕到山上去證實她的理想差也不差，可是越是心急如焚，而老天好像是有意尋她玩笑也似的，儘不天亮，她等得頭昏目眩，稍打了一個瞌睡，却見雞鳴天曉了，曙色由外面透進來時，她不待天亮，立刻起身披衣下榻，隔窗叫老媽子送些面水進來，她亂吵的隨意措了一把面，勉強又喝了一杯開水，宋太爺與國藩皆怕她要鬧出什麼亂子來，他們都不敢再睡，先後均起身了，宋太爺便問她道：燕兒你起得這麼早，是預備到那兒去呢？她並不說話，披上了一件夾大衣，向外就走。店老板與宋太爺等就不得不跟着她走了。她也不到別的地方去，一直拾級登山，又趕到那一個最令人慘痛難忘的出事崖面了。她先自在那裏徘徊來往四五次，又自俯身下去視察用爲路標的白石塊兒，伸出纖手拿起一塊來瞧瞧底面，重又放了下去，又細細的將那一段的白石塊差不多每一塊都視察過了，此時宋太爺與國藩等不得不以警奇的目光注視她個人的行動，她迨將這一段的白石塊視察完畢了，突然痛哭起來。宋太爺和店老板慌的過來前後將她夾住，重自下山到了山下，她拭淚向店老板說：煩你立刻派人到城裏去給我們報告縣府，要求派警探下來捕緝兇犯罷。我母被人謀害是毫無疑義了。店老板更不知是那兒來的破綻給她瞧出來，回到店中，春燕提筆揮寫冤案的經過，要求縣政府立刻咨令公安局選派幹練的探員到雲台山來調查慘案的真相。店老板立刻請了一個會騎腳踏車的朋友，拿了 she 撰的冤狀趕到城中去報案了。直將一個宋太爺急得只

是頓足道：這是從那兒說起的，我們遭了這種天大的不幸，已是夠得苦惱的了，怎地你竟異想天開，硬會疑到謀害上面去，停一會子城內那一班無風三尺浪的警察們下來，不具自尋煩惱麼？何況一個不對勁，他們又必以開棺相驗爲要挾，你母親已經死得好苦了，爲什麼還要如此的難爲他，他老人家搖頭不已，歎息不停。可是春燕却好像胸有成竹也似的，絕不爲老父的勸告所動。至於國藩呢，他也不直他妹子的舉動，不過不好意思深切的勸說她罷了。店老板在送狀詞的動身之後，却來向她問道：小姐你倒底得着了什麼證據，可能先告訴我們聽聽麼？她却搖頭說：不能！我要等到官方有人來才能宣佈哩。到了下午二時許，警察局已經派了一名警長一位巡官，還有四名警士，全副武裝保護着縣長呂迎祥氏一同到了雲台集，宋太爺只得和子女出來迎接，呂縣長原是一個美國留學生，頭腦清晰，爲人精幹。那個巡官姜俠仁，却又是留學東京警校畢業的幹材，他在連雲港任職七年，曾破了無數的偷竊姦拐的罪案，他最近還被青島市的公安局請去破獲了一件驚人的姦殺案子呢。縣長是江南丹陽人，姜巡官却是皖西桐城籍，他倆的北平話說得很好，所以言語方面便少了不少的隔閡麻煩了。

第七章 疑雲陣陣難捕凶徒

他倆先與宋太爺寒暄了一陣，接着呂縣長就問起了命案的始終，春燕就插言道：請要請縣長特殊原諒了，家父本來就患一些重聽的毛病，又以遭此大故，神經所受的刺激太深了。所以我要求縣長，還是讓我詳細的回敘慘案的經過罷。呂縣長靦然的點頭道：這也好！便是你說也是一樣的。她便將母親由店中起身

說起一直說到慘呼墮崖爲止，她止不住淚落如雨的悲呼了，縣長：這是一幕駭人聽聞的陰險惡毒謀殺案啊，幸而我不會跟了上去，否則我也將與吾母一同橫死在異鄉的山石堆中了。呂迎祥一聲不響的靜聽着。可是姜巡官却開始詰問她了，小姐你一定是以爲是謀殺案麼？她連聲道：這當然啊！我並且尋到了確實的證據了，姜先生，要請你費心調查實在之後，務要促住兇手啊！不然我母雖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啊！姜巡官且不再提案情，儘是和她交談着，宋太太在目的爲人怎樣，外邊有沒有不懌於她的人？春燕却搖頭說：若談到吾母的爲人，雖不能算是一位婦女的完人，然而賢妻良母四字，我母當之是毫無愧色的。她又暢談了半天，宋夫人在日接待親友是如何的真誠和靄，對待下人以及貧苦的乞兒叫化，又是如何的仁慈施捨，一直談到了下午五時許，呂縣長的意思預備到山上去先勘察出事的地點，可是姜巡官却以爲不必如此着急，最好待到明天早晨去調查一切，他是一個久於偵查事務的著名警員，當然有他的成竹在胸，所以呂縣長倒也不願與他意思分歧呢，可是他的意思呢是要開箱檢視夫人致死傷狀，春燕却不能同意的說，抱歉得很，這一層要請求免掉罷。因爲事實上是不需要檢視的了，我年雖幼，但這一點道理還懂得，如果我母親是從一丈至兩三丈高跌斃，那是必須要檢查。因爲傷痕往往能幫助調查工作的順利，或竟因此覓得線索，可是我母親是從數十丈高崖而墜到深谷中去的，還有什麼傷痕可以調查檢驗呢！縣長認爲理由充足，於是這開箱相驗的這一幕就免掉。姜巡官要即刻到山上去調查實在的情況，春燕却主張到山腰上實地去調查，宜乎明晨太陽未曾出山的當兒去，因爲那才可以得到情景逼真的樣子。縣長等當晚就下榻在這飯店裏面，到了明天清晨五時許，縣長便起身來洗面嗽口了，巡官也跟着起身了，春燕是通夜無眠，僅僅在天將明

的當兒打了一個嗑，便自起身來，陪同縣長等一齊到山上去調查出事地點情況了。春燕忍住了一肚皮的悲傷情緒，到了前日出事的地點，她指着地下的那一行辨路的白石頭向縣長說：「現在呢，我已經有了一種非常確切的理想了，要說我母在失足墮下的原因是頭暈目眩，或是其他突然變化，僅能說是百分之五而已，因爲我母生前身體是非常的結實，毫無疾病象徵。只有某一個人設法佈下網羅，使我母毫無防備的而跌墮下去，那奸徒得遂他的毒辣害人的志願了，可不是麼？現在我要請縣長與巡官們，以尋常的理智來解釋這一慘案的行動與結果，那是我所非常的感謝。縣長與巡官徘徊在這一段山崖上，大約有一刻鐘之久，巡官突然向她問道：「小姐當你陪同宋太太人到山上來時，也像今天這樣的晴朗清明麼？」春燕忙搖首說道：「不！那天有很重的霧霏，差不多在五步之外就瞧不見人影兒了。縣長插口說：「這樣說來，我假定你母親是被兇徒出其不意的，在旁邊用手拖下去的。」春燕道：「這個假想是不能夠成立的，如果真夠如縣長所說的那麼，兇手行兇之後，必然要匆促的逃走，便是我瞧不清他是個什麼人，可是他的腳聲那是我可以聽得清楚的，我母發出最後一聲慘厲的呼號，我僅見他老人家的影子一閃便傾跌到岩下去了，確實沒有瞧見第二個人影子或足聲。巡官却不卽發表他的意思，只立在山腰石路上不住的俯視那一段白石塊，過了半天才抬頭向春燕說：「你們太太人落岩的地點，確實是這一段嗎？」春燕點頭道：「是的，一點也不差。是轉灣第五塊白石頭的地方，他聽得乃又躡身下去，伸手將這第一塊到第五塊白石頭挨次的一塊一塊拿到一邊來仔細檢查着，春燕慘然說：「對啦，巡官的意見與我是走在一條路線上了，不過……巡官仰面微笑道：「是不是一時還沒有方法可以證明這五塊指路石移動也未，宋小姐，你的目光與見解的確是對的，可是我現在

已經找到了一個切實不移的證據了。你來瞧：你在昨天早晨曾經移動這五方石頭沒有？她搖頭道：沒有。有，僅僅仔細的察看石頭以下的塵土的痕跡，確是新被人移動過了。縣長至是也就恍然他倆所說的意見了，他便插口說：這事是極容易分析的，他走過來伸手去將第六塊白石扳過來仔細一瞧看，只見反面有少小泥蟲，與硬殼小蟲在爬動着，他重行將白石按放到原處去，重又去板過了第五塊白石來一望，不由的厲聲說道：對啦！果然證實了我的理想是不會錯過的，好罷。我來解釋罷，每一塊白石，如果沒有動過的話，則下面的小蟲絕對是不會死去的，你們瞧第六塊是不會動過。所以翻過來小蟲豸兒都是活的，但是第五塊可就不同了，你瞧所有的小泥蟲一大半都是死去了。怪不得宋小姐力持異議，果然是一幕驚人的暗殺案啊！這時隨同他們同來的宋太爺與裘國藩等，恍然大夢初醒一般地面面相覷，宋太爺不禁老淚縱橫的說道：務請縣長與公安局巡官要爲我們作主，我們到這兒來人地生疏，實不知在什麼地方開罪了何人，竟下這樣的毒手，將內子置之死地啊！唉！縣長重又一塊一塊的將五塊白石全翻過來查看一下子，搖搖頭說：這惡徒的手段也太慘毒了，他竟利用早晨的大霧漫天視線不清的當兒，在夫人先一段路上山，計算當在五步之前，他預先將這轉灣去處指路石塊很快的搬移了朝外岔開去，使走的人只認着白石標記而上了他的毒計，他的確預備一下子謀害了夫人與小姐兩個人的，却不料小姐沒有奔近來，一聞慘呼就趕緊下去了，他正好趁這個空子重行再將標記白石頭很快安置到原處來的，如果不是小姐細心體察到這一點，那間直便沒法可以判明是二幕兇狠惡毒的謀殺案呢。這證據却已十二分的明顯而充足了，我們且回去罷，慢慢的討論。大家一齊下山重又回到店中來，縣長便將春燕叫到店老板的帳房中叫閒人一齊退了出

去，他便開始和她討論慘案的種種了。縣長道：小姐你的聰明仔細果然是值得我佩服的；不過有一點我得問你，太太在日，你既然說毫無一個仇怨之人，那麼到雲台小鎮來更是沒有人會來謀殺她的了，你能夠發出與衆不同的理想，那必然應該有一種特殊的啓示或意外的發現罷？你應該告訴我了。春燕皺眉沉吟不語，縣長方欲開口，姜巡官走進來了。春燕仍然沒有話說，縣長撥轉話頭對巡官問道：兆飛老弟，你瞧這案子的重心在那兒呢？依照春燕小姐表示太太在日是沒有一個深仇大恨的人呢，你爲他着想一下子，巡官突然提出發問了，那個西裝少年是女士何人？她告訴他是自家的義兄裘國藩。巡官好像發見什麼也似的趕着又道他是那兒人，是不是任府上呢？春燕只得將母親在五年前收留這個無父無母的孩子，把以往歷史完全詳細的說出來。巡官咬着下脣又問道：這番來敬香是他自己要求來的嗎？他平時品格如何呢？你母親平時對他的印象如何呢？春燕忙道：這個倒不能亂說，我母在日對他的行爲品行是相當的滿意，祇不過在前夜他瞞着我們在前邊房中叫了一個土娼婬子，給母親知道了痛罵了一頓，並且給那個土娼用了幾百塊錢贖了身，正預備荐她到海州城中作家庭教師，她沒動身我母親就爲人謀害，她還來撫棺痛哭了一天，今晨才給我勸得動身了。巡官朝縣長望了一眼，縣長開口道：你不是說過的一家四口先後分兩批登山嗎？你可知道是你們老太爺先登山，還是他先登山呢？她道：這個我可不知道。縣長道：他倆自己怎樣的表示呢？她又搖頭道：這恕我寸心已碎，絕對沒有想到這一層，不過在出事之後，却是我父親先自在山上趕到，過了一會才見他來。姜巡官沉着說：這又岔了，不如請他們二位來當面一問來得明白些，不必如此猜測了。春燕點頭出去，不一會兒，她與老父與國藩一同進來了，巡官這才重行向國藩打量了一下。然後向他問道：你

便是宋太太收養的義子嗎？國藩見他板下面孔，像審問盜匪一般的，不覺有點侷促不安起來，低聲應了一個是字。巡官又問道：你覺得已死的義母對待你怎麼樣？平常的日子，她曾干涉到你的私人生活麼？你應該忠實的告訴我們。國藩道：我簡直不能以言語來形容我的義母所對待我的一番深情厚德，她老人家便是對於自己所生的春燕也不過如此的仁慈博愛而已！我沒有她老人家收養我，直到現在，不消說我依然在街頭露宿乞化呢。怎麼能夠擠身於上流社會之中作一個大學生呢？巡官又道：我聽說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你突然爲你義母嚴厲責罰過一頓麼？他紅了臉，愈顯得侷促不安起來了。他免強的說是的！我確曾被他老人家責罰過一頓的。巡官道：在那時我以爲你是以爲難堪到十二分的了，你以爲毋台丟臉莫過於此，是不是？你說罷！國藩點頭道：是的！在當時我確曾有過這樣氣憤與歪曲的思想，後來見我母爲那個可憐的妓女贖身，並且爲她推荐了一個噉飯養母的去處，他老人家的仁愛精神與高尚的人格，直感召到我不期而然的流下淚來；我自悔自慚是個殘忍卑鄙的人，再也沒有我母那樣能夠愛人以德菩薩心腸的。巡官又道：我要問你，你在第二天爲什麼不等候太太等一同上山去觀日景而一個人獨自上去呢？他有些憤怒了，忙道：呃呀！你……你是在當我對於母死的慘案有什麼嫌疑嗎？唉！那只有上帝知道了。我所以不待她老人家與妹子一同上山的原因，老實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前一夜的事情我沒有忘却，深覺不好意思。看到她老人家所以才先走的！巡官道：那麼，你又爲何不與你的義父同去呢？他忙向宋太爺說：爸爸！你老人家儘可說一句公道話，我當時不是曾問過你老人家兩次嗎？你老人家說要吃一些點心然後動身，我便性急先自去了。縣長道：在山上觀日的時候，你可曾與你義父碰見麼？他搖頭說：怎會碰見，當我坐到望日產的六角亭中，

還不到二十分鐘，便有人大聲說朝天玉柱峯下跌死了上海來的一位女太太了。我猶如在胸堂的面前吃了一刀，已有八分料瞧到必然是我母了。待我奔下來一看，可不是她老人家還有誰呢。巡官至是停頓了半晌不說話，儘是朝着國藩上下打量不已。春燕的心中也起了惶惑啦，如果說一定指他為兇手，假定是他昨晚的餘恨未消的話，那他必然要在父親之後登山，斷不會先自登山的。國藩不知怎兩眼一紅撲簌簌淚如雨下的說：如果誰能將這兇手捉住了，那麼我便是陪同兇手一道去槍決也是願意的，唉這絕不是我畏罪圖賴，我憑什麼理由要去殺害她老人家呢！除非是失心瘋了，敬請縣長與巡官兩位先生千萬不要錯疑到我，而讓真兇手逍遙法外啊！縣長立即向他安慰道：裘同志，你可不這樣的多心過慮，要知道這是我們應盡的職責，不獨要問你，便是你們尊太爺與令妹皆在嫌疑犯之例的。譬如我要說了，和死者一同上山的是春燕女士，又在大霧籠罩之時，她假如將母親從崖上推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再說到尊太爺做出移動石塊而引太太墮崖殞命，也是可能的，但我們必須要在可能中找不可能，又在不可能中想到了或者可能，斷不能夠一味抹煞了事實，專憑理想說話的，現在我們要說到大小姐的可能中必不可能的理由有種種，第一種當然是母女天性。第二種她如今既已得手，一個人也沒有看出來，已經準備移柩回籍了。她竟力主報案請緝兇手，她不是自己和自己開頑笑麼？天下雖大，斷無如此矛盾的怪事，所以我們能疑及任何人，却不能夠疑及春燕小姐的。可不是麼，我們應該從事實方面着手辦理，國藩先生是一個非常明白的人物，如果是與本案稍有關係的話，那倒不妨立刻忠實的告訴我們，我們自有這個能力，可以儘量不使你受到一些兒苦楚的，國藩眼淚一直流到腮邊說：這只有上帝知道，唉！只有上帝知道啊！自從我妹妹春燕發表了我義

母是的確被人殺害之後，我就自家知道立在嫌疑的地位了，可是有一點我是可以對得起我自家的，乃是對與已死的義母不獨做夢也不會怨恨過她老人家，我便是前天晚間受到我母嚴責之後，上床就覺得自思慚愧無以自容了，可不是嗎？方才我一句話已經代表到底了，只要兩位能夠將真正兇手捉到，要怎樣便怎樣了。縣長朝春燕望了一眼，春燕也在沉思着，她回頭向老父問道：父親你老人家可會知道是他先到山下來還是後下山來的呢？宋太爺皺起了雙眉也向國藩望了一眼然後說：好啦！我不能說冤枉人的話，他却是我先起身先上山的，但有一點可要說明，便是我到觀日崖上祇瞧見了三名不相識皖籍香客還有五名女的，有蘇杭口音的，却始終未曾望見國藩在那兒。國藩忙道：老人家沒有瞧見我這也是事實，因為我第一日瞧見那崖面北端有一座朝音閣，我在那天上去的時候，就與一個甯波香客姓陳的攀上朝音閣上去了。警官儘可以調查，那個姓陳的住四合居飯店內，也可以立即尋他來對證，而且這人是一同與我聞得慘耗而飛奔下來的，這縣長便命客棧主人親自趕到了四合居去一問，果然給他帶進一個三十上下的中年紳士來，穿着一身非常華貴的西服，見了縣長並不怎樣的恭敬，祇是一點頭就坐下來問道：縣長忽然叫在下到這兒來有何見教呢？縣長立即指着小裘向他問道：敢問閣下，這人你認得麼？他朝國藩一望便笑道：本來呢天南地北各自一方，怎麼會認得？只是……也便是前日這兒有一位姓宋的太太墮崖遇到他在朝音閣上的，他是一位文學很好的高中優秀人材啊！我很佩服裘先生呢！但不知縣長以此問我，有沒有別的作用？縣長向他連連打招呼說：真對不起了，平白的打擾了閣下一次，這才令人心上難安呢。巡官却又向他問道：陳先生府上是甯波麼？此番來此是不是敬香還是參觀大士像的呢？他點頭笑道：在下世居浙東鎮

海，此次也是被幾個朋友一齊拉了來的，所以不好算是朝山，只能指爲看佛呢。巡官又道：你在甯波作何貴業？他被他問得似乎有些兇不耐煩了，立即翻起了眼睛說：如此朋友攀談還得碰我高興與否呢！要知道二位乃是公務人員似乎不應該隨隨便便將昇堂問案的口氣加到任何一個人的身上，我不願作答的，除非你們說出必須要問我根底的來由來。巡官與縣長皆是飽經世故的老辦公事者，見他的態度如此傲縱無禮，當然是不會發怒的了，只得平心靜氣的告訴他的原委，他這才恍然說：關於裘君在何時登山那非我所知，不能亂說，但在我登閣後的五分鐘不到一些就會見他，直到聽得山下出了事才先後同道下山是實情，不知其他。姓陳說了一大篇，果然與國藩所說的不謀而吻了。巡官與縣長沒法，只得又向宋太爺說：現在呢我們只有請問你老先生了，在你上山時候有沒有他人隨着上山呢？宋太爺沉吟了半晌，他低聲道：我的腦筋已經昏亂到極點了，此刻我只能夠追想到當時我在國藩上山之後的十分鐘時，我即隨後上山，在我前上山我倒沒有看見一個人，但是當我走過朝天峯，似乎覺得後面人影幢幢，有好幾個人先後上山的，不過我是不能夠證明阿誰是最後一個上山的。巡官與縣長都躊躇了好半天，想不出另一個理由來。可以疑到另一方面去。要說是宋太太是自殺的或是頭暈而失足，那麼那五塊石頭便不應該移動的，這是縣長向春燕說：宋小姐，你是一個非常伶俐的人當能了解這次慘案，委實是不容易尋出真正的兇手來呢。我以爲最好能將當時在山上望日的客人完全集齊了，然後我們再用辦法來刺誘他們的消息，或者另有所轉。可是又有阿誰可以證明這時共有若干人上山而一個不誤呢，真難說……宋太爺道：我雖未留心，但是現在想來前天上山觀日的人至少也得有十餘人，巡官立即問道：那麼這事不妨用釜底抽薪的辦法，這兒共有幾

家旅館老板來回答道：共有五家，還有兩家是飯店兼代住客的。巡官道：那麼請你去將這幾家的旅客巡環簿以及店主人一齊叫來。店主人奉令前往兜了一轉，重行回來捧着七本巡環簿子，六七位飯店老板走到客室中來向縣長巡官致了敬禮。然後由巡官先自檢閱巡環簿子一遍，遂一向各老板詢問在最近五天內有無江南各埠尤其是上海方面的遊人或香客來下店呢。衆人有的說是有的，也有說沒有，共總有十七個人，其中五個人是上海來，五個人是蘇州來的，更有四個從甯波來，三個從南京丹陽兩埠來的，已有十一人離開此地到別處或返原籍。這十一個人共有三個是上海來的，另有兩個，一個姓張是個六十多歲的念佛老太婆，另一個則是姓趙的四十多歲的病人，是來求醫的。可是另有四個人都是甯波人，隨後召來逐一詢問，由安樂旅館的主人證明這四個人的確都未曾上山去。縣長與巡官至是愈覺棘手了，他倆彼此商議了好久，屏退了衆人，再與春燕相商道：案子果然是謀殺的，不過依照眼前的情形看來，要立刻尋到真正兇手實在不是容易事情，但望小姐回到上海去再仔細留心的調查，令堂太太在未會遇害以前，有無與她過不去的人呢，這兒我們當然要負責繼續暗中察訪，務求水落石出，我們以爲謀害令堂太太的兇手，必然是已離開此間。十一名客人中的一份子，我們更可以料到必然是上海來的人，人事無常，瞬息萬變，斷不能料定是那一個來作此事的，所以我們不能不請小姐三思而行。春燕含淚點頭，允將已走的三個上海香客名姓抄錄下來，一個叫卽亦富，一個張文清，一個洪世豪，又沒有住址門牌，及職業等，何況他們既預備來謀害宋太太的話，那絕對不會留下真名實姓來的，所以只能抄下來當着一種紀念品罷了。縣長與巡官是第三日清晨動身返城的，春燕等待七日道場功德圓滿以後，這才凄然扶棺重行隨老父義兄南下返滬。

第八章 燈光下惡魔難遁形

誓將棺柩寄葬在安徽公墓園地中，春燕回到了滬上之後，絕對沒有忘記她母親的仇恨，她可是又無法可以證明是誰害了她的慈母。光陰易逝，年復一年，春燕的年齡漸長，才識也隨之高增不已，自從與李神鷹結識同伴以至於破了毒手魔王，她的偵探一事一物的能力，高速度的增加不已。直到本書前一章中寫到她兩次被人暗算而未得逞，接受了神鷹的密計，揚言在訂婚之後即將赴香島或美國去遨遊，是啓程的前一天晚間，她與神鷹同時料到如果害她的兇手是在家中的話，無任其目的在色還是在她應得的一份遺產上面的話，當她沒有出發的今天晚上必將有所舉動的。所以她在佯裝入睡的當兒，早已將一柄手槍安放枕頭旁邊了。她的臥室是設在西廂樓的最南的一間中，有兩扇五格的明窗清潔的纖塵不染，月光照射一室，所有的傢具皆可以看見輪廓，床是靠在北邊板壁下由西朝東安置，她是頭西腳東的睡着，房門故意不關，她在暗中不住價的望着房門。十二時的壁鐘敲得噹噹怪響，她是忍耐着等候，同時又有些兇害怕，她只怕這兇手要先下手爲強，她是躺着身子如果是想坐起身子來那便不啻是自己送死了。她要想下床伏在門後，又覺得不是妥善的辦法，她又怨恨神鷹在這種緊張危險的時候不來幫助他，真是急煞人咧！時間之神是刻不稍留的。由十二時一轉瞬到一時！二時！二時三十分！三十五分！月一聲，房門忽然推開了一半。此刻她的情緒簡直是要發狂了。禁不得一顆芳心別別的亂跳不停了。漸漸的瞧到一個人的側影，身材龐大，一件黑披風也似的東西由頭頂上罩下來，左手握着這黑衫的合縫處，右手顯然握着一件可怖的殺

人利器了，她震駭得幾乎要窒息得昏倒了；但她一剎那間意識會來告訴她是最後的奮鬥時候了。但不應該作可憐的恐懼，並且該拿出全副的胆力來應付當前的難關了。她又不敢妄自動彈的致弄成打草驚蛇，那可弄巧成拙，好者有一把手槍在枕邊。只要一伸手就能使眼前的黑衣怪人立刻橫在他的眼前。她只是假裝着呼呼熟睡，覷着他如何動靜，只見他毫無聲息的走到了窗前，再回過頭來好像在探視床上的情狀。大約停了好半天，他才又向床前掩來，脚步極慢，他又像一面走，一面思量的樣子，爲了面孔又黑又爲罩衣所遮沒，只露出一對灼灼發光的兇目，春燕由暗處向明亮處望去，當然是很清楚的，眼見這個黑衣惡魔離開床前，只有三步遠近了，她不能不摸手鎗以求自衛了。那知這枝手鎗竟不知到那兒去了，這一來，竟將一個春燕急出一身冷汗來，而且……只見這個要她性命的怪魔突然露出右手緊握着一柄亮晃晃短柄斧頭來，搶進了一步，揚起利斧對準了她的前腦直劈下來，春燕已嚇得叫不出聲，延頸待斃……說時遲那時快，格獨一聲，滿室光明，一個偉雄的丈夫，其快如飛的從衣櫥中直穿過來，揮起一拳，擊中他的右腕，乒噹一聲，那柄斧頭直落到樓板上，接着一聲大喝道：老狗畜生，敢動！一枝新型的手鎗對準了他的胸口，一手霍的將他的黑披風掀落到樓板上，春燕定睛朝他一望，不禁魂飛魄散幾疑做夢了，列公，寫到這兒你們一定要急不能待的來問我了，這個怪人到底是誰？請勿性急，且聽我慢慢的說來。立在春燕牀前的兇手，在讀者的料想中十分之八是裴國藩無疑，再或有人更疑到另一年徐靈鵠身上去，因爲祇有他倆有闖入春燕臥室的可能，更何況他倆在以往皆曾對她表示過相當的熱愛，如今她終於決心投到李神鷹的懷中去，他倆不消說一定會由妬而恨卒至下此辣手了。這種猜測的，確俱有相當的理由與目光的，但是事實上

的真正兇手乃是讀者諸君所夢想不到的，當神鷹霍然開了電燈，一伸手將他的右腕托住道：你要斬草除根獨吞宋家一份偌大的財產麼！那可不行，除非我李神鷹不在這兒……躺在牀上的宋小姐定睛一瞧，幾乎駭得直叫出來，你……爸爸……你你爲什麼要害我的性命啊！列公，立在宋春燕的身前，不是別人，却是她的父親宋樂山太爺。身上穿了一套黑綢的短衫褲，足上穿着一雙運動鞋子，因爲這種軟底的鞋子走起路來，毫無聲息，手中那一柄藥水利斧已經被神鷹奪了下來。春燕簡直像是做了一場惡夢，她抵死不相信對面站的就是她的父親，她立刻又聯想到雲台山那一幕血案，準是這個忍心無疑的老魔鬼所做的無疑了。她霍的坐了起來，用着仇憤的目光朝他望了一眼，然後咬牙問道：父親！你說出要斷送我生命的理由來，我有什麼地方夠到慘殺的資格呢？神鷹早在身邊取出了一副手鐐，嘩拉一聲，先將他雙手鐐起來。然後對春燕笑道：我一向是將你認着孩子一般看待，果然是一個人事不知的孩子啊！你直到現在還是認賊作父，這不是可憐可嘆麼？誰是你的爸爸，他如果確是你的生身之父，那麼你的母親固然不會在雲台山慘死於崖石之下，而你今天更不會險些兒吃着他的藥水利斧了。我希望你能夠仔細地回想到以前的種種情景了，你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訴過我麼，你說你們老太太未曾遭人暗殺之前，悄悄的將家中一切錢文契摺等存到了銀行的保險箱中去，而又用你的名字，在這一點我就一直懷疑着，如果你們令堂太太與這老賊是花燭佳偶的話，那麼你們的令堂太太當然得將財產的握管權，完全交與他來主持一切了！爲什麼要反而交給你呢？你說罷！這其中一定還有一幕驚人的陰謀未曾出現呢。春燕聽得，一挺柳腰下得牀來，正待說話，瞥見國藩與靈鶴二人先後聞聲從樓下趕上來，快問有什麼事，再望到宋太爺已上了手鐐子了，他倆也

是駭得不知所云。忙問究竟？神鷹先告訴他倆一個大略的情形，國藩咬牙切齒的說：若非老兄細心體察，將這老賊拿住，那麼我母的血債不獨不能取償，而且我只始終居於重大嫌疑的地步，還說什麼呢？天也見憐，乃有今宵的一幕，從此黑白分明，我便對於已死的義母也好安心了，務請李先生要施以嚴刑，迫他將謀害義母的原因說出來，否則上繩上電，死罪固然難免，而活罪尤應讓他吃足了。宋小姐坐在牀沿上不住價的沉思，直到此時她才知道與這老賊並沒有真實的父女關係！如夢初醒，她切齒的向神鷹說：鷹哥，爲今之計，一切均憑你作主了，我以為這奸猾的老賊如不予以嚴刑酷誅，他是不願通盤招認的，此時靈鵠却走上來向這一位冒名宋太爺的老頭兒點頭冷笑道：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了。你初幹的不但悻乎人情天理，却也喪盡了良心，唉！他長嘆了一聲，然後向神鷹、春燕望了一眼。低聲說：神鷹哥，春燕妹，以及國藩兄均請平一平心氣，聽兄弟一言，事已如此，家醜不可外揚，我以為最後的解決辦法，是將他鎖閉在一間小屋中，日給兩餐，聽其老死罷。春燕首先跳起來說：靈哥，這是什麼話，現在我已澈底明白了，他絕對不是我的父親，我是不必再顧惜他了。我要他招出他的來歷來，怪不得我可憐的母親在被害的前半年，就將重要的銀行存摺一齊併藏到大中國銀行的保險箱去，而且用的我的名字，那時我就十二分的疑心了，我母親只是這樣的對我說：你還不知道呢！你的父親是一個非常好賭的人，動起手來而且認大不認小，所以我只得希望你好好的收管了這一串鑰匙，不能讓他經手。當時我也認爲真情，想不到他竟不是我的父親，所以才在雲台山的朝天玉柱峯將母親謀害了。她說到這兒，忍不住珠淚又撲簌簌的落下了，又接着對神鷹說：鷹哥，你要爲我作主，將這老魔鬼押到警局去，非要把他招出毒害我母的一幕慘案來而後處以殛刑，才能使我母瞑目於地下。

呢！可不是麼，當問起我母生前的曆事來，他總是言詞閃爍的混扯過去了，這次饒了他，那麼教我如何對得起已死的娘呢？好罷！任憑鷹哥了。神鷹對這個自稱宋太爺的老魔鬼望了一眼，然後低聲問道：你倒底名誰？且老老實實的告訴我，那你祇少也得少吃一點苦頭的，你可要放得明白一些，不談迷信或果報，可是殺人者死，是人世間的公例。這位假宋太爺到這時才長嘆了一聲說道：罷了！罷了！枉費心機一場空，也不須你們多問了。一切我都承認了，良心早就責罰我，使我終日不安，尤其在太太被我設法害了之後，我沒有一夜不夢見她披髮破面七孔流血的立在牀前，唉！害人終於逃不了自家，還說些什麼呢？他又回頭朝靈鶴道：孩子！你是一個好人啊，爲父不聽你的話，以至弄到兩敗俱亡的今日慘局，神鷹春燕國藩三人突然聽到他呼靈鶴爲子，都不勝驚異起來，大家皆用着詫怪的目光來釘着靈鶴看，靈鶴立起來切齒指着他的父親說：到今天才知道麼？可惜是太晚了。他對春燕道：小姐！我現在不能再冒充你的表兄了。小姐，你的表兄那兒是姓徐呢，却是安慶西門的柳家才是你的外祖家呢。良心驅使我，在時時刻刻的想向你告發我這老子的陰險刻毒。但……小姐！父子倒底是俱有血統關係的，我至今就未能做到大義滅親的一步，還當然是我的懼怯之處了。那一年你們令堂太太在雲台山被害，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定是他幹出來的，也惟有他才下得了這一種辣手呢。這是我曾向他問過了三四次，他是矢口否認有這一回事情的，小姐！我告訴你罷，他在五年以前，令堂未曾遇害的當兒，曾經暗中示意我向你追求，我以為男女相愛要雙方情願，何況我與你尙未到成年，而且令堂極反對這樣的做，爲了這事，令堂與他曾經爭吵過無數次，皆是乘你到學校中去上課的當兒，我是全本明白他的用意，如果令堂不反對你與我爲偶，那麼，令堂也不致於被害了。他的主張我一

向是堅決反對着，我說他是財迷了心竅啦！可是他呢，始終執迷不悟，不過在那時我是無論如何想不到他會謀害太太的；我以為太太待我當着自家兒女看待，分外的愛惜我，日常生活起居，從未較你稍差。如此恩德沒齒不忘的，我來時他便存着這個念頭了，只要你肯下嫁我，那麼你家這一份偌大的家財，不是歸姓徐的所有了麼？我自小就是硬直脾氣，人家腿上肉，絕不能夠裝到我的腿上來，窮通有命強要求不來的。在太太被他害了以後，又曾有若干次在背後使指挑唆叫我向你進攻，我對他的影響越加惡劣了。有一次我被他逼得沒有辦法，便正顏厲色的拒絕他說：男女之事，絕對勉強不來的，可不是麼，你一定要我怎麼樣，那只有叫我回到安慶去。他是恨我恨到了極點，我也會耐心的告訴他，說你早已意不屬我了，絕不能強行挑引，反而要引起惡感來，直到你與神鷹先生正式宣佈訂婚時，他才放棄了娶你為她的企圖。但不知他竟會種下了這樣的大罪惡，因子在心中了。小姐論他的罪是殺了一個頭還不夠的，可是唉！我總是他的兒子，我願意替他槍決……靈鶴說到這裏淒然淚下。神鷹點頭道：靈鶴兄請勿牽身案中，你的人品文章，久為我們所欽仰，我們無論如何是不願將你拉入波瀾的。一人犯法一人身當，何況這種形同惡魔的老子，也不配由你來替他的。他死了社會上少了一個惡人，你死了相反的社會上倒要少了一份推進良好原子，你不能為他犧牲的。你可明白，春燕是要向欠她血債的人伸手討索，與你是毫無關係的。國藩也慨然的說對啦！你最好是置身事外，春燕聽得忙向靈鶴道：你所知道的或者還不就此呢！我得請求你盡其所知的告訴我們。靈鶴低下頭去嘆了一口氣，半晌又朝那個心如蝎虺的父親望了一望，不由的霍的跳起來指着他大聲說：你的罪惡滔天，早就應該現報給人世看了，直拖延到現在，你已經是多餘活的了。你害了幾條性命，你自己

說罷！四個人的生命斷送在你手中，不死何待？他說着回頭向春燕說：「小姐！事已如此，我不願再爲他隱瞞，這不可饒恕的罪惡了。小姐！他不獨殺了你的母親，而且殺了我的母親，我的弟弟，不獨殺了我的母親與兄弟，而且殺了……」他喉頭哽住了半天，才大聲喊道：「這老魔鬼更謀斃了你的父親，這是一幕多麼慘酷的陰謀啊，我隱忍到今天，肚皮快要脹破了。你應該早就去死了，還現什麼世，你那裏還有一點人氣味，便是處了凌遲之刑，絕不會過。我這幾年中心的憤懣，漸恨交織得幾乎瘋了，不瞞到宋小姐還好，我清夜捫心，我爲什麼有這麼一個父親？靈鶴的雙目紅閃，怒極了你假使有一些人性的話，那麼，你必然爲良心處罰而自殺了。小姐！我應該毫不隱諱的告訴你，以往我隱忍不言，簡直是我不可恕的罪大惡極，小姐請聽我的過去追述罷！在春燕不能追憶的童年時代，她的父親名叫宋樂山，是徽州東門的一家茶藥行的老板，因爲祖產豐饒，更無兄弟，獨立門戶，加以長袖善舞，不到三五年他的生意網已經由長江各埠而展伸到東方第一大商埠的上海，舉凡上海的各大洋商茶棧與夫十六舖的藥材行，莫不與樂山茶藥有鉅大數目的往來，後來生意經越做越大，竟而到達千萬的進出一個月，樂山年事尙青，祇有二十四歲，是新婚後的第三年，妻子柳氏夫人，才生下了春燕，在這時他家中有一個經理各埠生意的先生，姓徐名銘恩，年紀長樂山十歲，是一個非常忠實可靠的好勝臂，而且他有一種他人及不來的本領，那便是入山監視收買大量茶葉藥材，向不走眼，別家領班水客時有收進次貨或僞飾的藥材，損失鉅大，獨有樂山行的徐先生目光如電，絕不看錯的。他是一個善於收買小工頭的慣家，就這一種本領，他可算是獨擅了，因爲採茶採藥的小工頭勢力，反而比大工頭來得大，因爲他們是直接行動的人物，不似大工頭僅作偶像而已，此外小工頭還可以有支配貨色好

壞的管權，如果那一家的水客爲小工頭所不喜的話，那麼對不起立刻便有吃到大苦的危險。所以樂山行裏收進的貨色永遠是比較人家來得優越的。如此則上海的各大藥行茶號，不採辦貨色則已，一採辦貨色終以樂山爲第一對象，因此宋老板對於這位外出水的經理先生是十二分倚重着，不但厚給月薪，時常還有額外的贈送，更因爲他在樂山老子手中已做了好多年，是老同志，自然又當另眼相加了。這徐銘恩直到二十九歲才結婚，娶的是鄉下富農楊某之女，生得十二分的漂亮，夫妻間的感情却也非常之好的，在結婚之前，樂山的父親特地爲他租下一宅四合頭小院宅，新送全套傢什，又贈三百兩結婚費用，不可不謂仁至義盡了。他結婚的第二年宋太爺去世了，是樂山正式撐立門戶，他依然爲宋家忠心服務，這樣又過了二年，他眼見宋家生意越做越大，日進斗金，不覺由羨而妬了。他以爲無論宋家對他的優渥，終難使他填滿了慾望的，可不是麼，他便存下了某種不良的念頭了。是一個新年初三的早晨，徐恩銘一大早就起身，率領老媽打掃客室安排糕點茶盅，因爲他初二到老板家去拜年，樂山曾有過這麼一句話……到現在還沒見過新嫂子的面，而且老兄去臘又是弄璋之喜，小弟明天準要到府拜年的……徐銘恩回來，對他的夫人說：你要知道，明天我們老板要來拜年了，他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自當奉承他得稱心滿意之後，我的生意便有了着落啦！假使不善奉承，他一個不開心，那可就有礙碎了飯碗可能啦！你要格外在他面前放得殷勤些，不要露出小戶人家的氣派來，你要盡量的揀上好衣服穿戴起來，越打扮得時髦越好，斷不可有鄉下的樣兒，要緊要緊，此外我還得關照你，便是切不可板着面孔，叫人見了挺不舒服……楊氏聽了，自然是唯唯稱是了。所以他在第二天早晨大起忙頭，預備招待貴賓了。那位宋老板穿了八團龍對花的馬褂，狐裘袍子，外

加一件上海朋友新送他的英國黑珠呢的大衣，兩個老司務提着四式禮品，到了徐家。早見徐銘恩也穿得袍套齊全，恭候在大門裏面，二人見了面，當然是免不了有一番恭喜發財的吉利話，到了主屋中，紅燭高燒，香煙繚繞，宋樂山端正的對徐家木主行了大禮，徐先生一面連稱不敢，一面陪跪下去，見禮既畢，宋樂山便請與新夫人相見，徐銘恩來不及的到西房門口說甯國娘快把孩子抱出來給我們老板兒見面，話猶未了，他夫人早已打扮得齊齊整整，雖然已是個生了孩子的人，但是打扮起來，依然是一個花枝招展的美人。胎子她抱了孩子，走到了宋老板面前，靛犀微露，循着孩子的稱呼，叫了一聲伯伯，樂山倒料不到徐銘恩有這麼一位花容月貌的女人，他連忙在皮袍口袋中取出了十塊洋錢，預先用紅紙包好的封兒，安放在孩子的圍涎帶中，笑道：這一點點送給孩子買些糖果吃罷！徐夫人立刻稱謝道：這麼說又要伯伯破費了。請到客室中去用元寶茶罷！宋樂山便隨着徐銘恩，同到了西客屋中，分賓主坐下，樂山抬眼四下裏打量了一下子，便笑道：倒底銘兄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但看這客室中一些隨設擺什，叫人一見就覺得舒服，正合着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的二句古話了，徐銘恩忙笑道：那裏，那裏，我如果不是先伯伯一切照應栽培，那裏會有今朝的一天。家中隨設的壁上懸掛的無一不是沾着府上的餘蔭，可是……哈哈，樂山老弟說得好罷，我那裏會收拾呢，都是你嫂子胡亂的佈置罷了。樂山驚訝道：哦！嫂子識字麼？徐銘恩笑道：稍識幾個罷了，只能寫寫日常的零用帳罷，不過她的父親是鄉下裏牙行老板，打得一手好算盤，因此你嫂子也懂得些，像去年我四五次到鄉間去收買貨色的零記與總帳，皆是她給我理結出一張清單來的。宋樂山愈益佩服道：哥哥真好福氣，不知幾生修到這樣一位女財神到家，這樣下去，不愁哥哥不昇騰發達的，可不是麼？你知道的，你

那個弟媳除了享福以外百無一能，銘恩忙道：「這怎比得弟媳的福份……」說話間早見徐夫人纖纖玉手捧着茶盤，婷婷娉娉的進來，慌得樂山起身讓道：「這是什麼回事，要嫂子勞動，罪過極了。叫下人們做罷。」徐夫人嫣然一笑，寒家使不起年青的婢僕，祇用了一個老媽子，粗手劣腳的叫人見了生憎討厭。伯伯不是外人，樂山忙說道：「請嫂子改口稱呼，便叫我名字罷，怎當得起伯伯二字呢？」銘恩在傍一面接下兩盞紅棗子茶，一面向妻子笑道：「如此你便改口稱爲叔叔罷！」她又含笑向樂山道：「那麼我就改口了。願叔叔吃了這茶今年早生貴子。」樂山見她如此風趣活潑，越發覺得可愛了，便又稱謝道：「多謝嫂子金口，如果你弟妹真個應了你的話，那麼我將第一個請你吃紅蛋了。」徐夫人笑應道：「但願這樣才好，她說罷立刻動身回到廚房去，趕辦第二道點心，是什錦元宵，上來兩碗，每碗盛着紅白各二隻，紅的乃是高粱粉製的，裏面包的棗泥與豆沙，白的乃是糯米製的，乃是豬油桂花芝麻粉的餡子。」徐夫人笑嘻嘻的說，叔叔吃了這個便四時如意，八節康甯了。樂山吃了兩隻元宵，贊不絕口的說：「嫂子真是一位無所不能的賢主婦，銘哥真是修了三生啦！」徐夫人道：「叔叔難得來，請閒談一會，午餐已經預備了。」徐銘恩道：「那還用說麼，自從我們成家之後，他從未吃我們一盃茶水。」樂山笑道：「只是又勞忙了嫂子啦！叫我怎生過意得去？」銘恩道：「好兄弟，承蒙先伯大人不棄愚頑，一向將我當着子姪看待，我敢斗胆說一句，我們正和一家人沒有差異的，下次我還望你時常到我家走走，如果盡是客氣，反而見得生疎了，你歡喜吃的幾樣小菜兒，你嫂子雖不敢說燒得怎樣的出色，可是拿出也不見得會不可口的。你和我在平時皆是清晨忙到晚的人，兀的沒有閒工夫飲譚作樂，好好新正沒事你就每天到我家來，那是最好的了。不談吃喝，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也應該大家互相商量商量。」樂山是十分忻喜的說：「這是最

好的事，不過我以為太也破費了你的心，我怎好常常來叨擾。徐銘恩忙道：這是什麼話，兄弟所有的還不就是老伯台的麼？能吃我多少，但願以後去能每天到寒舍來，你是一個非常歡喜賭錢的人，我為你記着每逢一個新正月裏差不多皆有數千塊錢負輸了出去，所以我是希望你賭錢的，雖然輸了不多，倒底不是好勾當呢。樂山笑道：逢場作戲，正因為新正月中沒有地方去跑，所以只好玩麻雀牌九兒，今年有你這兒走，自然不再賭了。銘恩笑道：你要玩，我這兒也有人陪你，你的嫂子第一個就歡喜頑小牌兒，頭寸又得小點兒，十塊八塊輸贏，那是最好的了，我也歡喜這個小頑頭。樂山笑道：那更好了，有了小麻雀，什麼我也不要了，他倆又談了一陣子本年度營業上如何的發展，到了中午十二時許，徐夫人束了一條青布的腰裙，加在粉紅鐵機緞旗袍外面。

第九章 趨奉店東別有懷抱

越顯得嫵媚多姿了。樂山連連稱贊道：嫂子真是能幹得很啊！不多時着菜暖酒一齊拿了上來，乃是四樣炒菜四隻盆菜，一隻火鍋兒，炒雞片竹筍，炒蝦仁炒魚片，炒野雞絲，一隻紅煨蹄子，一隻清燉江鱈，一隻紅燒海參，一隻清湯排翅，另一隻乃是什錦火鍋，這一式是館子裏也不容易拿得出的漂亮小菜兒，而味道是最好得，樂山大贊道：哥哥真是前世修來的啊！這許多小菜兒，你道有那一隻不配人的胃口呢？好手段，我以為嫂子在娘家一定是受過相當教訓了。可不是麼，我說以後我家如果宴客以及接款上海蘇州來的水客，那一定要請嫂子到我家去指示廚了。你藏着這樣的好手在家中怎麼一聲也不響呢！你太自私自利呢。

銘恩笑道：這又是冤枉死人的事，我那裏知道你的嗜好呢？我總以為你的口嗜，不會吃得慣我家婦人做的小菜呢。樂山道：嫂子忙了這好半天，還不請來一同進一盃麼？我又不是外人。銘恩立即將楊氏夫人叫來笑道：叔叔要你一同來飲一盃酒兒，你倒不能夠拂了他的好意哩！來罷。徐夫人忙搖首道：這可不成，有叔在桌上，我女流之輩，怎不分個上下？樂山笑道：嫂子如果當我是外人的話，那你就不要入座，否則那非你一同來進一盃，我是不過意的。徐夫人不敢入座，直瞧了銘恩一眼，他忙笑道：甯國娘，你便依了叔叔的話罷，真的他也不是外人。徐夫人只得聽了丈夫的話，在橫頭上坐下了。樂山立刻飛斟一盃送到了徐夫人的面前，說道：子！這一盃兒算是慰勞方才半天的勞苦兒，請飲了罷。徐夫人嫣然一笑道：這真罪過，要叔叔親自斟酒，可不折殺了我。她說着雙手接了盃兒過來，一仰粉頸喝下去了。樂山又倒了第二盃過來道：方才一盃是謝嫂子的勞苦，這一盃是初見之敬，請接連飲下罷。徐夫人含笑接了盃子道：我是不會喝酒的，叔叔這樣勸我，準要喝得醉了，那才吃叔叔笑話呢。樂山笑道：好嫂子不要客套了，會燒菜肴的人必然會吃酒的，一兩盃兒算什麼呢？銘恩也跟着湊趣說道：好罷，既是山叔的好意，你到不能過拂這盛情呢。來罷，飲一盃。徐夫人不由的白了他一眼，笑道：你不是不知道我酒量的，還要在順水推舟，不是叔叔，誰也莫想強我喝這一盃。她含笑又自飲了。宋樂山見他家夫婦都是非常風趣，而且竭力奉承自己的，當然是非常的高興了。他三個談談笑笑，親如一家，自從這一天起頭，宋樂山的心坎中已經深印着徐夫人活潑美麗的影子了。這也難怪樂山是一個未過而立的少年朋友，怎能不觸景生情呢？最初還為賓主的面上所限制，不能有何企求的遐想，便是偶爾想到某種事實上，總是為正義感所衝滅了。意識在告訴他，徐銘恩是自家的多年老友，而且他的老婆

又是自家父親給他討來的，我怎好向她有不正當的需求呢？可是事實往往會越理想的範圍，樂山到徐家去走動了三四次，又頑過了兩次麻雀牌以後，他與她的情感在高速度的暴漲起來，他一直覺到她是一個太可愛的女人了。她是一個天仙化人般的女神……或者一母，他一股子從未用到的追求女性的熱情，簡直佔據了他意識的一切，他將不顧一切的向她進攻了。雖然他自家夫人柳氏也具有相當的姿色，而且已經爲他生了一位千金（按這就是後來的宋春燕）可是娶柳氏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並非他自家看中的，所以這位柳氏僅能說是並不使他討厭而已，若要得到她如何的熱愛，那又是辦不到的事情啊！如此一來，他對於柳氏的印象愈益淡泊了，最最壞事的，乃是一個正月裏大家閒着沒有事情，他們的俗例須要待到二月初二，各家才正式開始做生意呢。他得了這許多日子的空閒，幾乎無日不到徐家來盤桓一個下午，可是徐銘恩是一個心懷叵測的傢伙，他早已安排好一局美人計，並且無恥厚臉的向女人明說：我們要想飯碗常久保存，端賴夫人招待得老板快樂，便是越出了常情的軌範。那我絕對不來怪你的。你爲了我的生意前途不得不如此的。徐夫人當下伸手在他的鼻子上括括道：好了！虧你說得出。你的意思是要我儉漢子不是，堂堂七尺男子漢，羞也不羞？只要自家船頭立得穩，那怕浪來顛。你只消不將事情做錯的，他會回掉你的生意麼？她這幾話說得徐銘恩滿面羞慚，忙道：我說你是個不明事理的人一些也不寬呢！你只仔細想想罷，泰和茶棧的李先生家招待他們的老板，李師娘差不多比自家的丈夫還要當心，所以他這二年來可以說是平步登天了，由一個外水客一直爬到總帳房的位兒上面去，家中的紅木傢伙，大小穿綢吃油，手中聽說至少也多了好幾個草字頭了……徐夫人冷下臉來鼻子裏笑了一聲道：我們可沒有李師娘那麼

大的本事，要我在平常正當的舉動上去招待主子，是辦得到的事情。要我怎麼樣……幹那些無恥的勾當，甯可斷了我的頭，我雖然是個鄉村的兒女，但是做人的應得態度，是頗爲知曉的。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古有明訓，要用無恥手段去騙人家，便發了財也沒有光輝的。勸你息息那種無恥的迷夢罷！我倒底是一個只知從一而終的良家婦女，不是娼妓，可以任你出賣身體的。徐銘恩急得滿頭大汗，光是頓足道：你怎樣的不了解我，真是我倒了十八代的霉啦！我的夫人，你要曉得世界上頂好的寶物不是別的，乃是龍洋鷹洋花花鈔票啊！你……唉！真太說不明白了。楊氏直氣得柳眉倒豎，杏眼睜圓，用手指到丈夫的額角上說：死烏龜！你願意戴綠帽子，我可不願意爲你做搖錢樹，隨便你罷！你如果一定要這樣的無恥相逼，老實不客氣，請你爽快些，立刻就給我一張休書，讓你去再娶一個青樓婊子回來，自然可以聽從你的佈排了。你要想我隨你的便，那你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不來多揭你的瘡疤兒算了。兩條路，聽你走那一條罷！我……徐銘恩氣得眼睛幾乎發了直，然而自家終於覺得理虧舌頭短，倒底沒有正式的理由可以反對，只得陪笑道：好人，你動不動就要火起無名，不問情甲，可是我幾曾要你那麼做的呢？好罷！我們好夫妻不能爲了我失言，你就動火了，罷罷！以後但請你待老板格外小心體貼些，能得他的歡心，你我一生吃用不盡了！楊氏冷笑一聲道：體貼嗎？除非陪他一同到牀上去……徐銘恩急得伸手將她小口掩住，笑道：不許亂說。他們又鬥了好幾句，這才各自懷了一顆極不快活的情緒入睡了。到了明天，可巧宋樂山有一個朋友送來了彭澤金鱗鯉魚十二尾，每尾三斤至五斤，他竟命一個學徒拾了四尾來，送與徐銘恩道：這是全國聞名的彭澤鯉魚，是與黃河鯉一樣，另具風味，可是我最歡喜紅燒，由嫂嫂來烹調起來，那一定其味無窮了。徐銘恩來不及致謝道：要老弟如此的厚

愛，屢次餽送我若干的東西，我呢！一些兒也沒有還敬，生受得慚愧極了。宋樂山笑道：「好了好了！皆是自家兄弟，何必如此的分彼此呢？我家什麼都有，祇缺你送一些兒來麼？真是太笑話了，好罷！快請嫂子動手罷。我今天又要在這裏吃午飯了。」徐銘恩滿口唯唯的說：「好好！富國媽呢？快來將魚拿去烹製。」楊氏夫人因為隔夜氣得飲泣了半夜，眼泡紅腫，面色枯黃，不施脂粉，見了宋樂山勉強微笑叫了一聲叔叔，拾了魚轉身向廚房而去，這一來倒將個宋樂山駭得一楞，呆呆的望着她那孌娜可愛的背景，片晌才轉面向徐銘恩問道：「是什麼一回事，嫂嫂今天如此的憔悴，望上去你們隔夜一定是爲了什麼吵嘴的了，是不是？徐銘恩忙笑道：「那裏話來，幾曾吵一句過。」樂山搖頭道：「好了！我再也不能相信你的話，嫂嫂是如何活潑親切的人，往常我見她却和今天大不相同的了，這是不能瞞蔽的事實啊！可不是麼？你不應該和她去一般見識呀！說一句不動氣的話，她爲了你也可以盡足了夫妻之義了，一個人不要儘爲自己設想，一些也不肯原諒別人，這一點我是十二分不敢贊同的，到底爲了什麼事？徐銘恩笑道：「沒有爲什麼事，說笑話不料她的面薄就會說得惱了。樂山又搖手說不是的，不見得，嫂嫂的脾氣我是知之已久，她絕不是一般氣量淺仄的女子，受不得丈夫一句開玩笑的話呢，便是真個如你所說，那兄弟也得勸勸你不應該，俗語說得好，上牀夫妻落牀君子，不宜在平時多說笑話，或是不端正的行爲……」徐銘恩笑道：「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往日說着笑話，她總是一些不生氣而且還附和着呢！昨晚倒突然的惱了，他倆一說一答了好半天，老媽子走進來說：「師娘問先生要即刻燙酒麼？小菜兒皆燒得好了。」銘恩點頭道：「好的，你去對她說，拿東房中那一隻黑魚酒罇開了，斟一斤牛莊先來。」老媽子唯唯稱是，走了不多一會，老媽子捧了一隻盤內放四隻冷盆，一壺暖酒兩雙金箸，一齊放到

了桌上時，宋樂山見到了，立刻對老媽子說：你且盛小菜兒將師娘喚來一起飲酒，你便道是我誠心請她的。老媽子答應着去了，但不一會，依然見她捧了兩碗着菜，是紅燒頭尾，清蒸魚圓，熱氣騰騰的放到桌上笑道：方才我去對師娘說了，可是她却對我說：媽媽請你代我謝謝老板一聲，今天我的身體不大爽快，有了我們先生奉陪，但願老板多飲一盃。宋樂山起身笑道：不對！不對！這樣不對，讓她嘔氣下去，連我們也不忍的，他說着又催銘恩道：老兄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在娘兒們的面前應該抱着能屈能伸的態度才好，你不去將嫂嫂請來一同吃酒的話，那我也將放棄這美味肴饌不吃了，徐銘恩忙道：我去！我去！她爲什麼如此的倔強，說罷大踏步趕到廚房中。只見楊氏夫人繫着一條青布圍裙，正自煎燒着別樣東西，他只好挺着臉兒走到她身邊輕輕的一拍她的肩頭，低聲笑道：老夥計，你難道還沒有消了昨夜的氣麼？老板要你一同去吃飯，你不給他立刻要走了。人家完全爲了我備着想，好端端的夫妻，不應該翻目失和的。楊氏夫人放下了鏟刀，朝他冷笑一聲道：不要你這樣來現小殷勤，你瞧我這一副模樣兒上得台桌麼？你只去對宋先生說好了，我並沒有動氣，只是胃口不好，不想吃東西，要我來陪也不妨，你們先自飲酒罷，讓我將鍋子裏兩隻小菜兒端正好了，我自會來的。他聽得不好意思再催迫她了，只得捱回了前客室中來，將她的話對樂山說了一遍，樂山點頭笑道：倒底是位賢明的主婦，一些不像人家沒知識女子得步進步，以爲丈夫已經下頭低愈發得意忘形的往丈夫頭上爬了，銘兄來罷！且喝一盃暖酒，銘恩唯唯入座，樂山向他又笑着說：你還不知道你的弟媳的脾氣與行爲麼，完完全全是一位公主娘娘的派頭，什麼事都漠不關心，只是收藏財帛金銀惟恐或少，家中的衣食生活一則她的福氣好用人多，再則就連用人們怎麼做事她也向不關心，小菜兒燒得怎樣不可口，從

未見過她查問一下子，像這種悶氣如果放到你的頭上，那不是每天吵架不安麼？一個人應該知足一些，常言道：知足才能常樂呢。銘恩笑道：我又何嘗不知足，只是這個女人任性倔強得要死，甯斷了灣件件事都是她自家對別人家不對，你道嘔氣也不樂山微笑道：好了！你的話，我還是聽不進的，你是一個挺看得開的人兒，說一句不見怪的話，像老兄這樣娶着了這一位文武雙全會打全唱的夫人，性情又是那麼溫和活潑，也應該知足了。她還有什麼可以給你來道短呢，天也知道咧，他們一面談一面飲，不知不覺半壺酒下肚了。樂山皺眉道：這是什麼回事，答應來，怎麼不來呢？又命老媽子去請，這才見她換上了一件深青緞子皮襖，玄色裙子，雖已淡掃脂粉，但已不能掩沒了她憔悴容顏。樂山首先起身笑道：好啊！這才是我們的好嫂子，給了兄弟十二分大紅面子啦！可不是，銘兄還不倒酒給嫂子陪罪麼？徐銘恩巴不得有人說這一句，立刻涎着面孔裝起了三花臉的腔調說：好了，夫人在上，小的在下，昨夜晚吃酒醉，冒犯了夫人，罪該萬死，務請夫人千不看萬不看，還得瞧在甯國兒身上，饒恕爲丈夫一遭，下次絕對不敢再來冒犯了。太太哈哈……他有聲有色的做出來這一套，不由的使夫人嘆味一聲笑了起來，樂山大樂道：好啊！到底還是嫂子想得開通，這次瞧在兄弟份上饒他初犯，萬一不知悔過那無論如何下次不再饒恕他了，嫂嫂請乾一盃，趙氏只得端起盃子又向他謝了一聲，這才飲了一口，在橫頭上坐下了，樂山笑問道：好嫂子，我幾時要請你到我家去坐在廚房中指揮兩個廚子烹調小菜，更將幾隻拿手的好小肴菜兒教會了他們的烹飪製法，那我感謝到十二萬分了。因爲如此也可以叫我不再常到府上來無端的叨擾了。楊氏立即答道：宋先生太也客氣了，像府上那樣大的門戶會沒一個燒菜的廚司，沒的要我去作教師，真是笑話了！再則便是你時常到我家來，又能吃了我們

多少？我們受你的恩惠，那才是無法計算咧！宋樂山笑道：嫂嫂越是說得太也客氣了，須知府上生活完全是銘恩兄勞苦功高所得到的一點點薄酬，都裏還談得到什麼恩惠，真太也使人慚愧呢。下次請勿如此的說。銘恩笑道：樂山兄自己儘在客氣，倒不覺得，反而來說我們客氣，憑良心說本城的茶藥莊不知道有多少，而所用的夥計又不知有多少，老板對待夥計的仁至義盡，又有誰像得你對我這麼厚道。樂山飲了一盃笑道：好了！我們以後去絕對不准誰再說這些客套話了，我是不歡喜這樣，因為自家弟兄本來是非常的要好的，爲了這毫無價值的一客氣，反而見到生疎起來了，所以我一生不歡喜與自己好友說一句虛文客套的，他們有說有笑的滿室生春，不過有一點使樂山感到不舒服的，在往常徐夫人都是笑容可掬的語語風趣，流利婉轉十分動人，可是今天就不對了。靜靜的板起了面孔，除非樂山有意與她搭訕，她是不肯開口多說一句話，這不期而然的使宋樂山啓了疑心，他暗忖道：瞧這局面，不對得很啊！怎麼既是他家夫妻爭吵的說，那就不應該掉下冷面孔來給我看看啊！莫非爲了我走得太勤而啓了徐老兄的疑團，在背地裏怪嗔他的夫人麼？否則要是他們夫妻爲了家事爭吵，那今天她絕不會如此的冷淡我啊！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還虧得我未敢向她有什麼不正當的表示。否則那還要有不可推測的演變出來呢！此後此地少來爲妙，也怪我不好自作多情，反而叫人家好好的夫妻發生不和的惡果。我真該打，他呆呆的面對着大井裏出神的亂想，半天不言不語，銘恩是一個如何乖覺的，知道他是在多心啓疑了，立刻給他倒了一盃酒笑道：樂山老弟，談得方在起興的當兒，怎麼會不言不語起來？你是在轉什麼念頭呢？樂山呷了一口酒笑道：不是這樣，我正在追想一件私事，楊氏夫人見他朝自己偷瞧了幾次，見自家沒有開顏之後，也便立刻板起了面孔來發呆了。楊氏在

最近三四天以內，已經發覺到樂山對她在純潔的友誼以外，似乎另有熱烈的期望與迫切的戀慕着，不過見了這其間隔有一道禮教的圍牆，而爲了這一種阻隔，遂使他祇能向自家表示一種止乎友情的極熱態度，而在這態度的後面還隱隱的藏着不時在無意中流露出來的不可遏制的熱情，她要跳出了魔障才有昨晚的斷然拒絕丈夫的唆使，同時她對於這位年紀與自家相仿的年青英俊少主人，印象當然亦甚深刻而動盪。可是她對於禮教的圍牆看得比較樂山還要高而且峻，在現在她見到樂山露出十分失望的悲觀神情來，越發使她的心靈深處蒙受了一重打擊，是一重不可解釋的苦悶，她深深的了解到樂山內心的思想與趨向，彷彿一頭馴和的羔羊，急切需要一個慈祥的女神來安慰撫摩牠，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事啊！樂山悶悶無言的喝了兩盃，爲了心中不快，便覺得有些兒飄然昏醉了，他放下了杯子向銘恩笑道：「今天不知怎的，還沒喝到平素的三分之一，頭暈眼花竟有些兒醉了。可不好笑麼，我預備回去了！」銘恩好生不安的說：「怎麼你真醉了麼？那又何必回去就在兒的彌陀榻上先安息一些時罷！」樂山搖手道：「我得回去，改一天再來罷。」銘恩知道他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好強留，只得送他出門，僱了乘小轎送到他家中去。在樂山回去之後，徐銘恩兜了一肚皮的悶氣回到客室中來，沒好氣朝椅上一坐，咬緊牙關朝妻子釘了一眼，真有一肚皮的悶氣說不出來，恨不得一口將他的夫人吞了下去。楊氏夫人雖知道她丈夫的隱衷，可是她一想到女子從一而終的古話，便痛恨丈夫是一個太也沒有志氣的東西，居然想用自家妻室的姿色肉體去侍奉老板，以求保牢自家的飯碗，這種無恥的丈夫有了不若沒有來得爽快咧！她於是打定了主張，饒你花言巧語，絕不接受他這種無恥的亂命，更不多同他鬥氣，自願自的吃了一碗飯，返到主屋去，做孩子的活計了。祇撇下了徐

銘恩一個人兀坐在椅子上，喝着悶酒，發着悶氣，但又找不到一個充足理由去責罵妻子，可是陰險刁猾的徐銘恩不消到一兩小時竟給他想出一個辦法了，當天他反而改容歡笑在楊夫人面前一句也不埋怨她。

第十章 春色滿園關不住

到了次日，是正月十五元宵節了，商家舊例，元宵節這一天的晚上，做老板的都應大擺筵席，上面從管事帳房起，直到走役茶房等人皆由老板恭而且敬的請他們入席，然而這一頓飯着實不容易吃的，吃得好，還算運氣，一個不對頭，這一頓酒那就等於告別酒滾蛋酒了。因此一般依人作嫁的夥役們，沒有一個歡喜吃這一餐生死關頭的短命酒水的，尤其是有一班夥友們在去年有虧職守，而為老板發覺的，那更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還有一個老規例兒，如果老板今年不預備續用這個人了，對於這一頓解僱酒便一定要請他坐第一席的，這簡直是等於江湖上有句話，客氣得來還是客氣得去，客客氣氣因而一般夥友們最是不歡喜聽到老板在這時候與作短命客氣的。這一天一大早，樂山茶藥莊的老司務就送來了一份梅紅紙的請帖兒，上面寫着的無非是申刻潔盃恭候台光一類老調兒，在以往這位陰謀家皆是歡歡喜喜的一早就趕到了莊裏去，幫同老板互相討論本年度人事出入以及貨色添減各種問題，獨於今年不知如何他只是坐在西客屋中垂頭喪氣，直到他的夫人捧了早點進來，他越發裝出愁眉苦臉的樣兒來，楊氏夫人有些兒奇怪，忙向他問道：「今天有什麼事不開心，又是如此唉聲歎氣的。」他立即長歎一聲道：「還問什麼，你不瞧見嗎？夫人四下裏一看，搖頭道：「叫我瞧的些什麼呢？」他頓足道：「我早就說你這個鄉村蠢貨一些也

不會冤了你，我的太太催命帖子來了，你還在做夢呢？她忙將一份梅紅柬拿起來仔細一看，重又放下說：這是莊中發來的請柬，大正月裏一些兒不要吉利，爲什麼要指他是催命帖子呢？他披一披嘴搖搖頭說：好了好了！不必說廢話了，我不告訴你一世也不明白的，告訴你，我的太太，今年的生意瞧上去是靠不住的了。楊氏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道：你怎會預先知道？他嘆道：我吃了宋家十多年的飯了，我怎麼會不知道，宋家的規例，凡屬本年度預備要解僱某一個人了，那麼必然是特別客氣的，先發梅紅請帖，到臨時還要由老板打躬作揖的恭敬到上座去，這不要說明就可以知道今年的飯碗要敲碎了。楊氏夫人聽得面孔上雖然沒有什麼表示，可是心中到底是着急了，她何嘗不知道：要丈夫的生意一直做下去，才有飯吃，才是家庭中的幸福呢？萬一他失了生意飯碗，家庭間失去了經濟支持，沒有錢使，饑寒，孩子又怎麼可以養得好，養得大，唉！她是加倍的感覺到十分恐懼，悲哀，一齊襲上了心頭，不敢再說什麼話，閃着星眸凝視着天井中一株正在盛開的紅梅花，勾起無限的悲感，她不由的想到昨天中午的事情了，她是非常懊悔的，感到昨天不應該那樣的冷淡了宋老板，這真是得罪了火頭軍，立刻叫你沒飯吃，她沒有話可以安慰他的丈夫了。她忒楞楞的立在一旁，又聽得銘恩用着恐嚇的口吻說：好了，生意如果回掉了，那只有提籃討飯了，一時又到那兒去尋找生意去？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了嗎？凡是一個情性執拗的人，他必將要遭受到悲慘的後果，不過這後果是何日才降臨，那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夠加以預料的，他自說自話的大半天，才聽到他的女人低聲說道：好了！好了！不必多說了，你且像以往一樣的誠意到行中去，相幫老板照應一切事務，然後看他的情形怎麼樣，老實說：依我看來，他是絕對不會要你在行中做的，我們就拿事實來說罷，如果是他真個要回掉你的生意，

那麼他必然有相當的理由，才能這麼做，否則能無緣無故的回掉一個老同事的生意嗎？銘恩搖頭嘆了一口氣說：「咳！你還在做夢呢，今不從古了，現在一個老板，祇要他預備回掉一個人的生意，那可就是囊如小孩子拋去一塊磚頭一般的便當，還談什麼老同事新同事，像同泰和家去年回掉的一個外出水客叫李富華，在同泰和已經做了二十五年之久，是赤心忠良，除薪水之外，向不拿分文外快的。這種人打了燈籠沒處尋呢，爲了收進一件夾有十來斤霉碎的紅茶，可憐竟將一隻飯碗硬生生的敲得破了。爲了此事，同行大家沒有一個不罵老板沒有良心呢，要是拿他比我，那十個也早回掉了，老實說出一大門，給你買首飾辦衣料我本人還得添置行頭這些錢，不是行裏的，我不會生出來的呀！只不過我們的小老板比較馬虎一點罷了，唉！不管如何，我得去了再說罷，他換上了袍子馬褂兒，一逕到行裏去了，楊氏獨自在家千思萬想好不納悶，她在努力轉着念頭，她以爲他丈夫說得如此的莊嚴，當然不是開頑笑可比的了。他便回想到以後到了丈夫的飯碗敲得碎了，那麼本人也必將同陷於悲慘的命運了。不但自家而且最要緊的還是一個孩子，這更是可慘可悲的事啊！她不敢再往下想去了，他覺得有若千的魔手在四週張大了，要向她抓拿了。饑餓之神，面孔是如何的猜惡可怖啊！她已經想像到這一幕饑餓的慘劇來臨時，本人倒無所謂，祇是這個心愛的孩子是如何的可憐啊，豈能眼望着他啼啼饑號寒嗎？她越想越怕，偶而朝睡熟在搖籃中的甯國愛子望一眼，似乎不是原來白胖可愛了，乃是一個非常饑瘦的可憐孩子，她這一驚不由的眼睛冒出火來，立即定神一看，何曾變相，方才不過是心理幻化罷了，她強定心神的在默默的禱祝着，他願意小老板不要發現她丈夫的短缺之處，她更願她丈夫能夠步步高昇到自家開了一班茶葉棧罷，她從來就未曾考慮到她丈夫授給她

的意思呢，他沒有再想到邪亂的方面去，他呆呆的出神了片晌，老媽搬了青菜和飯進來，笑問道：先生今天換衣服是到誰家去吃春酒了麼？他點頭道：是店中財神日子請去吃財神酒了，她與老媽兩個人一同用了飯，他正在預備洗手的當兒，銘恩喜笑顏開的走進來向她說：甯國娘你可要出一次鋒頭了，我們小主人告訴各位先生們說你烹飪的手段，連一等一的大廚司須得攢在腦子後面去咧！今天特地要請你去坐十桌菜，五桌是招待同人的酒水，五桌是明天招待同行各家老板，好人你得放出真本領來，主人既瞧得起，那無形中就保好了我的飯碗了。你可知道麼？楊氏聽得却也好生的歡喜，男人的生意靠牢了，這是她所十分企望的，她也不推辭起身入房去易換衣裳，銘恩却像一個丫頭也似的一面給她倒洗面水一面給揩烏絨的帽勒兒，又給她戴上了一對金絲含玉小型耳環，上身穿了一件圓狹腰的二毛皮襖子，下襯一條烏緞圍花的時式大摺裙，一雙金蓮，瘦仄仄的不滿四寸，穿一雙淡紅綾烏化的繡鞋兒，頭上梳了寶玉髻，戴上絨勒兒。向丈夫笑道：我們孩子就讓他在家里麼？要知道這一去是需要好半天才能蕙手呢？銘恩道：當然一同帶去啊！他說着便將甯國換上了一件新製花綢的襖子，自己抱着，在前面走，他夫人關照老媽子當心門戶，隨着丈人動身了。走了好一段大街小巷到了樂山藥茶總行了。這是一座舊式的樓房，前後共有三進，第一進是專做門市與零批，中進的東西六間廂房中滿堆着大批的存貨專做大批頭發兌的。大廳上安置八隻太獅紅轆椅子，雕花紅木神案上點着一對輝煌的臘燭，案前安置兩張紅木八仙桌子，中堂懸了一幅財神進寶的圖畫。兩邊壁上一式懸掛着大紅泥金的對聯等，大廳的廊下又高懸着八隻玻璃香木宮燈，大廳上正有不少來到老板府上拜年的同事以及外路來的水客們，閑談與雀戰，景况是相當的熱鬧，有些人是到過銘恩

家中去過的，所以老遠便起身向楊氏招呼新嫂子一片價的叫着，慌得楊氏還禮不迭，宋樂山正從屏風後面轉了出來，一見了她馬上滿臉堆下來笑道：「啊！我不過說了一句頑兒，倒不想銘恩哥認真去拖了嫂子來，真太使我過意不去了。罪過罪過！快請到後面去坐吧。」他先自很快的返身入內告知他的夫人，宋夫人立刻由主屋中出來迎接了。由樂山居中紹介，宋夫人小徐氏二歲，以姐氏見稱，楊氏雖然是村莊人家兒女，因也不是出自小家，頗知禮節，先自登堂拜了木主，然後再與宋老板夫婦拜年。忙的宋夫人還禮請起，雙方分主賓入座，婢女獻茶。宋夫人見楊氏生得十二分嬌嬌美秀，不禁暗自稱奇道：「想不到徐銘恩竟會娶到了這樣天仙也似的女人，這也幾生修到的豔福呢！」聽她的談吐，却又不似鄉下人的粗俚可厭，宋夫人越自贊美不已。這獻茶以後，宋夫人在房中取出四個紅封袋兒，裏面安放着四塊龍洋，一袋雲片糕，一袋長生果糖，一袋如意玉菓，另一袋則爲油酥麻元，叫一個丫頭在銘恩手中將甯國抱了過來，笑向這孩子道：「弟弟這一點粗糖果，隨便吃罷，又將四元放到他的口涎袋中。」楊氏夫人一疊連聲的稱謝不盡。銘恩就笑問夫人道：「現在可以叫賤內入廚了。」宋夫人笑謝了，真慚愧果然要累嫂嫂，太也說不過去了。楊氏笑道：「不要緊的，只恐不會做糟了肴菜兒罷。」宋樂山笑道：「已經煩了來啦，我們還是老實一些，請嫂子幫幫忙兒，向後去我們只有等兒致謝了。」宋夫人便領着到了西廚房中去，只見鮮魚肥雞堆滿了刀凳上面，她見兩個廚子正在忙於醬切的工作，便分付他們如何斬魚糊，如何調肉羹，她並不動手，只是指點着他們去做，待到第一道手工作成，她才動手去調和了魚與肉糊中之料理，爆熱了油鍋，一隻一隻做好了魚圓肉圓，慢慢的放到鍋中炸煎着，不一會魚圓等完全煎得好了，然後再配其他的菜數，有條不紊安排得十分停當，確是一位名手，她又仔細的

關照廚司到上席以前，須要使用什麼料理用幾分火候完全告訴廚司知道，然後起身告辭預備回去了，可是宋夫人那裏肯讓她動身呢？再三留住她在後廳另設一張女席，由宋夫人另請幾位近親戚女賓作陪，直到開席以後，男女來賓都是嘖嘖稱賞不已了。直到夜深才由宋夫人僱好了一乘轎子送她回去，樂山的行中除了更換一個收帳員之外，其餘的職員一概不動，如此一來，第一個放下心來的是楊氏夫人，她知道如果丈夫的飯碗捧得不牢固，將來的罪一定是夠她受的了。迨到半夜，她的丈夫回來了，便對她笑道：總算夫人比我有用處，祇消到老板的府上去辦了幾席菜肴，就將我的飯碗保全了，誰還敢說女人沒有用處呢？以後去只要夫人能夠原諒我在老板的身上多招待一下子，那就不愁沒有高昇的機會了。楊氏夫人聽得他這種自願作烏龜的話，不禁又自怒火上昇了，且向他冷冷一笑道：好了好了！我們的當家人一個男子漢又

不怕人家聽了笑話，祇知道往嘴外邊一闖，昇官發財做到上好生意，這些皆是你們男子漢大丈夫身上的事，與我們女流之輩有什麼相干？從來沒有聽到過一個堂堂七尺之軀，要女人拋頭露面來作護身符，更不好聽些說，直想自家女人軋一個有錢的男子，好讓你藏在殼子裏做烏老大，羞也不羞？徐銘恩連連的搖手說：好罷！我的太太，我的太夫人，不要如此來儘量的挖苦人啦！你為什麼不想想明白呢？你又不損失什麼，東西夫人冷笑道：我雖然不損失什麼，只怕給你的背脊上多添一塊厚堅而硬的鐵甲，這是賴也不能賴掉的重大證據啊！徐銘恩給她反駁得無言可答，直停了好半晌才怔怔的開口說話道：好太太，但願你不要這樣的釘住我，我不過也是爲了後來作想，一個人一到了有錢的時候，那就不殊爲陸地的神仙了。人生在世爲的什麼？夫人陡然變色將女紅往衣籃中一擲，抱了孩子一言不發的逕自上床去睡覺了。徐銘恩却也覺得

好生的噁意味，咬緊了牙關，也自登床悶睡了。自從楊氏到宋家來指示調烹小菜以後，宋樂山的足跟又自情不自禁的到徐家來走動了，可是徐夫人雖然還像以往那麼招待他，可是不知怎的在無形中劃下了一道極深的鴻溝，除非她的丈夫在側大家談笑無忌，萬一銘恩有時故意借端離開了她立即端莊自重不再多話。但是宋樂山呢，一則在他家走動得太勤了，再則徐夫人確有一種令人難忘的婉麗丰姿，與夫人可意兒的嫵媚態度，漸使樂山墮下了情網不能自拔，在表面上又不能每天無所事事的到徐家來，或則推說與銘恩商量商業的進展，再則又借着要吃徐夫人烹調的菜肴，如此三天竟有兩天半在徐家走動了。可是他未嘗不知此種行動是不大合乎事理人情的，然而一個少年一落下了情的阱陷，每每就無法可以自拔了。他不管徐夫人對他有意或是不表歡迎，然而他總是一味害起單相思來了，他只是希望楊氏能予他以滿足的安慰，雖費任何代價而不惜，再到後來他也漸漸的覺到徐銘恩的意思對於妻子與老板之間絕不加，以若何限制的，這也是夥計巴結東家的老例兒。所以他的進攻勇氣一天一天在增加上去了，有一天是午飯之後，他瞧着銘恩在自家行中的帳房內查抄應辦的貨色，這一工作非到天暮是做不好的，他却趁此機會一溜煙趕到徐家來到了門口見門虛掩着，輕輕的推了進去，便見那個老媽子抱着孩子正在天井中頑着，見了他來忙要起身招呼時，却給宋樂山連連搖手止住了。走近她的身邊低聲問道：「你家師娘呢？」老媽子也是一個久經事故的老虔婆，在平時她早就看出宋老板的用心來了。她也希望成功，好從中撈些兒外快，可是在一會子她立即附着樂山的耳朵說：「她在堂屋西房床上打午覺呢。樂山大喜，忙在懷中摸出兩塊洋錢來往她的手中一塞說：小意思，請媽媽關閉好了前門，無論是誰莫放她入來。老媽子唯唯應命。樂山色胆

如天，又加上是三春氣候，輕輕的踏進了徐家的堂屋，更進一步掩入了西房，一陣幽甜的香氣直透入他的鼻管，眼前呈現着一幅美人春睡的香豔圖畫，漆黑似的烏雲髮髻，映着粉白的繡花方枕，香息微呼，好夢正熟，兩頰如雨後桃英，雙眉如春殘柳葉，一點櫻桃，兩灣粉藕，饒你鐵石人兒，置身於此情此景中，未有不碎然心動者也。樂山又是久有傾慕的刻骨相思，更其心旌搖搖莫能自遏，他走一步，正待，不料足音稍重，竟將楊氏驚覺，杏眼惺忪，嬌容慵懶，在恍惚中還看着自家的丈夫回來，正待說話，却已發覺到立在榻前的不是床頭人，而爲店主宋樂山氏。這一驚非同小可，霍的坐起，又因爲身上僅着亵衣，不能下床慌的擁被裹住了上半身，朝他望了一眼，只見樂山滿面羞慚，呆僵立在面前，半晌說不出一個字來。倒是楊氏在心慌意亂又羞又氣的情緒中努力鎮靜着自己，低聲說：宋先生，你是一個知書識禮的君子，凡事都應該三思而行，你得幾方面想一想，你是個什麼地位，我又是怎樣一個女人，你與拙夫又是怎樣一種關係？你如果還沒有忘記了禮義廉恥的話，那你應該立刻退出。

第十一章 一枝紅杏出牆來

宋樂山苦喪着面孔搖頭說：夫人，你的話我不是沒有想到過，但是你太使我可愛了，我總是自恨着，在你未會出嫁前爲什麼不叫看見，在你嫁後却又怎麼使我偏偏的見到了你，而且你又成了我的摯友妻室，唉！我是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需要你真心的愛我，更希望你接受我的熱情慕戀的至誠，夫人實在告訴你嗎，我現在假使有一天沒有看到你，那麼這一天我就賽如失去了靈魂一樣的苦惱，夫人你要像慈母一樣

喜歡。你可以給我一點安慰罷！如果不的話，那我簡直不能夠活下去了。楊氏聽得他這一番懇切陳詞，女人家心情多數是容易變動而溫軟的，她不禁怦然心動。兩朵紅雲，直捧上她的兩腮來，其實樂山的一表人材，確實比較她的丈夫要高超得多了，可是稍一轉念，立刻鎮定了自家的精神，嚴肅的臉色，低聲對他說：「宋先生，你的用心，我早已明白了，你愛我的真情實意，我也非常的感激你，我只能誦前人的詩句，還君明珠淚雙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了！你固然是一位潔身自愛的正人君子，我呢，雖然是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自幼還讀得幾卷詩書，略懂得一點婦人家應守的規範，你是使君有婦，我是羅敷有夫，無論從那一方面講，絕對不容許我倆的交誼超平常的軌範，你應該這樣的想，假使我的丈夫也像你一般地向尊夫人有所舉動時，給你知道，你將如何？」宋樂山斬釘截鐵的回答道：「夫人！假使真個有如此的事件發生，那我可以說絕對歡迎。如果社會上能有一種易妻的制度，那我便是一津貼銘恩兄一半家產，易換了妻室，我依然是非常的願意呢。」楊夫人至是深恐丈夫以及老媽子撞進來，那可不是羊肉未吃，倒落身羊膻騷麼？連連的催他出去，乃至於聲色俱厲，可是宋樂山兩腳已經是膠粘在地面上，一動也動彈不得的了，眼中露出乞憐的光芒來，遂又說：「夫人！你不是一個鐵石心腸，總應該稍稍的可憐我一點麼？我是被你相思，顛倒得半生半死了，夫人！你只將我當是一個可憐的乞兒罷了！夫人，你……他一面說，一面聲調悲咽，幾乎要哭下來了，這樣一來，只將楊氏夫人纏得毫無辦法了，如果宋樂山是用強的話，那倒又好打發了，無奈他只是軟軟的哀求不已，這才使夫人急出一個大汗，望着樂山嘆氣道：「瞧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怎麼一時糊塗起來，便如此糊塗呢。須知禮教關防，誰也不能隨便打破？君防物議，我畏人言，你應該立即退出房去，對於你的意思，我是早就知道。」

了。不過你也得仔細一下子，關於精神方面我是早就在竭力的設法安慰你了，你爲何不仔細的想一想，爲你經心着意烹調着菜，雖然是些家庭屑事，可是我對待丈夫，憑良心說：從來便沒有過這樣的體貼呢？出去罷！你假使不聽我的話，害得我發怒起來，那我要不顧一切的叫喊起來，那你便要後悔不及了！宋樂山見她那種嬌嗔薄惱越發覺得非常的動人，他已知道要想用強不獨不會奏效，反而會債事的，所以他一貫的採取軟攻的方法，向她繼續進取，不肯即刻退出房去，她可急得什麼也似的，認真扳下臉來道：宋先生！你不要糊塗透了頂，方才我已是你十二分大紅的面子了，你一定要自討無趣，那就不能怪翻臉無情了。你一味自己打算，不想別人那我一定是不會聽從你擺佈的，你要知道我是個有夫之婦，你也是個有婦之夫，於情於理斷斷沒有苟且的可能。你敢用強，那你不怪我來使用最後一着。樂山雖然是一個娶了妻室的人，可是爲了年紀青，對於偷情這一種玩兒，是破題兒第一遭呢，他爲楊氏一派激烈直白的言詞又陷入張口結舌的苦境，要想硬一硬心腸，慧劍斬斷了情絲，可是事實上却又辦不到的。他於是作最低的要求了，低聲向她說：好妹妹！你得聽從我一個最小的要求，你與我熱烈接一個甜蜜的吻罷！楊氏夫人張紅了面孔，厲聲道：宋樂山！我問你是人還是個禽獸！快點滾出去，抵着我家丈夫的生意不幹了，我甯願做了丐婦！休想我作此無恥的勾當。宋樂山到了此刻不能再留戀了，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拭去眼角上的淚痕，反而向楊氏肅然起敬道：夫人！你可以算得當世的女中堯舜，我真對不起你，請你立刻忘記了方才的一幕罷，我恨我爲什麼要看見你，更恨我自作多情，不分皂白，亂向不愛我……而且不能愛我的人求愛，我真該自打嘴巴啊！好了！再見罷！他說罷躬身而退，惘然出門而去。楊氏夫人到了此刻，才算驚魂稍定，不禁又羞又怕，萬一方才樂

山自持不得用起強來，自家是一個弱女子，當然沒有辦法可以加以抵抗的了。幸而樂山始終不會用強迫的舉動，這使她對於樂山的印象，依然保持着良好無損。她在他走後，不禁落了一陣悲淚，她並不怨恨樂山來冒犯她，近於侮辱她，祇怨自家命苦，天爺如果見憐，就應該將她下嫁於姓朱的爲室，那不是一雙兩好美滿因緣麼？祇是造化弄人，偏偏造成如此相反的局面來，乃使此一對青年男女的中間，隔了一層舊禮教鐵壁來，無法可以接近的。當時她是使氣說出了一句丈夫情願不幹的話。到了這會兒却又後悔不迭了，自家拒絕他的非禮舉動就得了，又何必定拉到丈夫的身上呢？她於是自責不已！直到晚餐時候，她的丈夫徐銘恩與冲冲的走進房中，一見愛妻睡着不由的詫怪了，俯身靠近她的耳朵呼道：甯國媽什麼時候了，還在睡着不起來，好用晚飯了。她勉強答道：你領着孩子去吃罷，我有些兒不大自在，吃不下去。銘恩忙道：什麼地方覺得不好，要不要請先生來診視一下？她搖頭說好了，又不是什麼大病，何必如此大驚小怪的，去罷不要多說。銘恩只得獨自抱了孩子去吃了晚飯，不多會他又抱了孩子到房中來，有一搭沒一搭的與他的夫人在閒談着，他的夫人一句也不會聽見，星眸凝視着帳底，不住價的回憶日間的事實。因爲她平常是一個非常活潑柔順的人，而且每晚 upper 床時候都是伴着丈夫說笑了半天，然後睡覺，獨是今天，她有些兒反常了，不但一言不發，並且睡也不穩，究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銘恩不住價的追問他的夫人有什麼不開心的。夫人兀自不去理睬他，強自面孔朝着床裏，要想睡熟，可是再也莫想能夠入睡。直到他的丈夫再三再四的問過不休，她這才啐了一口道：你騎你的罷！休要來管我的閒帳，我是不願意再與你多說一句話了，請饒了我罷，好太爺！銘恩更加奇怪起來了，他連連的向她問道：好啦！好啦！你要知道，爲丈夫的不是你肚皮中的蛔蟲，有什麼

麼地方幹了對不起你的事情，你不妨明說出來，要我給你叩首也挺便當的事情呀！夫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好太爺請不必再來多所囑嚇了，讓我睡罷，什麼事怪得到你的頭上呢。她說罷，一任她的丈夫如何的追問，來上一個一百二十四個不開口，徐銘恩真是悶到極點了，一夜無話到了次晨，依然到行中去幹事了。因為樂山與他感情濃厚，特地將一個內帳房杜先生調到南昌去作分莊的經理，這缺特由銘恩來頂代。這麼一來，不啻給銘恩一個易於發財的好機會了，不獨薪金比往年加了一倍有餘，並且還能夠借著職務上的便利，代做些小貨，這就是用老板的錢給他做生意。而且均做的穩賺不蝕的上好生意，這樣一來，難怪徐銘恩要加倍哄騙他娘子去拍老板的馬屁了。往常銘恩到行中，樂山總是笑容滿面的來招呼他，獨有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冷清清的正眼也不來瞧他一下子，徐銘恩是一個什麼人物，他焉有不知的道理，不過他還不能預料到昨天的午後那一套呢。他只料到不聽指揮的妻子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得罪了老板了，他心中不自主的拿着念頭總想施用一個辦法叫自家的老婆就範，不再反抗。可是就在這一天的晚餐時候，樂山突然的向他提出一個令他太失所望的要求，他要銘恩在月底犖眷一同到徽州的茶葉嶺去擔任長期的收貨主任去，這不獨是個清苦勞悴無人肯做的苦差事，而且一文外快也莫想撈得到的，他的意思，一則是將他夫妻倆調到外碼頭去，也好暫且殺殺自己的相思苦况，再則又含有不少威脅的性質。樂山到這時已經明瞭銘恩對於他向自己的老婆進攻，似乎不但不反對，而且表示歡迎的樣子。所以他就特地提出這一個特殊的要求。銘恩不啻由天堂中突然跌入了地獄心慌意亂，且對他答一個容稍考慮，明天再給樂山的答復。他懷着一顆失望怨恨的心回到家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僵尸一般地往床上一躺，一語不發，夫人忙走來

問茶問飯的一陣子，他默然不答，夫人呆立在踏板上，他忽然哇的一聲，痛哭起來了。這倒將夫人嚇得一大跳，又不知頭緒。只當他的鄉下老母去世了，趕着搖動他的身子，問個不停，他拭淚將雙手一擺道：「還問什麼？完了！一切都完了。前一次的話如今皆應驗了，好太太，你去搭死人，不關的臭架子罷，搭得飯碗打破了，在這時世，叫我到那兒去再尋這一份好生意呢？夫人吃驚不小，忙道：「怎麼你一點錯處也沒有，老板就會硬停了麼？」他便將以上的事對她說明，又加油加醬的說山上的日子一天也難住，不獨這樣沒有買，就連青菜米糧也沒處買的，可不是麼？土匪如毛，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所不爲，你歡喜掙氣，就請你去罷，我是抵死也不願去的。夫人聽得半响不語，閃動着星眸，朝這個一意要做元緒公的丈夫，蹙了一眼，然後毅然問道：「你預備怎樣呢？」他道：「我麼？只有兩道路，一條是打碎了飯碗，另一條却祇有你出來拉一個後台，使我得以維持原狀，那我必然將你供在眼皮上了。夫人面色一沉，銀牙咬緊道：「好！我此後準定接受你的命令，不過我得知照你，假使將來後悔，怎麼說？」他頓時改怒爲歡道：「傻子，你是打的什麼算盤，我們又不是和他應酬一生一世的，只要我撈得飽了，還叫你眯他麼？」楊氏夫人向自家丈夫望了一眼，說不出一股子悶氣。

第十一章 水落石出，全案大白

他是奇怪到極點，想不到人間世竟全有像她丈夫這樣的無恥男人，真是天也知道的。夫人悶悶的，和衣而睡，徐銘恩聽得女人應許了他的要求，自然是四肢發鬆，百骸快活的了。他一放頭到枕上，立即睡着了，可憐只有那一位心地光明正直的楊氏夫人，輾轉反側，那裏還能夠睡得穩呢？她不住價的自怨自艾，直到

四更將近，這才勉強打了瞌睡，忙自起身了。她也不和男人商議，獨自提了菜籃到菜市去購買了不少魚鮮雞肉之類，回到家中只見銘恩已經起身了，夫人對他說：「停一會兒你到店中去，悄悄的知照宋老板一聲，你就說今天是我的生辰，單請他一客，到這兒來吃晚飯，你更不妨對他說拙荆不應在前天得罪了老弟台，現在她是知過了，所以借此備一些兒水酒要請你去當面恕罪呢。他聽得喜不自勝的連連道：「倒底還是夫人來得明白大體，此後我還愁不高昇發達麼？」他選到了行中，可是不見樂山的蹤影，問問學徒的，皆說直到現在還不會到前面來呢。他便到後面的宋樂山臥室中來，早瞧見他斜倚着床欄沒精打彩的，瞧着一本古書，他搭訕的進來，見樂山的夫人已到廚下去指揮事務了，他在床沿口坐了下來說：「老弟，怎麼樣敢是有些兒什麼地方不舒服麼？」到這會兒還不起來。樂山搖頭嘆氣道：「沒有什麼毛病，祇不過總覺得說不出的悶氣，真不曉得要怎樣才好呢。」銘恩笑道：「今天是你內人的賤辰，大清早就到菜市去買了幾樣你所愛吃的小菜，在調烹了，她對我說宋先生一連有好幾天不到寒舍去了，是不是她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所以她是覺得非常的不安，今晚整她是精心着意的做去了，希望你準時一同隨我回去，未知老弟台能否賞光呢？」樂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驚喜起來，他預料她一定已經上了自家的圈套了，聽說要將她的丈夫打入了冷宮，當然是要十分着急的了，他當然是不願意拒絕這一次含有種種作用的邀請了，便頓放開了笑臉問道：「既如此的說，我倒要預備一些兒敬禮的了。」銘恩正色道：「你要破鈔那便等於罵我是亡八蛋，一個姑娘們小生日兒，有什麼希罕！他又說：「準定在晚餐前到寒舍來罷，我還得檢查上海分莊的帳目去。他說着先自退出了，宋樂山這一興奮不再在床上盤窩了，很興奮的披衣下床，到棧房中去監視工役們盤記茶件與藥材了，時間極快，

到了傍晚的當兒，到是樂山有些兒等不及了；來到銘恩的帳房中，踱了一回方步兒，銘恩也知道他有些兒焦燥了，立即收了筆簿起身而出，樂山更不知照夫人到那兒去悄悄的隨着銘恩溜走了，到了徐家，楊氏夫人老遠就展開了笑靨，迎上來說：「怎麼啦，這好幾天了，怎地我家就此不來了，一定心裏着了什麼惱啦！好說：樂山笑道：「好嫂子！我是時常來叨擾了府上，不獨費了錢而且我來一次總得要嫂子大忙特忙，我實在開心不安，所以我就不願意時常的來了。」楊氏夫人星眸滿含笑意道：「我道是什麼事得罪了你啦！幸而沒有的，好罷！但願你以後去一天不要隔，我們絕不討厭你的，祇是我們沒有什麼上好的小菜兒來招待你，不能拿府上比的。」樂山道：「罪過罪過！我是向來也未嘗這麼想過呀，更有……」：「嫂子今天的壽辰，我是沒有一些東西來作敬，真真慚愧得很啊！」楊氏笑道：「虧你說得出一個婦道之家的，小生日算得什麼，快請你提。於是她親自搬菜，倒酒，忙得喜孜孜的十分開懷，她好像已將前日午後那一幕完全忘記了。這也使宋樂山是驚喜不測的了，他以爲世俗有兩句話頗有至理，那就是十個女子九個肯，只怕男子嘴不穩，所以他就疑心到徐夫人對於他的印象並不如何的惡劣，或者現在呢，他已經回心轉意了，他入席之後，便與銘恩兩個猜拳賭酒，與致勃勃的，不到一會子忽然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匆匆的走進來，向他說：「徐先生，東門薛先生請你即去有緊要的事情相商呢，請你即去罷！」銘恩老不高興也似的說：「竟有這麼巧的事情，我是難得來家吃酒，偏生會有這些俗事，可不氣數嗎？」好罷，甯國娘好生陪着樂山老弟飲一杯兒，橫豎都是自家，我去便來，他說罷匆匆的隨着來人走了。這正中了樂山的胸懷，笑嘻嘻的朝夫人說：「嫂子！你一個十二分聰明伶俐的心肝，過去的那一件事，你可未免太也心很一點了，你可知道我陡然要將銘恩兄調到山中去坐莊客究

是一種什麼意思呢？夫人微笑說：還提這個幹什麼，我已經打定了主張，借着今天我的生日機會辦一些水酒薄肴將你請得來，誠意向你辭行了，她這一句話說得宋樂山好像雨淋蝦蟆一般地的呆呆的木坐着，半天才嗒然說：怎麼你真個要走麼？你可不要弄錯，我實行的意思乃是藉此勸勸你能夠回心轉意的，不要再拒人於千里之外了！還有一點，我是早就害了單相思的毛病，你既不肯在我的身上讓步一着，那我也祇有和你分居兩處，大家不能見面，或許要少害一點相思疾苦呢？你可以明白告訴我，假使你能有一份不討厭我的話，那我就看這祇有的一份情份來請求你不要任性兒與我賭氣，須知我是到了毫無辦法困苦的地位了，阿誰會真個忍心地的將你丈夫調開。而且一調就調到了無遠不遠的深山野澤去，何況更有一個你去，你只要仔細的一想就會了解我的用心了。她笑道：罷呀！還在強詞奪理的說什麼，總而言之無論怎樣的說只有……咳！世間只有有錢的富翁為最狠，他叫你死，你還有法子生麼！我們吃虧呢，那當然是不消說了，爲了我們太窮的關係，便不得不隨便的供人驅策了，祇是……急得宋樂山不住的搓手說：唉！你竟這樣不肯予我以原諒，真個是俏眼兒做給盲人瞧了。說來說去原因依然出在你的身上啊！如果沒有你那還會做出這一套來麼？夫人低頭微笑，不再反駁，樂山見她，今天態度着實已經比以往好得多了，他的一顆心不由的從死灰漸漸地的復活起來了，他搶了酒壺在她的盃中倒滿了，說閒話愈說愈多，我們暫且擱置起來，待到日後，自然可以水落石出的了，這一盃是小弟竭誠奉敬與嫂嫂添福添壽，百年安康的，請即吃下去罷！夫人也不推辭，她的意思是極願將自己的理智，暫且用酒來混亂了，然後可以將不願而且做不出的事情做了出來，以求滿足對方的慾望，更希望間接的因此而籠絡了宋樂山的一顆心，而叫丈夫能仍安其位罷了。

自家久已不是一個處女了；只求外人不知道還管得了那麼許多呢？她將第一盃酒爽快的飲了下去；宋樂山連接又敬第二盃說：這一盃呢，可以說是向夫人陪罪上一次的案件了，夫人又自飲了。他與她兩方面都覺得比前是親近得多了，以前好像在當中隔了一層膜也似的，如今這一層膜是無形中取消了。她爲樂山所佔據了，她尤其希望樂山能夠幫助她索性的與那個毫不顧羞恥的丈夫脫離夫妻關係，樂山倒底不忍而且家中的柳氏又是一個三從四德的好婦人，一個木椿上繫不了兩條水牛，所以一向總是勸她忍耐等候時機，不要着急，光陰易逝轉眼又是一年多的時日過去，徐銘恩自將嬌妻無條件奉送。老板作樂而後，他是步步高昇而做起樂山藥行的總經理兼總帳房來了。大權獨攬另生異心，密派一個心腹學生到上海儘量擴充分莊的生意，到了次年的二月間，宋夫人才有些兒知道丈夫外遇的勾當，過去她是一個極端遵守婦道的人，除了照料內務事之外，向來不問丈夫的行動，宋樂山自與楊氏熱戀之後，對於自家妻室的情感方面，當然是比較淡泊得多了。讀者皆是過來人，關於宋樂山與她這一幕戀愛經過，在以上是約摸的都交代得明白了，從這一天起，他倆也就結下了一段前世的孽緣了，真奇怪男女兩雙面一到了發生肉體關係之後，便會在無形中增加了不可思議的情愛了。本來楊氏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好女子，自從被丈夫壓迫她幹這種背叛廉恥的事件以後，她對於丈夫的印象也便由熱而冷，更進一步，成爲厭惡憎恨了。可不是麼，她在與樂山幽會時，總是懇切的表示她的一顆心，已經整個的獻給他了。由於此點便使陰險叵測的徐銘恩得以從中擇取機會了。有一天他竟擇一個空到後面來請宋夫人屏退左右，他撲地往夫人面前一跪，兩淚迸流的向夫人說道：事已如此我不得不來告訴你了，要請你特別原諒我並且要爲我伸冤……宋夫人

吃驚不小，來不迭的將他扶了起來，這個哭笑俱全陰險很毒的徐銘恩在平時早已就存心在夫人的面前矢忠示誠，十二分把結做事，夫人對他由尋常看待而不知不覺的漸成重視的態度了，又加上樂山一天倒有半天在徐家廝混，家中一切大權都落到姓徐的手中，因為事務上需要接洽，他與夫人見面的機會更多，因此在無形中使夫人對他發生了好感，這一次宋夫人見他突然的有此一舉，不禁莫明其妙，他却不懂不忙的誣造宋樂山如何強佔他的妻室，如果反對則立刻停憩他的職務，並且知照全城的同業不准收留，斷絕他的生路，此外又捏造出許多使夫人難堪憤怒的故事來，使夫人在無形中對丈夫起了極狂反感，可是夫人却並不放在面孔上，祇對他冷笑一聲道：「枉為你是一個男子漢，還來對我說呢，為什麼不報告官府捉奸捉雙，立刻叫他死無葬身之地，徐銘恩却連連搖頭說：『我總不忍下這麼的辣手對待他，夫人切齒道：『你沒有這樣胆氣，那就于願做烏龜忘八，還多說些什麼呢？我倒替你羞慚了，你放心大胆的去幹，一切有我呢，你只消如此如此，一下子保你成功，出事後生意他還讓你做有我呢。』徐銘恩正中胸懷，三天之後的一個薄暮夜裏，他勾結好了兩個衙門中人來實行捉姦一幕，當時將宋樂山在床上拖起來赤身露體的打了一頓遍體重傷口吐鮮血，總算沒送官，由夫人派兩個老司務昇了回來，不料傷得太重當夜身死了。爲了家產業務上種種的關係，更因宋家沒有近族，由宋夫人買通了官府私自埋葬了，可是楊氏見丈夫幹出這樣忍心害理的事情來，當夜也就吊死了，可憐腹中已經懷孕七個月了，徐銘恩正中心懷，佯稱暴病死了，草草的下葬，索性將甯國交與張媽全權撫養，他上海方面的網羅早已佈好，借查帳爲名，和宋夫人一同上海來，租了房子，以後陸續將老宅賣去貨色，售光悄悄的遷到上海來，宋夫人到了此刻身不自主的已屬於徐某所有。

了，樂山所生的女孩子也就是本書主角宋春燕女士，由夫人慢慢的撫育長大，銘恩爲了業務上的關係，就冒名僞稱了宋樂山七八年經營獲利數百萬，他是一個貪得無止境的惡魔，他將自家兒子徐甯國（卽前稱表兄之徐靈鵠）召到上海來攻書上學，在他的野心之下，預備將宋家全部家私一般侵吞，可是自從夫人拒絕將女兒嫁與他的愛子以後，他又設毒計，預備行動，不料夫人後來漸漸的瞧破這傢伙的鬼蜮用心，便後悔無及，遂將全部的財產權交與愛女執管，但她並不願將前塵往事告訴愛女，所以春燕直到成年以後，依然不曉得這一幕祕密的。徐銘恩見夫人突然收了她的財產執管權，越加憤懣，乃有雲台山那一幕慘劇發生，入後又無法使春燕就範，遂一不做二不休，實行三次來謀害這個父母被害的弱女子了，幸得愛人李神應目光如電洞燭奸謀，一舉加以揭穿，不獨救了春燕，並且爲她的父母與楊氏母女兩條冤魂伸雪了血債，結果當然由官府去請他到斷頭台上去受刑了，本文至此也可告一段落了。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新二版

誰為兇手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紅 綃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封面繪意：鳳仙花險變拍魂

